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问题的两种 政策。华尔街计划中的德国军国主义	3
第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期间美德 帝国主义者的联系	42
第三章 一九一八年美德秘密谈判	68
第四章 美国在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上执行 的支持德国军国主义的政策	108
第五章 美德帝国主义者在一九一九年巴黎会 议期间的秘密联系	142
第六章 美国所推行的与德国军国主义相勾结 的政策是德国人民死敌的政策	167
第七章 华尔街恢复德帝国主义的军事潜力。第 二次世界大战	197
結束語	227

序 言

德国問題是目前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問題。德国是成为巩固欧洲和平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呢还是成为欧洲战争的主要策源地呢——这就是今天这个問題实質的所在。德国問題是与保障欧洲安全的问题分不开的。

苏联和全体进步人类正为建立統一、爱好和平和民主的德国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者却在奉行复活德国軍国主义的政策，以便利用这种势力来进行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战争。

人类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正确地、按照帝国主义方式解决德国問題一点已有了惨痛的体验。当时，德国軍国主义者在外国、首先是在美国的壟断资本的积极支持下，恢复了德国的軍事潜力并發动了战争。这次战争替各国人民带来了无数的灾难和痛苦，并使德国人民遭到了民族的惨禍。

美国壟断組織在这一反人类的罪行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伪造者们竭力掩盖这一作用，而企图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侵略的准备工作直到一九三九年才开始。实际上，德国軍国主义势力之准备發动世界大战早在許多年以前就开始了。希特勒侵略的头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德国軍事工業潜力的恢复；而德国軍事工業潜力的恢复之所以成为可能，那

只是由于美国統治集团提供了直接的、广泛的財政支持的緣故。美国壟断資本家在一九二四年制定的道威斯計劃，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如果以为从一九二四年、即从道威斯計劃时起美国才开始采取最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复活德国軍国主义的方針，那就不正确了。这一方針的基础是它的反苏傾向，而美帝国主义者是在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胜利后就立即开始执行这一方針的。

美国是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开始执行复活德国軍国主义的方針的。

資产阶级的历史伪造者們在其力圖掩盖华尔街大亨們所犯的反人类罪行的著作中，对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美国所执行的复活德国軍国主义的政策，竭力避口不談。

但是，任何的伪造都不能掩盖历史的事实。而事实却不可辯駁地証明：美国統治集团是执行了这样的政策的。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問題的两种政策。華尔街計劃中的德国軍国主义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巨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它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紀元——資本主义崩潰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紀元。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世界历史中的根本轉变——由旧的、資本主义世界，向新的、社会主义世界的轉变。

十月革命使世界資本主义蒙受了致命的創伤。它动搖了并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基础，促进了国际無产階級反对資本主义的斗爭。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全世界都展开了强大的、人民大众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在战敗国内，这一运动具有巨大的規模。在这些国家內曾經成立了苏維埃。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間，德国發生了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德皇威廉及其政府。

一九一八年秋，保加利亞發生了革命。一九一九年三月間，匈牙利苏維埃共和国誕生了。在匈牙利，实行了銀行、工業企業的国有化；解除了反动的宪兵队的武裝，并成立了紅軍。在奥地利，革命运动有了急劇的高漲；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間，奥地利共产党成立了。

歐洲的革命运动并不仅仅發生在战敗国内。它也席卷

了中立国家。一九一八年，西班牙境内展开了罢工斗争；一九一九年，巴塞罗那爆发了同盟大罢工，接着，工人同警察发生了冲突。在北欧诸国，工人运动呈现出蓬勃高涨的气象。在挪威，发生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工党的领导权转入该党左翼手中，工党左翼宣布拥护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在瑞典，无产阶级从统治阶级那里争得了一些让步：一九一九年，瑞典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法案，并实行了关于工人立法和选举制度的改革。

劳动群众的革命高涨也席卷了协约国阵营的国家。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都曾成立过苏维埃。一九一八年，在克罗地亚、门的内哥罗和伏伊伏丁那都爆发了农民起义。一九一九年春，南斯拉夫的矿工和铁路员工展开了罢工运动；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也参加了这一运动。在阿尔巴尼亚曾多次爆发了要求土地改革的农民发动。在罗马尼亚，一九一八年底至一九一九年初的显著特点是群众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一九一九年一月至二月间，罗马尼亚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九一九年六月，在斯洛伐克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

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的革命运动不仅席卷了欧洲国家，而且也席卷了世界其他国家。中国和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呈现出强大的高涨。伊朗曾出现过苏维埃。一九一九年三月，埃及爆发了起义。阿富汗境内开始了人民骚动；一九一九年二月，反动的阿富汗国王哈比布拉被杀，而他的继任者阿曼努拉汗公开反对帝国主义者对阿富汗的奴役，并与苏俄建立了外交关系。一九一九年三月，朝鲜爆发了农民起义，参加这一起义的有二百多万人。在拉丁美洲：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秘鲁和其他国家内，都展开了罢

工运动。

在協約国家內，横扫整个世界的革命風暴也在不断增強。不論是把群众运动引上沙文主义道路的企圖，不論是恐怖手段，不論是協約國壟斷組織所广泛采用的給工人貴族以小恩小惠，都不能对这些国家的资本家有所帮助。

在法国，早在一九一七年，在法軍对施門德丹的进攻(这次进攻造成了大量的牺牲和获得了意味深長的名称——“尼維尔將軍大血战”)遭到可恥的破产以后，革命运动就开始蓬勃高漲。根据正式的材料，这次攻势后在法軍中爆發的騷动席卷了七十五个步兵师、二十三个狙击营和十二个炮兵团。只是由于采取了最殘酷的恐怖手段，法国資產階級才鎮压了这些騷动，它委托劊子手貝当去屠杀暴动者。一九一七年五月——七月，巴黎、里昂和法国的其他一些城市里發动了反战示威。一九一八年一月——三月，在罗亞尔地区举行的一些群众大会，曾通过了向苏俄致敬的电文。有一些地方發生了冶金工業工人和軍事工業工人的政治罢工。一九一八年五月，法国到处都举行了反战罢工，参加这一罢工的有一百万以上的工人。一九一九年一月，法国鐵路員工举行同盟大罢工。在一九一九年間，法国發生了兩千零二十六次罢工，参加罢工的总人数为一百一十五万一千人。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巴黎举行了强大的示威游行；这一天，巴黎有五十万工人举行罢工。士兵与示威者进行了联欢。被派往俄国去参加反苏武裝干涉的部队特別革命化了。法軍中有一些团队拒絕参加对苏軍作战(它們是第五十八、第一百七十六步兵团，第十九炮兵团，第七工兵团)。在法国干涉軍的艦队中，發生了革命發动。在布勒斯特、士倫和士魯斯，都發生了武裝暴动和群众性的示威游行。

在英国，罢工运动具有空前未有的力量。一九一八年，英国罢工者的数目达一百一十一万六千人，即为战前一九一三年的兩倍多；一九一九年，罢工者的数目超过了二百五十万人。在群众中間，工業国有化的口号愈来愈受到欢迎。在英国的陸軍和海軍中籠罩着革命的不滿情緒；在卡拉、盧敦、格拉斯哥、培尔法斯特，甚至在倫敦，都發生过英軍的武裝騷动。惊惶万狀的英国政府，不得不迅速开始复員軍隊。

在意大利，一九一九年初的显著标志是罢工运动、特别是意大利北部(都灵、米蘭、热那亞)的罢工运动的蓬勃增長。罢工者提出了一些政治要求，包括关于停止反苏武裝干涉的要求在內。在意大利的南部和西西里，农民積極地展开了爭取土地的斗爭；夺取地主土地的情形帶有普遍的性質。一九一九年夏，整个的意大利都掀起了所謂“粮食騷动”的浪潮；有些地方，示威者与警察發生了冲突；在某些城市，劳动者夺取了粮棧和粮店，按低廉价格分配食品。被派去鎮压革命运动的軍隊，与罢工者和暴动者举行联欢。

在日本，在一九一八年八月間，差不多全国各地都發生了所謂“米騷动”。在这以后，在日本开始出現了强大的罢工运动；对普选权的要求愈来愈受到人們的欢迎。出現了一些先进知識分子和大学社会主义小組；这些小組开始与工人运动建立联系。

在美国也掀起了民主运动的浪潮。按罢工的次数来講，一九一九年在美国是空前未有的一年。

这一年，美国总共發生了三千五百七十七次罢工，参加罢工的約有四百一十六万工人。参加罢工的有职工会會員，也有無組織的工人；甚至波士頓的警察也举行了罢工。

一九一九年二月，在西雅圖舉行了同盟大罷工。在該城里，只有那些得到罷工委員會特別准許的企業（貿易企業和製造大眾日用品的企業）在開工。當時，西雅圖實際上是在工人的支配之下。一九一九年八月，罷工的礦工在自己的決議中提出建議：“要求資本家階級將全部生產工具交給工人階級，因為只有工人才能保證為人類、而不僅僅為一個寄生的資本家階級生產一切的財富”。一九一九年秋，美國爆發了約有三十六萬五千人參加的鋼鐵工人的大罷工。結果，美國的煉鋼工作一時幾乎完全停頓。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美國有五十多萬礦工舉行罷工。據美國的報刊報導，在紐約州、賓夕法尼亞州、印第安納州、伊利諾州、密歇根州、費拉德爾菲亞市，罷工運動的力量特別強大。

美國罷工運動的規模是如此巨大，以致威爾遜政府不得不命令自己的大部分軍隊保持備戰狀態。為了鎮壓人民的騷動，美國政府不止一次地動用了配備有坦克和裝甲車的部隊。在碼頭工人罷工期間，根據政府的命令，軍隊占領了許多港口。在波士頓曾集結了五千多名士兵，約有兩萬五千名士兵被派往匹茲堡地區；威爾遜曾派遣十萬名士兵去鎮壓礦工的罷工。

可是，對美帝國主義者說來，連軍隊也變成愈來愈不可靠的工具了。美國軍隊革命化了；駐紮在俄國境內的許多美國士兵，拒絕為與他們毫不相干的勾當而去對蘇維埃人民作戰。

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各國共產黨誕生的基礎上，一九一九年三月初，成立了共產國際——新型的革命無產階級的國際組織。共產國際和各國的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群眾的革命高潮，並在蘇俄的榜樣的鼓舞下，引導無產

階級群眾向資本家冲击。

由于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結果，資本主义已經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無所不包的体系了。世界分裂成兩個陣营：帝国主义陣营和反帝国主义陣营。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的帝国主义者开始实行旨在消灭反帝国主义陣营、旨在絞杀苏俄的政策。武装干涉、飢餓封鎖、支持白衛匪帮、采取血腥的恐怖手段、进行間諜活动和欺騙宣傳——这一切都被帝国主义者用来反对苏俄了。从此以后，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們就以消灭反帝陣营这一任务作为自己的計劃的出發点了。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統治者对德国的問題也正是从这样的立場出發的。

* * *

大家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战争。战争的禍首是世界各国的帝国主义者。在世界大战中互相冲突的兩個帝国主义集团：協約国集团和德国集团，同样都是罪惡的侵略集团。兩個集团所抱的目的都是要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潤。为了这种利潤，整整一代的人被投入了战争的屠場，許多国家的人民陷于極端貧困的状态，許多地方变成了一片廢墟。

千百万人在前綫牺牲了，或是受了伤。总計交战国家牺牲、受伤和失踪的人数共約三千万人。

帝国主义統治者从人民那里榨取来的巨額資財，都花到战争上去了。根据資產階級統計学家的統計，交战国家的战費共达一千八百六十亿美元^①。結果，参战国家的劳动群众被弄得一貧如洗。加之生产力遭到破坏而民用生产又

① 弗·茨昌、赫·格利姆和杰·斯闊尔斯合著“一六六〇年以来的西方文明”，一九四二年芝加哥英文版，第一三二六頁。

急速下降，这种貧困化就使各国人民陷于名副其实的飢餓和死亡的境地。差不多在所有交战国家內，死亡率均超过了生殖率^①。許多国家都發生了流行病(塞爾維亞境內發生了可怕的斑疹伤寒流行病，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害上了这种病；一九一八年發生了“西班牙人”流行病)。結核病的發病率，特別在作战地区和被占領地区，急速地增長了^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替世界各国的普通人們帶來了無数的灾难。在許多年中間，人类不得不开来医治战争所造成的流血創伤。

可是，根据列宁所下的定义，世界大战却是銀行家和資本家的真正“天堂”^③。交战国的各种資本主义公司的利潤数字，最雄辯地說明了这种“天堂”。

例如，請看有名的“英波石油公司”(后改名“英伊石油公司”——譯者)的利潤增長的情形(單位一千英鎊)：

1914年	1916年	1917年	1918年	1919年
-26.7	85.8	344.1	1090.2	2010.8
(亏空)				

英国橡膠公司“橡膠种植园投資信托公司”在一九一五年获利一千七百英鎊，而第二年就获利四万七百七十英鎊，因此，一年內它的利潤就增加了二十三倍。另一个橡膠公司“印度橡膠公司”在一九一四年尚亏空一万八千九百英鎊，在一九一七年就已获利十六万二千二百英鎊。英国輪

① 列·卡明斯基和謝·諾沃謝爾斯基合著“过去战争中的損失”，一九四七年莫斯科俄文版第一九五——一九九頁。

② 同上書第二〇二——二〇四頁。

③ “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〇九頁。

船公司“皇家郵船公司”的总收入由一九一四年的九万八千三百英鎊增加到一九一五年的八十万八千八百英鎊^①。

英国化学企业“新塔馬那依格尔硝酸盐公司”的純利潤在一年內(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增加了四倍,“新德蘭士瓦化学公司”的純利潤在兩年內(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增加了六倍。無線电报公司“馬可尼無線电报公司”的利潤在一九一三——一九一九年內增加了九倍。“雅格茲石腊油与石油公司”的利潤則增加了十倍^②。

我們現在来看看法国的工業。下面是法国壟断組織的战时超額利潤表(單位百万法郎):

1914—1915年	1916年	1917年	1918年	1919年
2555.4	4384.9	5680.2	5972.5	7569.8

法国资本家从战争中獲得的全部利潤(連同所謂“正常利潤”一起)超过了一千亿法郎。法国最大的冶金公司之一“馬林·奧美庫尔公司”就可以拿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拥有原始資本兩千八百万法郎的公司,在战时获得了兩亿八千零五十万法郎的利潤^③。

德国帝国主义者也不次于協約国的帝国主义者。从战争爆發时起至一九一八年四月,仅德国壟断組織正式宣布的战时利潤一項即达一百亿金馬克^④。無疑的,这种利潤实际上还要大得多。关于德国軍事工業家获利的規模,即使根据他們的企業扩大的速度一点也就可以判断出来了。

- ① “从数字来看世界大战”,一九三四年莫斯科俄文版第七三——七四頁。
- ② 同上書第七四——七五頁。
- ③ 阿·什涅耶尔松著“法国財政資本”,国家社会經济出版局一九三七年俄文版,第三六——三七頁。
- ④ “从数字来看世界大战”第七三頁。

例如，在克虜伯工厂里做工的工人一九一三年有八万一千人，而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間已有十六万至十七万人^①。

美国各壟断組織获得了巨額的战时利潤。远离战場并与两个集团做买卖的大洋彼岸的經紀人，就其获利的規模来說是大大地超过了其他国家的資本家。

例如，杜邦化学公司的資本到一九一三年底为七千五百万美元，而到一九一八年底即达三亿零九百万美元。仅該公司的战时股息一項，即为該公司固定資本的百分之四百五十八。

洛克菲勒石油托辣斯“美孚油公司”仅在一九一八年一年中即获利四亿五千万美元^②。一九一七年，“卡留梅特与海克拉公司”的純利潤为其資本的百分之八百。摩根鋼鐵托辣斯“美国鋼鐵公司”在一九一五——一九一九年間仅支付股息一項即用去三亿五千五百多万美元^③。

整个美国鋼鐵工業的战时利潤与其資本的比例由百分之二十五直到荒誕的数字——百分之七千八百五十六(1)^④。

美帝国主义者靠战争發的財最大。他們搶掠了数千亿美元，并把甚至最富的一些国家也变成他們的納貢国。而在每一塊美元上——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都有着斑斑的血跡，这是一千万死者和兩千万伤者在战争中洒下的鮮血

① 列·吉曼著“魯尔——德国帝国主义の工業基地”，一九四五年莫斯科俄文版第一四——一五頁。

② 佛·倫得堡著“美国六十家族”，一九四六年紐約英文版 第四九六頁。

③ 同上書第四九七——四九八頁。

④ 同上書第一九七頁。

所匯成的血海里的血[⊖]。

战后建立起来的和平是否將只是帝国主义者的暂时勾結、只是替各国人民帶來死亡和替壟断組織帶來利潤的大战之間的短暫休息呢，还是建立起不包含新战争慘禍的种籽的持久和平呢，——这就是当时与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关的一个迫切問題。普通的人們热望建立持久的、正义的和平；靠战争大發橫財的帝国主义者則力圖在和平調整的幌子下进行力量的配置，以便进行一場新的、更加帶有破坏性和替他們帶來更大利潤的世界大战。

德国問題就是战争与和平这个总問題的一个組成部分。

* * *

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德国問題的實質何在呢？

在許多年間，帝制德国一直是一个实行战争和帝国主义擴張政策的强大的軍国主义国家。但是，在德帝国主义者積極参加下發動起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却把德国引向民族慘禍的道路。早在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間，帝制德国軍事失敗的前途就已开始显露出来了。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給德帝国主义者以及所有其他帝国主义者以毁灭性的打击。它鼓舞了德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迅速迫近的軍事崩潰必然要給予这种力量以新的推动力。德国的革命成熟了。当时德国的主要問題是：“或者是推翻德帝国主义的統治，也就是要消灭德意志壟断資本家、銀行家和地主的經濟实力并把他們的国家政权移交給苏維埃，或者是在資产階級議會制的形式下保持他們的統治……”[⊖]。在国际方面，当时的問題是：是建立一个走向和平道路的民主的德国呢？还是保存走向战争道路的軍国主义的德国呢？

德帝国主义者竭尽全力以求达到后一个目的。他們一再拖延流血的屠杀，力圖贏得時間，以便从战争中找到使他們能够挽救壟斷資本在德国的統治地位的出路。

另一方面，德国的人民群众則日益坚决地要求立即締結和約和推翻把国家导向民族慘禍的战争政府。

德国的民主营壘成長了、巩固了。

与德国的民主营壘相敌对的是由三种主要力量結成的反动营壘：

德国资产階級：他們竭力設法保持自己的統治，并为了这个目的而利用了右派社会民主党以及好战派；

社会民主党領導机关：它在十一月革命后成立了艾伯特—謝德曼政府，这个政府是德意志资产階級和外国资产階級的忠实奴仆。

反革命的好战派：他們結成各色各样的軍事的和半軍事的組織，受德皇軍官領導，并且是反革命勢力的突击力量。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二月革命、特别是十月革命，在德国革命运动的發展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九一七年四月，在二月革命的影响下，萊比錫發生了大規模的政治罢工。罢工者要求德皇政府实行民主改革和保證締結不帶任何割地条件的和約。接着，在柏林以及在德国的其他大城市內，也都發生了提出同样口号的群众性發动。德国人民要求立即締結和約。

① 列宁“給美国工人的信”，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三年 中文版第五——六頁。

② 烏布利希著“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潰敗与十一月革命”，載苏联“經濟問題”杂志一九五〇年第十二期第七三頁。

十月革命后，德国的革命运动特别蓬勃地发展起来了。通过革命途径退出战争的苏俄的榜样以及向遭受战争灾难的各国人民发出的和平法令，给予德国人民以巨大的影响。布尔什维克党所宣布的劳动人民解放和正义和平的思想，在德国的后方和前线的劳动者中间获得愈来愈多的拥护者。全德都掀起了强大的政治罢工的浪潮。一九一八年一月底，柏林发生了武装冲突。列宁指出：“俄国革命的感召力，表现在德国工人在整个战时第一次规模最大的发动中……这次的发动……是德国无产阶级的感情中的转折点。”^①

德国劳动群众的这种感情的表达者是“斯巴达克团”；“斯巴达克团”在其一九一八年十月一日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宣言，要求立即实行一些民主改革，其中有：没收全部银行资本、矿山、冶金工厂、大地产，取消德意志各邦和王朝等等。在宣言中强调指出：“达到这些目的还不等于达到我们的全部目的……争取民主化的斗争应当扩大到人民一切敌人的政权的实在基础上去，即扩大到地产、资本、武装力量的支配权和司法上去。”

德国人民的民主力量力图将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采取了使这一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即十一月革命胜利的次日，“斯巴达克团”的中央机关报“红旗报”写道：“这次革命不仅应扫除封建制度的一切残余势力，它不单纯应摧毁容克地主的一切堡垒……它的口号不仅仅是共和国，而且是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只不过刚刚走上这条困难的……道路。不应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七卷第五〇五页。

当过早地为已取得的胜利高兴。工人们和士兵们！组织起来，巩固自己的政权！不要放下武器！”^①

德国的垄断资本家们了解到革命的形势正在国内形成。德国冶金业巨头代表人物莱海特后来说道：“实际上，早在十月初形势就已经很明显了。当时的问题是：如何挽救工业，如何使企业主免遭威胁着一切工业部门的社会化和国有化，免遭国家化和日益迫近的革命？”

德帝国主义者企图通过实行某些残缺不全的改革和使政府戴上民主的伪装的途径来摆脱当时形成的革命局势。前线的失败和对革命爆发的恐惧心理，迫使德国统治者们急忙向威尔逊提出缔结停战协定的要求。

同时，德帝国主义的头子们动员了社会民主党右派和反动的保皇武装匪徒来绞杀革命。德帝国主义者把保护他们在德国国内政治舞台上的利益的主要希望，寄托在社会民主党右派首领们的身上。

德国右派社会党人丝毫也没有辜负这种希望。大家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对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行怠工，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他们就公开地投到德国帝国主义的营垒里去了。在德国必然失败一点已经很明显的时候，德国右派社会党首领们采取了在保留德帝国主义者的政权的条件下由战争转向和平的方针。由此可见，德国垄断组织和社会主义民主党领导机关的政治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革命，是在德国工人阶级还没有

^① 烏布利希著“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溃败与十一月革命”，载苏联“经济问题”杂志一九五〇年第十二期第六八页。

自己的馬克思主义政党的情况下發生的；在这次革命之后，德国政权落入右派社会民主党首領們的手中。艾伯特—謝德曼—盖茲政府一方面实行某些完全沒有超出資本主义制度范围的改革，以安撫劳动群众，另一方面却采取一切办法，以保持帝国主义分子在德国的統治。它与反动的好战派結成同盟，使德皇的国家机器原封不动。社会民主党的头子們为了保护容克地主的利益，竟拒絕实行土地改革，在乡村中竭力保持地主和富农的無限权力。他們在军队中恢复体罰，解除劳动者的武装，禁止苏維埃干預司法事务。

結果，資本家在德国的統治并没有被消灭。右派社会民主党首領們巧妙地利用了德国劳动者对議会的幻想，竟能阻止革命的繼續發展。同时，他們在挑起为时过早的起义之后，又借好战派的帮助击潰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并杀害了它的領袖卡尔·李卜克內西和罗莎·盧森堡。同李卜克內西、盧森堡一起被捕的德国工人阶级的領袖威廉·皮克，当时也有遭到同样命运的危險，但他却得以逃走了。

德国的十一月革命并未超出资产阶级的范围。德国的人民民主运动，当时在組織和力量方面，都还不足以結束国内侵略势力的統治和把德国改造成为一个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国家。一九一八年民族灾难的禍首——壟断資本家和容克地主——的政权，在德国仍完整無恙；它只不过是和社会民主党首領所領導的議會共和国的假面具掩盖起来。大家知道，保持容克地主和壟断資本家的政权，就使德国走上了法西斯主义和侵略战争的道路，使国家遭到新的、較之一九一八年更加可怕的民族灾难。

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書記瓦·烏布利希写道：“但是，在一九一八年，本来是能找到出路的，本来是能

把德国人民引上和平与高漲的道路的。为了做到这点，当时就应该接受苏維埃政府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提出的和平建議——立即停止侵略战争，推翻战争禍首、即德帝国主义者的政权。这条道路将会使德国人民摆脱凡尔赛条約的支配，摆脱危机、失業、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战争的灾禍。”^①

德国將走哪一条道路——走和平的道路还是走战争的道路，德国將成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还是成为欧洲新战争的策源地，——当时德国問題的实质就已是如此了。

* * *

由于德国问题是战争与和平总问题的一部分，因而它涉及到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欧洲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当时，正如同今天一样，如果不是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那就不可能保障欧洲的和平，因而也就不可能保障国际和平。

在国际舞台上互相对立的两个阵营，在德国问题上实行了正相反的政策。

帝国主义者力图把德国推上战争和反动的道路。世界各国劳动人民却希望按照能使德国牢固地走上和平与民主的道路的方法来解决德国问题。

在德国问题上，正如在所有其他问题上一样，苏維埃国家乃是各国人民的意志的表达者和他們的正当利益的捍衛者。

苏維埃政府从共存在的第一天起，就不倦地捍衛和平事業。苏俄的全部政策，始終是国际和平和各国人民友好的政策。苏維埃政府的每一个外交行动，始終是以巩固和

^① 烏布利希著“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潰敗与十一月革命”，載苏联“經濟問題”杂志一九五〇年第十二期第七五——七六頁。

平和防止战争为目的。正如在其他一切問題上一样，在德国問題上，苏俄也表现出它是争取和平和国际安全的徹底战士。

苏維埃政府力求按照能符合包括德国人民在内的、欧洲各国人民的利益的途徑来解决德国問題。苏維埃政府在其对德国政策中所持的出發点始終是：建立統一、爱好和平和民主的德国，是欧洲和平的保障。

苏維埃政府立即采取了一切措施，以便与革命的德国建立友好的关系。它承認了駐莫斯科的德国工兵革命苏維埃为新德国的正式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給在协約国帝国主义者所組織的飢餓封鎖夾攻下呻吟的德国人民以兄弟般的援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获悉德国革命胜利之后，立即决定派兩列裝載五万普特谷物的直达火車去支援德国劳动者。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这一决定的通报中写道：“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方面派遣了首批兩列火車去支援紅色柏林的革命工人和士兵，同时命令地方工农苏維埃立即着手建立特別基金，援助斗争中的兄弟——德国的工人和士兵。”[⊗]

但是，掌握德国政权的右派社会党首領却粗暴地拒絕了苏俄的兄弟般的援助。他們在回答苏維埃政府关于送来谷物的寬大为怀的建議时无恥地声称：“幸而，由于我們在威尔遜总统跟前采取了一些步驟，我們已有可能从大洋彼岸获得食品”[⊘]。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府遵照威尔遜的直

⊖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消息报”。

⊗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消息报”。

⊘ 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消息报”。关于美国对德国的粮食“援助”的下落，見下面第七章。

接命令，断然拒絕与苏俄恢复外交关系，这种关系是德皇政府为了討好美国而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五日加以破坏的^①。德国軍国主义者在他們所占領的俄国地区內繼續橫行霸道。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执政者力求尽可能積極地参加協約国的反苏武裝干涉，并派遣了德国士兵充当協約国帝国主义的同苏維埃各族人民作战。

但是，德国右派社会党首領的罪惡政策，并未能改变苏維埃人民对德国劳动者的友好态度。苏維埃政府給予拒絕苏俄人民的無私贈品而使德国遭受美“援”羈絆的德国的华尔街仆从們以应得的申斥。在苏俄的照会中說道：“俄国工农政府了解到德国在对美国关系方面的艰难处境，这种处境毫無疑問也就使得德国政府宁願以这一否定的回答去討好威尔遜总统，而不是坚定地站在工人团結的基础上。”照会指出：“工人团結是劳动人民和工人政府的真正力量，而且是这样一种力量：它無疑地將最后战胜美元的力量。”接着照会又強調指出，俄国的人民群众仍然准备給德国的劳动群众以支持^②。在外交人民委员会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照会中，苏維埃政府指出：“……德国的反革命分子……正在竭力离間俄国和德国的人民群众”，并再次声称，苏維埃政府“……現在是、并且將来仍然是忠实于俄国、德国以及全世界革命無产階級团結的原則的。”^③

苏維埃政府对德国人民的政策就是如此。这个政策代表了世界各国劳动者的利益。它完全符合力圖建立持久的民主和平的各国人民的願望。它尤其完全符合希望建立一

① 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真理报”。

②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消息报”。

③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消息报”。

个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的德国人民本身的利益。

帝国主义列强对德国问题的政策却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苏俄主张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德国，而帝国主义者却竭力阻止德国的民主化，竭力使垄断资本家和容克世家这些为德帝国主义侵略的体现者的社会集团保持政权。苏俄在其政策中是以世界各国的普通人们的利益为出发点的，而帝国主义者却以自己的扩张计划为出发点，并竭力想按照能完全符合这些计划的途径来解决德国问题。苏俄奉行和平和进步的政策，帝国主义者奉行战争和反动的政策。帝国主义者的反民主的、反动政策，是与苏俄的正义的、民主政策根本相对立的。

美国和协约国家的领导人在谈到他们在战争中的目的时用了许多漂亮的词句，他们硬说什么他们是在进行解放的战争，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粉碎普鲁士军国主义。但这是一种欺骗手段。

实际上，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是主张按照帝国主义方式来解决德国问题的：不是消灭、而是保存普鲁士军国主义，不是使德国民主化、而是阻止德国民主化。

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在战后政策问题上虽有一些共同的方针，但这丝毫也没有缓和这些国家在德国问题上的极其尖锐的矛盾。列宁在谈到帝国主义者中间的内鬭时指出：“……在他们之间没有一点团结的影子……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①。

协约国阵营中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都有他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三一卷第二〇一页。

們自己的戰爭目的和與這些目的相適應的解決德國問題的計劃，而這些計劃又都是與他們在反蘇鬥爭中的政治打算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

法帝國主義者相信協約國列強定能通過武裝干涉來絞殺蘇俄。因此他們認為採取復活德帝國主義的軍事實力的方針并無必要。相反地，法國壟斷資本家認為德國壟斷資本家是自己的競爭者和對自己的實力的威脅，因此力圖利用一切手段來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國并使它降到三等國家的地位。當時法帝國主義者對德國問題的政策不外乎要竭力削弱和掠奪德國。法國壟斷組織委托“冶煉業公會”的走狗——法國總理、實際上是法國獨裁者的克里孟梭來執行這一政策。

如果以為法國的統治者贊成消滅德國軍國主義和贊成建立一個愛好和平的德國，那就錯了。“冶煉業公會”的老爺們樂意於利用德國的好戰分子來反對蘇俄。他們根本沒有打算要剝奪德國容克地主和壟斷資本家——德國侵略的鼓吹者和組織者——的政治實力和經濟實力。法帝國主義者斷然拒絕使德國民主化，雖然這是建立愛好和平的德意志國家的唯一途徑。他們所希望看到的不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德國，而是軟弱的、無力自衛的、可以任意宰割的德國。列寧指出：“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戰爭是一場帝國主義的、掠奪的、反動的戰爭，這不僅從德國方面說來是如此，從法國方面說來也是如此；凡爾賽和約特別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①。法帝國主義者和美英帝國主義者一樣，在德國問題上所追求的目的顯然是與德國人民以及他們本國人

^① “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三三卷第一〇八頁。

民的切身利益相違背的。

这一方針和反苏武裝干涉及拚湊附庸国集团的政策相結合，就成为建立法国在歐洲大陆的霸权的总計劃極重要要素之一了。

英帝国主义当时在德国問題上面临兩項任务，这两項任务毫無疑問是互相矛盾的。一方面，英帝国主义者想削弱作为英国在海上和在殖民地的政治和經濟竞争者的德国。英国在开始与德国作战时本是力圖粉碎自己的危險竞争者的；在战前，德国貨物在世界市場日甚一日地排挤英国的貨物。另一方面，英帝国主义又極力想保存帝国主义的德国作为一个欧洲强国，以便使它与法国相抗衡和充当反对苏俄的突击力量。应当“利用德国作为反对俄国布尔什維主义的堡壘”^①——英国陆軍大臣米尔納勳爵在一九一八年十月講道。

英帝国主义在德国問題上的政治路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英国首腦們想阻止美国和法国在西欧建立霸权的意圖所决定的。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是英美矛盾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主要矛盾时期的开端。因此，当时英帝国主义者就首先想破坏美国在欧洲的計劃。

当然，这里所談的决不包括美国絞杀苏俄的計劃在內。这一計劃是各种类型和各种派別的英帝国主义者都完全同意的。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外交当局在德国問題上所采取的策略就在于不断地随机应变，其主要步驟是：与美国政治人物采取一致态度，直到法帝国主义者被迫同意英国所滿意

^① “世界外交史”，中文版第三卷第三八六頁。

的条件时为止，然后突然轉到法国方面，使美国人处于孤立状态，这样来打破他們的計劃。

执行这种随机应变的政策的是劳合·乔治，根据列宁的評价，劳合·乔治“……是資本主义政府有經驗的、非常老練和能干的領袖之一……”^①。英国新聞記者哈利斯在他所著的关于巴黎和会的一書中写道：“人們对于威尔遜或克里孟梭將采取什么立場一点从来都沒有發生怀疑。人們对于劳合·乔治將采取什么立場一点則从来都沒有把握”^②。

协約国陣营所有其他国家对德国問題的政策，特别是美国的政策，都是帝国主义的政策。

德帝国主义自己則在竭力保存自己最大限度的財富和后备力量，以便在將來、在比較有利的国内外环境下，重新提出世界霸权的要求。

德国壟断資本家由于已經战敗并且在自己的帝国主义竞争者面前陷于完全孤立的狀態，因此便在战胜国陣营內狂热地寻求能幫助他們复活軍事实力和准备新的侵略的同盟者和保护者。

* * *

美帝国主义者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期間对德国問題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

这种政策完全决定于美国壟断組織总的擴張計劃——夺取世界霸权的冒險計劃；在华尔街大亨們看来，当时已經形成了实现这种計劃的有利环境。

正如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所指出的，一九一四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三三卷第一二〇頁。

② 赫·伍·哈利斯著“在建立中的和平”，一九二〇年倫敦英文版第六三頁。

——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战，使美国資本面临“世界各种情况的特殊結合：欧洲竞争的消除，而主要的是欧洲战争市場的需求”^①。

美国充分地利用了这些情况。它竭力地扩大本国的工業生产和輸出。在四年战争期間，美国的生鉄和鋼的生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化学工業的总产量增加了一倍半。一九一九年，美国的輸出額与战前一九一三年比較起来差不多增加了三倍。

美帝国主义者一方面假仁假义地为欧洲戰場上的流血慘禍唉声嘆息，同时却利用自己竞争者忙于国际战争的机会，急忙攫取国外的一些市場。大家知道，在战争爆發前，差不多在南美所有国家內，英国的投資都要比美国的投資多得多。当战争刚一爆發时，美国壟断組織就急如星火地开始夺取南美的市場，把自己的英国竞争者从那里排挤出去。为了这个目的，华尔街甚至建立了一个特別公司——“美洲国际公司”，像摩根和洛克菲勒一些美国資本巨头都参加了这个公司。結果，美国壟断組織在很大的程度上排挤了英国在南美国家內的資本，而在那里取得了非常有利的地位。在战时，加拿大也發生了同样的情况^②。

大战爆發后，美国的貨物不仅像潮水般地涌进在此以前是欧洲資本所称霸的附屬国市場，而且也涌进了欧洲的战斗各国。美国与两个交战集团的国家灵活地进行貿易，不过由于英国对德国实行海上封鎖，所以美国的大部分貨

① “共产国际文件（一九一九—一九三二年）”，党出版局一九三三年俄文版第一七〇頁。

② 安·罗契斯特著“美国的統治者——財政資本研究”，一九三六年紐約英文版第二六八、二七七頁。

物都賣給了協約國家。

下面是關於戰時協約國家向美國購貨的統計材料：

軍	火	27億美元
棉	花	26億美元
谷	物	14億美元
糧	食	16億美元
其	他	36億美元
			119億美元

這批貨物中有很大的部分(價值九十五億美元)是賒購的[⊖]。結果,戰前是債務國的美國,變成了最大的國際債權國,而使所有的歐洲競爭者在經濟上依賴自己。

當然,美國壟斷組織並不限於輸出自己的貨物,而且還廣泛地利用了由於世界大戰而在它們面前出現的經濟和財政擴張的其他機會。從下面關於美國資本輸出的材料(不包括兌換貸款)就可以看出這一點：

	1914年	1915年	1916年
總數	44,000,000美元	803,800,000美元	1,115,900,000美元
輸入歐洲部分	11,000,000美元	600,000,000美元	836,900,000美元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戰時美國資本輸出的主要部分是流入歐洲。這就證明：美國壟斷資本家是想利用世界大戰來奪取並鞏固自己的障地、首先是在歐洲各國的障地。

上面已經談到,美國壟斷資本家靠戰爭發了難以置信的橫財。由於戰爭利潤,美國出現了數百個新起的百萬富翁：一九一四年,個人收入在一百萬美元以上的美國人有六十個,在五萬美元以上的有七千五百零九人,而在一九二九

⊖ “從數字來看世界大戰”第七〇頁。

年，他們的數目相應地為五百一十三人和三萬八千八百八十九人^①。列寧指出：美國財政資本從歐洲身上發了一筆巨額的橫財^②。

壟斷資本家靠戰時經濟情勢而獲得的這筆財富，不可避免地要導致美國勞動群眾的急遽貧困化。

一九一四年，美國的國債按人口計算為每人九點八八美元，而到戰爭結束時則已為二八八美元^③。即使根據美國官方的材料，在戰時，美國的生活費用也差不多增長了一倍^④。在同一時期內，美國居民的購買力（即每人擁有的美元數目）平均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如果考慮到美國財政寡頭獲得了巨大的超額利潤這一情況，那就可以想像到：在這個平均數字後面包含着美國勞動居民何等的貧困呵！

世界大戰對於一九二九年最後形成的美國國民財富分配中駭人聽聞的不平等現象的產生，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一九二九年，美國百分之一的人口占有國民財富的百分之五十，而百分之八十七的人口却總共占有國民財富的百分之八^⑤。

列寧在其一九一八年“給美國工人的信”中寫道：“……

① 安·羅契斯特著“美國的統治者——財政資本研究”，一九三六年紐約英文版第一四四頁。

② 參閱“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三卷第一九九頁。

③ 倫得堡：“美國六十家族”，一九四六年紐約英文版第四九九頁。

④ 一九三〇年“美國統計摘要”第三二七頁。

⑤ 羅契斯特著“美國的統治者——財政資本研究”，一九三六年紐約英文版第一四四頁。

必須注意到：這裡所引用的數字是根據偽造的資產階級統計材料，這種統計的使命就是要確証關於臭名遠揚的“美國生活方式”優越性的神話。這就是說，實際上，美國勞動群眾當時的貧困狀況要比從上述數字中所看到的更為嚴重。

美国在社会关系悬殊深度方面变成了头等国家之一：一方面是一小撮厚顏無耻的、沉溺于污濁奢华生活中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万永远生活在貧困境界的劳苦大众。”①

靠战争發了橫財的华尔街大亨們，拟訂了广泛的擴張計劃。

华尔街計劃是从这样一种估計出發的，即世界大战能够扩大美国資本在全世界的陣地。摩根的股東百万富翁湯姆斯·拉蒙特于一九一五年四月在費拉德爾菲亞城政治和社会科学院發表的演說中，公开地談到了这一点。拉蒙特說：“如果战争要繼續很久的話……我們必然要成为債权国，而不是債務国。这样一种事件进程，毫無疑問迟早要导致美元代替英鎊而成为国际結算的基础。”拉蒙特的演說的大意是：由于战争的曠日持久，美国將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

拉蒙特的演說並沒有得到广泛宣揚。美国的报纸和杂志根据自己主人的指示，对这个演說避口不談，这篇演說仅为一小群經過挑选的讀者而刊登在費拉德爾菲亞城政治和社会科学院的“年报”上②。而且，拉蒙特仅透露了与世界大战有关的美国壟断組織計劃的一部分。这个計劃还規定：由于世界大战，美国不仅应成为全世界金融的中心，而且还应成为全世界政治的中心，美国應該确立自己的世界統治。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出：“美国对战争的干涉，成为替資本家帶來巨額利潤和使他們獲得世界实力的有利可圖的金融交易。”③ 当时的情况是：喝飽了鮮血的美帝国主义

① 列宁“給美国工人的信”，莫斯科中文版第四頁。

② 倫得堡著“美国六十家族”，一九四六年紐約英文版第一三九——一四〇頁。

③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所碰到的是一些在戰爭中已經精疲力竭而日益衰弱的歐洲競爭者。美國統治集團決定利用這一情況，以便建立美國壟斷組織的世界統治。威爾遜總統在國會中公然宣稱：“我們希望建立新的世界秩序。”^①

美帝國主義者需要得到世界霸權，以便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潤。正是為了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才推動壟斷資本主義採取像試圖奪得世界經濟統治這樣一些冒險的步驟。

美國政客們津津有味地談論他們所描繪的在全世界無限擴張的誘人遠景。威爾遜總統在一九一九年致國會的一件咨文中寫道：“現在，我們應當使我們的經濟生活適應於已經改變了的環境，我們所根據的事實是：美國的經濟活動正在擴大，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資本家……束縛美國營業的狹小規模和過去的政策，應該向新時代的要求讓路……。”國會議員尼爾遜在眾議院中洋洋得意地說道：“戰爭使國際局勢起了重大的變化。現在，世界市場正在對我們開放。……我們不應放過有利的時機。我們不應當猶豫不決。我們不應該讓世界貿易和世界銀行系統中的霸權重新回到英國、德國或法國的手裡。”^②威爾遜無恥地宣稱：“我們應該資助全世界，而那些資助世界的人，應當……管理世界……。”^③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強調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帝國主義者宣布了一個綱領：即“整個世界都是

① 阿·盧科著“在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上的德國代表團”，一九四一年哥倫比亞大學版第三一一——三一二頁。

② 參閱弗·傑羅克著“一九一九年美帝國主義在東南歐的擴張計劃”，載蘇聯“歷史問題”雜誌一九五〇年第一期第七八頁。

③ 參閱阿·庫尼娜著“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間美國奪取世界霸權計劃的失敗”，一九五一年俄文版第一六三頁。

属于美国人的。”^①

为了实现自己夺取世界霸权的狂妄计划，美帝国主义者起初曾试图（在与德国保持接触的情况下）充当交战双方的中立仲裁人，并试图迫使交战双方接受美国所提出的和平条件。但是，这个尝试结果是破产了。

于是，曾经假仁假义地竭力装成“和平主义者”的美国统治者决定参战了。

当然，美德两国之间的帝国主义矛盾在这个决定中起了首要的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华尔街大亨们竭力不放过打击竞争者德帝国主义的有利时机，并为此而首先利用了自己的协约国阵营中的竞争者。但是，美国之公开站在协约国一边也是由另一个因素所决定的。华尔街大亨们认为，必须在战争结束之前站在战胜国一边，这样就有可能通过施加经济压力和直接的政治压力的方法，迫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意志。而当时已经十分明显：有较多的胜利机会的不是德国，而是协约国。

华尔街大亨们想实现国家的军国主义化这一点，也是促使美国参战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美国垄断组织需要使国家军国主义化，以便对付自己的竞争者——其他的妄图夺取世界霸权的冒险者——而主要的是为了对付革命运动，对付世界各国的和平和进步力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出：“美帝国主义进行战争，以便‘使世界走向民主’，同时又发展本国庞大的军国主义势力，来反对民主，反对和平。”

由此可见，美帝国主义者决定参加快要结束的帝国主

^① “共产国际文件”，俄文版第一四〇页。

义大战，是指望为自己开辟一条夺取世界霸权的道路的。

美帝国主义者参加了世界大战并把自己吹嘘成为“欧洲的救星”，可是却千方百计地迴避参加军事行动和迴避给自己的协约国同盟者以实际的军事援助。美国统治集团借助于一个阵营来削弱另一个阵营，把自己的参战程度仅限于能保证自己获得全部的实际利益。他们指望在战争结束后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已遭破产的欧洲，并迫使欧洲国家、从而也就迫使全世界接受他们的意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其告北美和南美工人阶级书中指出：“欧洲在混乱中，成千上万的人在忍饥受饿，为了‘在世界实现民主思想’而参战的美国，现在却把这种饥饿和世界的这种毁灭状态仅看做是迫使世界服从美帝国主义支配的一种口实。”

美帝国主义者在大战争中所抱的扩张野心，反映在——当然，是通过漂亮的形式——臭名远扬的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中，这“十四点”是威尔逊总统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来的。

这项咨文所要解决的任务首先是宣传的任务：它企图消除不割地和不赔款的苏维埃口号以及苏维埃政府公布秘密条约（这些条约表明了协约国在战争中所抱的真正目的）的举动对各国人民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无怪乎协约国的宣传机构抱着“十四点”大喊大叫，把它吹嘘成为拯救人类免于一切灾难的纲领。

但是，由于德国的失败显然快要来到，按照华尔街大亨们的想法，“十四点”应当成为和约的基础，所以威尔逊的咨文通过含糊不清的形式叙述了美国垄断组织真正的扩张纲领。

“十四点”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和约来巩固战争快要结

束时所形成的局面，以便使美国能以一个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强国与遭到战争破坏的欧洲相对抗，并有可能使欧洲各国屈从于美国的势力之下。

在这一点中（該点宣布締結“公开拟訂的公开条約”），威尔遜实际上是要要求廢除協約国列強間所簽訂的、妨碍美国擴張的許多秘密条約和秘密协定。在第二点中，在“航海自由”的口号下，實質上包含了美国的一項要求，即取消英国的海上霸权而代之以美国的海上霸权。在第三点中談到了“取消一切的經濟障碍和确立平等的貿易机会”；在美国資本势力增强而它的手势力削弱的情況下，这意味着把整个的世界市場轉交給美国壟断組織之手。在第四点中，武裝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却要求自己的竞争者解除武裝。第五点規定“公正地解决一切殖民地糾紛”——当然，要对美国壟断资本家有利。第六点（这点談到了俄国）实际上是一項反对苏維埃共和国和肢解它的領土的綱領。

在对一九一八年十月間写好并經威尔遜批准的对“十四点”所作的注釋中，直截了当地談到了第六点的这个作用。在注釋中指出：在美国看来，当时“俄国問題的实质”，就在于給予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烏克蘭、大俄罗斯和西伯利亞的各个白衛傀儡政府以支持。这个文件中說道：“似应把高加索看成是土耳其帝国問題的一部分”，而对于中亞細亞，則“应給予隨便那一个强国以有限的委任統治权，以便在保护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管理”^①。

一九一九年一月，美国国务院甚至繪制了反映美国肢解俄国的計劃的地圖。在地圖的附录中說道，“应当把整个

^① “豪斯上校手札集”，一九四四年俄文版第四卷第一五二——一五三頁。

俄国分割成几个大的自然区域……同时，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应获得足以成立一个强国的充分独立。”^①

在关于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奥匈帝国、羅馬尼亞、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罗和波蘭的第七、八、九、十、十一和十三各点华丽的詞句后面，隐藏着使这些国家屈从于美国的支配和使它們变为反苏工具的计划。

第十四点規定成立“国际联盟”，威尔遜打算使“国际联盟”成为实现美国世界霸权的常設政治机构。前美国总统塔夫脫承認：“国联的原則和活动，实际上是为了在世界范圍内树立門罗主义。”^② 威尔遜自己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四日在印第安納波里發表的一篇演說中，特別明确地說明了第十四点的目的。总统說道：“現在我們必須处理自己的問題，而根据国联的盟約，我們將有可能处理其它民族的問題。”^③ 威尔遜所提出的美帝国主义擴張綱領的第十四点的簡單意思就是如此。

为了实现自己的擴張计划，而首先是为了与苏俄作斗争，华尔街大亨們需要实际力量。

美国远征軍能够在某一时期内在欧洲充当美国宪兵的丑惡角色。毫無疑問，正是由于这种打算，所以直到战争就要結束的最后几天，美国軍隊仍不断运往欧洲。結果，到一九一八年底，駐欧洲美軍（大家知道，这支軍隊并未特別積極参加作战）計有二百万人左右^④，而美軍司令部并不急于把他們調遣回国。美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和政論家諾瓦克在“凡尔賽”一書中公开写道：当时在威尔遜面前出現了一个远景，即利用美国駐欧洲的軍隊，“强制推行自己的思想”。“他的力量就是兩百万美国軍隊……这支軍隊在瞬息間就会保証准确遵守他的基本原則，保証履行他所提出的

条件和诺言。”^④

美帝国主义者起初一再說，美国对欧洲国家的占领要延長一个时期，并为此而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借口。关于必須“保衛”欧洲新建立起来的各个小国这一論据被利用得最多。美国参議員馬卡姆貝尔在国会中煽动性地問道：“我們在把这些国家建立起来并确定了它們的疆界之后，是否应当……叫我們的上兵回家而讓这些弱小的、剛剛建立起来的国家去听凭它們自己命运的支配呢……？”^⑤一九一八年底，在美国的报刊上出現了这样一类的文章，这些文章說，不管怎样，美国军队应当留駐欧洲直到一九二〇年夏天，以便担任“警察工作”。

但是，欧洲各国人民坚决反对外国的占领。早在一九一八年底列宁就指出，美国占领欧洲的政策必遭破产。列宁指出：“……英美帝国主义者丧失了理智，現在由于客观的情况，竟不得不承担起他們所不能胜任的任务，不得不把军队留駐下来，以便进行安撫和綏靖。”^⑥

欧洲各国人民对大洋彼岸的外邦人的仇恨日益增長

④ 参閱庫尼娜著“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間美国夺取世界霸权計劃的失败”第八一頁。

⑤ 德·弗·佛来明著“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的美国与国际联盟”，一九三二年紐約英文版第九〇頁。

⑥ “国会記录”第五八卷第六編第五七一六頁。

⑦ 一九一九年一月七日潘兴將軍的聯絡官海斯致美国出席巴黎會議代表团秘書格魯信，載美国国务院出版“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会”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一九四二年華盛頓英文版第二卷第五八頁（以下簡称“巴黎和会”，同时标明卷数和頁数——作者）。

⑧ 克·諾瓦克：“凡尔賽”，一九三〇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一一五頁。

⑨ “国会記录”第五七卷第二編第一〇八六頁。

⑩ “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八卷第三五四頁。

了。“真理报”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写道：“引起法国人对美国人仇恨的主要原因是：法国人看到美国人来到这里根本不是临时性的……相反地，他们打算还要在法国留驻一个很长的时期。证明这一点的有下述根据，即美国人正在法国购买房屋，购买大块地皮，购买工厂，建造新的工厂等等……在法国，人们把美国人看成是未来的欧洲宪兵。”^①

欧洲劳动人民对新出现的宪兵的憎恨，愈来愈多地通过横行霸道的美国军人同当地居民发生冲突的形式爆发了出来。下面就是在一九一九年六月间发生的这样一种冲突的典型例子。在布勒斯特，有一个美国军官故意地撕毁了法国的国旗。为了回答这一无耻的狂妄行为，一个着便服的法国人撕毁了美国的国旗，并用脚加以践踏。于是厮打起来了。一群人向美国军人猛扑过去。十二个美国人和十个法国人身受重伤而被运往医院。里昂美国电台在报导这一事实时不得不承认：“可以预料，每一分钟都可能爆发新的混乱和骚动。”^② 欧洲的土地在美国占领者的脚下燃烧起来了。美国新闻记者西蒙斯不乐意地承认：“欧洲在慢慢地恢复元气，同时自觉和不自觉地企图摆脱美国的政治监督。”^③

由于美国人民、包括美国士兵自己在内，都要求将美国远征军调回本国，因而美帝国主义的处境就越发困难了。美国出席巴黎会议的代表团专门讨论了驻欧洲的美军情绪问题，并谈到“应采取某种非常坚决的措施”，以便使美国军

①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日“真理报”。

② 参阅一九一九年七月四日“消息报”。

③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四日“纽约星期论坛”。

队相信留駐海外是“必要的”^①。对于召回美軍的要求是如此坚决，甚至国會議員們也不得不談到最好將美国士兵自歐洲召回。在国会中，开始提出了使远征軍复員的要求^②。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四日，参議員法朗斯提出了一项适应于当时局势的決議草案，在草案中說道：

“……鑒于在許多国家的人民中間存在着严重的混乱状态和在某些国家內發生了暴力革命，而这种混乱和革命的精神又由于占領軍的駐留所引起的一些困难而在不断加强……

“茲決定……参議院現在同意并坚决建議在符合美国民族安全的尽可能短的期限內，將美国軍隊自歐洲召回……。”^③

被迫將本国軍隊自歐洲召回的美帝国主义者，必然要寻找一种代替物，以执行华尔街的反苏擴張計劃。他們需要在欧洲有一个順从的附庸国。

但在哪兒才可以找到这样的附庸国呢？

美帝国主义者不可能利用任何一个战胜国来充当这个角色。協約国陣营中的唯一大陆强国——法国自己也在想获得欧洲霸权，并以美帝国主义的激烈竞争者的面目出現。因此，美国統治集团在其侵略欧洲的政策中不能指靠法国的軍国主义者。美国壟断組織的視綫自然就轉向了战敗国陣营，換句話說，轉向了帝国主义德国，因为奥匈帝国已不再存在了。

①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八日“美国代表团記錄”，載“巴黎和会”第十一卷第五二——五三頁。

② “国会記錄”第五七卷第一編九五八頁。

③ “国会記錄”第五七卷第二編一三八三頁。

美国壟断組織選擇了軍国主义的德国作为实现它們的擴張的工具。

使德国变为华尔街侵略政策的工具的计划，决定了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問題的整个态度。在这里就已表现出馬林科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向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所指出的美帝国主义的战略特点；这一战略特点是：美国的头子們是把自己的战争计划建立在利用他国領土和他国军队、利用他国人民的基础之上的，要这些国家的人民按照美国战略家的计划，在美国壟断资本家爭夺世界霸权的勾当中充当盲目的武器和炮灰。

按照华盛顿的估計，帝国主义的德国——美国的附庸国——必然要成为保护美国在欧洲的陣地的可靠衛兵。

但是，并不仅仅是这一点促使了妄圖統治世界的美帝国主义者采取复活德国軍国主义的方針。美帝国主义者还力圖利用軍国主义的德国来反对苏俄。

打算統治全世界的大洋彼岸的壟断资本家們意識到：他們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正是各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和民族独立的强大堡壘——苏俄。威尔遜在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不久——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在致美国国务卿藍辛信中写道：“……如果布尔什維克繼續执政，那我們就绝对毫無希望。”^①

美国壟断組織为自己提出了一个荒誕的目标——消灭苏維埃共和国和絞杀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指出，英美帝国主义“……感覺到，布尔什維主义已成为一支世界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所以它們現在竭力設法最迅

^① “美国外交文件”，一九一四至一九二〇年的藍辛筆記第二卷第三四四頁。

速地絞殺我們，打算起初摧殘俄国的布尔什維克，然后再摧殘本国的布尔什維克”^①。

美帝国主义者是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的反苏武装干涉的組織者和積極参加者。在苏联的历史書籍中，对于美帝国主义者在占領苏維埃土地、支持白衛匪帮和对我实行飢餓封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有着詳細的描写^②。在这里沒有必要叙述現今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关于美国和協約国帝国主义者对各苏維埃共和国的罪惡侵略的事实。

力圖假他人之手火中取栗的美帝国主义者，竭力想充分地利用軍国主义的德国来反对苏俄。

美国出席巴黎“和”会的全权代表之一、布利斯將軍在一九一八年十月說道：“德国……必須成为反对布尔什維主义的堡壘。”^③

在我国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华尔街大亨們立刻就产生了假德国軍国主义者之手来反对苏維埃共和国的陰謀。早在一九一七年底，在華盛頓成立的为和談准备材料的秘密委员会——所謂“諮詢委员会”内部，就开始制訂利用德帝国主义来反对苏維埃俄国的計劃。即使从美国国务院大胆列入它所公布的巴黎會議材料中的“諮詢委员会”的很少文件里，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八卷第一九五頁。

② 參閱：阿·別廖茲金著“美国是武装干涉苏俄的積極組織者和参加者（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一九五二年俄文版；阿·庫尼娜著“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間美国夺取世界霸权計劃的失敗”，一九五一年俄文版；阿·盖薩尼穆斯著“美国反苏武装干涉的破产（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一九五二年俄文版。

③ 參閱：阿·庫尼娜著“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間美国夺取世界霸权計劃的失敗”第一一四頁。

例如，在“諮詢委員會”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备忘录中（其标题是：“当前的局势；战争的目的与和平条件”），就叙述了美帝国主义者的打算。在这个备忘录中說道：“在目前……东方必然是德国最容易推进的方向。对德国說来，此刻是利用这里对它提供的各种机会的最好时刻。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促使德国敢于在东南欧、在西方、在其他大陆和在遙远的海洋上承担牺牲，以便保証对俄国的監督。”^① 备忘录建議利用給予资本主义德国以市場和原料的諾言，作为对德国軍国主义分子的引誘物^②。

美国陸軍部長貝凱尔在其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致“諮詢委員會”的信中，直率地提出了关于美国必須給予帝国主义德国以物質支持的問題，而支持的条件是：“这些資源將用来服务于文明事業”。^③ 在美国反动分子們的口中，这是意味着利用給予德帝国主义的資源来实现华尔街的反苏战争計劃。

从帝制德国失敗的第一天起，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協約国陣營的伙伴們，就竭力設法派遣德国軍隊来反对我們的祖国。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簽訂的康边停战協定第十二条載称：“現今駐紮在战前俄国領土上的所有德国軍隊，一

① 当然，这里只是說用“对俄国的監督”这个远景来推动德帝国主义去进攻东方。实际上，美国統治者自己却在打算支配我国。一九一九年美国駐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軍事代表團領导人格林写道：“应当給予德国以参与俄国商業的一份机会，但决不能給予它壟断权”（參閱庫尼娜著“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間美国夺取世界霸权計劃的失敗”第一〇三頁）。

② “巴黎和会”第一卷第四三——四四頁。

③ 同上書第二五——二六頁。

俟協約國注意到這些地區的內部局勢，而認為撤退時機已經到來時，即應……撤回德國境內”。由此可見，這一條正式承認了德國武裝力量參加美國和協約國的反對蘇維埃國家的戰爭。正如後來大家所知道的，在停戰協定中有一項秘密條款，該款責成德國要將軍隊駐紮在東方以便同蘇俄作戰，直到協約國軍隊開抵該地來替換它們時為止^①。

根據停戰協定第十二條，在馮·德·哥爾茨將軍指揮下的、有七萬五千多名兵員的德國第六軍完全留駐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一個美國軍事代表團暫時派歸該軍指揮。在巴黎會議上，美國國務卿藍辛厚顏無恥地解釋道：“按照停戰協定的條款，協約國政府是德國在波羅的海各省的同盟者。人們之所以請求德軍留在那里，是因為協約國政府不願德軍離開那里。”^②

美國外交當局千方百計地設法不提馮·德·哥爾茨的軍隊的暴行問題。藍辛在巴黎會議上安然說道：“美國當局調查了對德國人的控告，並得出了一個結論，即德國人的行為比人們所說的要好得多。馮·德·哥爾茨將軍的態度是非常誠懇的……德國人的行為將要變壞的危險性是不存在的。”^③

但是，華爾街關於德國的計劃並不限於在反蘇武裝干涉的各個戰綫上利用德皇的殘余軍隊。美國壟斷組織準備認真地把復活德帝國主義的軍事實力這件事擔當起來，以

① 參閱弗·克萊茵著“一九一七——一九三二年德國與蘇聯的外交關係”，一九五二年柏林德文版第六七頁。

② “一九一九年五月九日五人會議記錄”，FM-13，載“巴黎和會”第四卷第六九一頁。

③ 同上書第六九二頁。

便在協約國的武裝干涉遭到破產的情況下，使德帝國主義變為反蘇戰爭的主要突擊力量。

協約國的武裝干涉的破產是日益明顯了。強大的蘇維埃人民及其英勇的紅軍不斷地給予武裝干涉者和白衛匪徒以英勇的反击。妄圖奴役我們祖國的美國軍隊也遭到了痛擊。

美帝國主義者明白：他們不可能戰勝蘇俄，最好還是滾開。美國眾議員格林說道：“我認為，沒有再比企圖對一個從彼得格勒到海參威有七千英里、從北到南有兩千英里的國家建立憲兵監督這種蠢事更加危險的了。”^①美國參議員鮑拉在國會中宣稱：“至於談到武裝干涉，我認為我們最好儘可能迅速地離開俄國……如果我們有一天攻入俄國，以使用強力在那裡建立政府，那我們定會使我國的數百萬年青人葬身在那裡，使我國的國庫趨於破產，最後將像拿破崙一樣地滾開那裡。”^②

但是，這一類的談話決不是意味着美帝國主義情願同意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世界和平共處。這種談話只是表示，華爾街大亨們打算使自己的僱仆扭負起對蘇維埃人民作戰的全副重擔和迫使數百萬的德國人葬身在俄國的土壤上。

使強大的軍國主義的德國變成美國的附庸、變成美帝國主義在反對蘇俄鬥爭中的僱仆和美國在歐洲的憲兵——這就是華爾街大亨們對德國的方針。這一方針是根據美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計劃制定的。

確立美國世界霸權的計劃，決定了美國對德國問題的

① “國會記錄”第五七卷第一編第九五八頁。

② 同上書第五七卷第二編第一一六七頁。

政策，这一政策的目的是：复活德国軍国主义的势力，利用这种势力作为实现华尔街扩张计划、首先是反苏计划的工具。

当然，当时在美帝国主义者和德帝国主义者之間是存在着严重矛盾的。但在德国战败和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后的局势下，德帝国主义暂时不再是美国的危險竞争者了。可是德帝国主义却可以被利用来充当美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工具。

成为美国对德国問題政策的基础的正是这些考虑，而决不是什么对德国資本家的特别“友善”。

美国对帝国主义德国的方針，由美国参議員謝尔曼明确地加以說明了；謝尔曼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四日在国会中声称：应当把德国从世界一切地区排挤出去，但德国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地区除外[⊖]。

而德国壟断資本家对帮助协約国列强清算帝制德国的美国大亨們也并不抱有温情。但在当时对他們不利的情况下，德国壟断資本家情願——当然是暂时地——向比較幸运的大洋彼岸自己的同行讓步和暂时扮演华尔街附庸的角色。德帝国主义者指望在美国的帮助下，保持自己在国内的統治，恢复并超过威廉帝国的軍事潜力，然后摆脱美国的监护，利用这种軍事潜力来实现他們自己的侵略计划。

美德帝国主义者有一个时期曾是同路人。这一情况就使得美国与德国軍国主义势力勾結的政策有可能实现——虽然当时存在着使美国与德国分歧的帝国主义矛盾。

⊖ “国会紀录”第五七卷第四編第三三四〇頁。

第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期間美德 帝国主义者的联系

美国統治集团在我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开始执行的对德帝国主义的政策，是有着它的一段前期历史的；这段历史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在美国参战前的时期內。

大家知道，在这个时期，美德帝国主义者之間存在着尖銳的、日益增長的矛盾。这一矛盾發展的結果是美国終于在世界大战中公开对德国作战。

早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叶，德国資本家集团就开始討論“美国的危險”（德国資本家集团这样称呼来自美国方面的不断加强的竞争）的問題。德国經紀人認為，不断增長的美国出口对进口的优势、美国資本家的財政实力的增强、美国工业生产的扩大，对他們在世界市場上的障地是一种危險。这一切就預兆美德商業竞争將进一步加强。

德国資本家中有势力集团怀着惊恐的心情指出“德国的輸出遭到美国輸出的排挤”^①，呼吁放弃对美貿易中的最优惠待遇原則，要求对美国实行歧視的貿易政策，甚至干脆对美国开始关税战争^②。

① 克·奧柏曼著“魏瑪共和国时代美德帝国主义的关系（一九一八——一九二五）”，一九五二年柏林版第一六頁。

② 馬·柏萊格著“美国危机”，載“国民經济問題报”一九〇二年柏林版第一九一期第八——九頁。

在美国资本家的面前也存在着德国竞争的问题。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德国在美国的投资显著地增加了^①。此外，德国对美帝国主义者当时就已垂涎的拉丁美洲诸国的贸易额也不断增长。例如，德国对智利的输出一九〇〇年为三千九百九十万马克，一九〇六年为七千二百四十万马克，一九一三年为九千七百万马克；德国由智利的输入在同一时期内相应地为八千九百三十万马克，一亿四千五百万马克，一亿九千九百九十万马克^②。在拉丁美洲，当时有下述德国银行在从事营业活动，它们是：“德国海外银行”、“巴西与德国银行”、“中美银行”、“智利与德国银行”、“德意志安奇奥基亚银行股份公司”、“德国—南美银行”。战争前夕——一九一三年，这些银行在拉丁美洲各国共有五十三个分行^③。到二十世纪初，德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达十亿多马克^④。

在世界其他市场上，凡是美国垄断资本与德国垄断资本的扩张路线相冲突的地方：非洲、中国、近东和中东，美德两国之间也发生了激烈的竞争。

美德竞争在各种不同的生产部门和贸易部门内不断地扩大。列宁曾强调指出美德资本家在石油工业方面的激烈竞争^⑤。美国垄断组织与德国垄断组织之间的斗争，表现

① 馬·柏萊格著“美国危机”，载“国民經济問題报”一九〇二年柏林版第一九一期第一四頁。

② 克·斯特萊塞著“德国在国外的銀行”，一九二四年慕尼黑版第一五四頁。

③ 同上書第一九六頁。

④ 柏萊格著“美国危机”，载“国民經济問題报”一九〇二年柏林版第一九一期第二四頁。

⑤ 參閱“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二卷第二三六——二三七頁。

在德國資本家為了打擊美國化學工業而在美國市場上實行的德國化學品的傾銷上面。德國出口商在美國境內推銷的水楊酸的价格要比在德國市場上低百分之二十五；結果，生產水楊酸的美國企業有很大一部分关了門。德國的染料在美國也按傾銷价格出售，这就大大地阻礙了美國染料油漆工業的發展^①。另一方面，美國機器和机床之輸入德國市場，也給德國的機器製造公司帶來了嚴重的損害^②。在美德兩國資本家的競爭中，廣泛地採用了收購一方的專利特許證和拒絕將這種特許證的使用執照出賣給對方的手段。

但美德帝國主義者之間最主要的矛盾並不與地球上的某一個特定地點或某一個生產部門有什麼聯繫。這一矛盾在於：德帝國主義者和美帝國主義者都力圖奪得世界霸權。

建立德帝國主義的世界統治的計劃表現在所謂“泛德意志聯盟”上，這個組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曾大肆鼓吹日耳曼人的無限擴張。“德國的世界統治——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唯一目標。其餘一切同我們毫不相干”^③——泛德意志主義者這樣來說明自己的綱領。

泛德意志主義者並不掩蓋這樣一點，即為了實現這個綱領，德國必然將對其他國家作戰。“我們要求實行積極的對外政策，或者直截了當地說要求實行侵略的對外政策”^④——一個有名的泛德意志主義者在一九一二年這樣

① 什·利夫著“德國壟斷組織滲入美國”，一九四六年莫斯科俄文版第三——四頁。

② 柏萊格著“美國危機”，載“國民經濟問題報”一九〇二年柏林版第一九一期第一七頁。

③ 柏·羅赫爾巴黑著“沙文主義與世界戰爭”，載“全德國人報”一九一九年柏林版第一一頁。

④ 同上書第一六頁。

写道。泛德意志主义者的理論家艾倫斯特·哈賽教授写道：“德国的政策……不应当对使用武力来对付其他文明民族一点有所顧忌”。卡依姆將軍在一九一二年的泛德意志聯盟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高談闊論說：“通往强盛的道路不是用墨水瓶、印刷顏料和議会的決議案来鋪砌的，而是以鮮血、創伤和战斗的功勳作为标志的。”^① 这位卡依姆于一九一二年十月在“日报”上写道：“德国应当像在一八七〇年时一样地武裝起来以备进攻。”^②

德帝国主义想用武力夺取世界霸权的意圖，显然是与华尔街擴張計劃相違背的。威尔遜总统最亲信的顧問豪斯上校在一九一五年宣称：“不能讓德国建立其对全世界的軍事統治。”^③ 美国壟断組織極力想使德国不再成为它們在爭夺世界霸权斗争中的危險竞争者。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或是建立能使美国立即取得支配地位的所謂“美国式的和約”，或是使德国遭到軍事失敗。正如我們在下面将要看到的，由于建立“美国式的和約”的尝试遭到破产，华盛顿統治者决定采取第二种手段——使德国遭到軍事失敗。

德国軍閥主义分子所推行的拙劣的、挑衅的政策，被美国統治集团利用来作为借口，以便在必要时对德国宣战，同时又不致改变他們所选择的“和平創造者”的伪善姿态。大肆吹嘘的德国潜水艇击沉“路西塔尼亞号”和“薩塞克斯号”輪船事件；德国武官馮·巴本在美国境內組織的德国間諜破坏活动；轟动一时的齐麦尔曼电报（一九一七年一月）（該电

① 柏·罗赫尔巴黑著“沙文主义与世界战争”，載“全德国人报”，一九一一年柏林版第二三頁。

② 同上第二四頁。

③ 參閱“世界外交史”，中文版第三卷第三〇五頁。

报命令德国駐墨西哥公使建議墨西哥政府和日本政府与德国結成反美軍事同盟)；最后，德国宣布無限制的潛艇战(一九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与美国站在協約国一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發生的事实。

、所有这些事实都被資產阶级的历史伪造者們說成是美国对德作战的原因；其实，美国站在德国敌人陣营一边——且不說华尔街想在締結和約时站在胜利者营壘一边——的真正原因在于美德帝国主义的矛盾。甚至威尔遜本人有一次不知怎的也在国会中脫口說出：即使德国“对我国(指美国——作者)公民沒有干过任何一次战争行动或不公正行为”，美国也会对自己的德国竞争者作战的。⊖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德帝国主义者之間的关系还不仅限于美德爭夺市場的竞争和斗争。在这个时期內，两国壟断資本之間就已有密切的联系，在某些場合下并且进行了合作。这种合作奠定了美国对德国問題的政策的基础。

資產阶级的历史伪造者們認為最好不提战前美德关系的这个方面。可是，研究美德两国壟断資本家之間很久以前的关系，就会帮助我們更好地了解美国統治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及在今天所推行的对德国的政策。

列宁在他一九一六年写成的經典著作“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底最高阶段”一書中指出，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独占本国国内市場的資本主义联合，不可避免地要發展成为支配世界市場的国际卡特尔。“資本家底壟断同盟，即卡特尔、新迪加、托辣斯，首先就分割国内市場，將本国生产几乎

⊖ “国会紀录”第五八卷第五編第五〇一八頁。

完全奪入自己掌握之中。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國內市場是必然和國外市場相連的。資本主義早已造成了全世界的市場。所以隨着資本的輸出，隨着一切國外聯系和殖民地聯系之擴大，隨着最大壟斷同盟底‘勢力範圍’之擴張，便‘自然’要發生它們相互間的國際協定，形成國際卡特爾。”^①

列寧在指出資本家的國際壟斷同盟瓜分世界是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征之一時，主要是舉美德卡特爾協定的例子來闡明這一原理的。因此，早在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列寧就已着重指出了美德兩國壟斷組織之間的聯系的國際作用。

事實表明，這種聯系是非常密切而且是有着長久的歷史的。

最早的聯系之一是美德兩國資本家在海上航行方面的聯系。早在一八四七年，在不來梅就設立了“奧辛輪船航運公司”。這個公司的經費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美國。一八五六年，該公司改組成“北德意志航運公司”，美國資本在這個公司中的勢力非常雄厚。一八九二年，美國和德國的一些輪船公司，包括德國最大的公司“北德意志航運公司”和“哈巴格”（漢堡—美國通商航運股份公司）簽訂了關於分配客運利潤的協定。一八九四年和一八九六年，簽訂了關於貨運和艙位價格類似的協定^②。

美國資本在德國輪船公司中的勢力是很大的。二十世紀初葉，德國的報刊廣泛地討論了關於德國一些最大的輪船公司將有完全轉為摩根托辣斯——“國際海上貿易公司”

① 參閱“列寧文選”，莫斯科中文版兩卷集第一卷第九七五頁。

② 李夫曼著“國際卡特爾”，載“世界經濟文輯”第二期第二五卷第二七二頁。

的財產的危險性問題。這種危險性是如此的現實，以致連“哈巴格”和“北德意志航運公司”也不得不在自己的章程里載入下列保留條件：這兩個公司只應作為德國的企業而存在。這樣雖在形式上阻止了這兩個公司轉入摩根手中，但它們與美國資本之間的聯繫卻繼續增強。“哈巴格”和“北德意志航運公司”與摩根托辣斯簽訂了一項協定；根據這項協定，它們互相分配了港口，放棄彼此間的競爭，甚至还建立了一個總監督委員會[⊖]。

從海上航運方面的這個例子，就已可以看出美國資本在美德壟斷組織業已建立聯繫的情況下向德國滲入的擴張性質。德國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曾不止一次地指出美國資本這種明顯想在它所參加的德國企業中攫取支配地位的意向[⊖]。

美國統治集團竭力鼓勵美國資本家在歐洲的擴張意向。參議員霍爾在國會中說道：“我承認，我很高興看到皮爾朋特·摩根怎樣收買巨大的海洋航綫。我很愉快地聽到當他訪問歐洲時那些外國君主、公國和強國怎樣對他卑躬屈膝。我並不反對當他訪問倫敦時斯雷得尼得街的老婦人（英格蘭銀行的綽號——作者）的膝蓋顫抖和下屈。我們需要有一種巨大的力量……。”[⊗]

⊖ 杰·克萊斯特著“外國資本在德國的投資”，一九二一年柏林版第三六頁；克·雷格著“在一八〇〇年到一九二三——二四年期間德國工業和金融企業在資本及管理方面受外國控制之情況”，一九二四年哈爾伯斯塔德版第二〇三——二〇四頁。

⊖ 克萊斯特著“外國資本在德國的投資”第四五頁，雷格著“在一八〇〇年到一九二三——二四年期間德國工業和金融企業在資本及管理方面受外國控制之情況”第七三頁。

⊗ “國會記錄”第三十六卷第一編第五二〇頁。

早在十九世紀末叶，美国資本就开始滲入德国工業的各个不同部門。八十年代，美国壟断組織同德国的电气公司“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后来，在这个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电气总公司”^①）建立了联系。一八九六年，成立了生产計算机的美德股份公司；在馬根塔尔開設了一家根据美国特許証开工的印刷机工厂。一九〇〇年，成立了美国农业机器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的德国分公司。不久，另一个相似的公司“梅西—哈利斯公司”也开工生产了。从二十世紀初期起，在德国建立了兩家为制鞋工業生产机器的公司，这两家公司受美国壟断組織“联合制鞋机器公司”的控制。制造雪茄烟的“美国烟草”公司，在德国烟草工業中占有牢固的地位^②。

但是，無論是烟草工業或是計算机的生产都不是美德資本合作的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發前美德壟断組織联系的一个極其重要的特点是：这种联系特別密切，而美国資本在冶金業、机器制造業、石油工業、电力工業、化学工業和爆炸物生产等極其重要的軍事工業部門中的擴張特別積極。正是在这些工業部門中（这些部門的發展是与帝国主义德国的軍事潜力的增長密切相連的），美德兩國資本的錯綜結合达到了頂峰。

在德国的冶金業中，最重要的金屬的生产和它們的价格，是由一个实力雄厚的、与美英企業主結成同盟的德国資本家团体所操縱的。加入德国壟断組織的这个团体的有“五金銀行”、“五金公司”以及与它們有密切联系的德国最大的公司“貝尔、宋得—哈麦尔公司”、“阿隆·希尔什父子公

① 李夫曼著“国际卡特尔”第二八三頁。

② “西德企業中的外国股份”，一九五一年柏林版第一〇——頁。

司”。这个团体在美国的伙伴是“美国五金公司”。用这种方法建立起来的康采恩联合通过占有股票和占有其他财产、交换经理等方法彼此间发生联系。这个康采恩控制了美、德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许多五金公司，甚至还控制了墨西哥和澳大利亚的许多五金公司。美德壟断組織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这个大康采恩的权益，超出了冶金業的范围以外，而扩大到美、德、英三国的染料、电气装备和軍火的生产上去^①。

一九〇五年，成立了美德鋼管卡特尔，这个卡特尔在美德兩國壟断組織間分配銷售鋼管的世界市場^②。同一年，美国的一些公司加入了鉄軌卡特尔。根据这个卡特尔协定，美国在鉄軌的世界銷售額中所占部分为百分之二十五，德国部分为百分之二十，同时对銷售市場进行了分配：美国得到北美，德国得到丹麦，瑞典和挪威^③。

在鋁的生产方面，美国最大的鋁壟断組織梅隆集团与德国的鋁公司“諾依霍森公司”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两个公司彼此訂有卡特尔协定。这两个壟断組織的联盟是如此密切，以致当梅隆鋁托辣斯开始与法国资本家所领导的欧洲工厂新迪加进行斗争时，“諾依霍森公司”及与它有联系的德国工業家都坚决地支持梅隆来反对法国的新迪加^④。

在电气工業方面，美德兩國壟断組織有着密切的联系。电气工業，正如列宁所强調指出的，当时在美国和德国最为

① 阿·普拉麦著“現代工業中的国际联合”，倫敦一九三四年英文版第三四—三五頁。

② “加拿大与国际卡特尔”，一九四五年英文版第三二頁。

③ 李夫曼著“国际卡特尔”第二六六—二六七頁。

④ 同上書第二七〇頁。

發達，集中的程度最高。列寧指出：在二十世紀初期，“……形成了兩個電氣‘強國’”：美國的“通用電氣公司”和德國的“電氣總公司”。一九〇七年，這兩個龐大的壟斷組織簽訂了劃分世界市場的條約：美國的公司得到了北美，德國托辣斯得到了歐洲。條約規定互相交換經驗和發明^①。

洛克菲勒石油托辣斯“美孚油公司”在沒有本國的石油產地的德國起很大的作用。美國托辣斯早就開始滲入德國市場。早在一八九〇年二月二十八日，“美孚油公司”在德國不來梅建立的第一個“德美石油公司”就已列入貿易冊中。當時，該公司的資本為九百萬馬克（後來增至兩千萬馬克）^②。不久，洛克菲勒的公司一個接着一個地在德國建立起來了。一九〇七年，“美孚油公司”在德國已擁有六個最大的石油公司了。“美孚油公司”把德國所需要的煤油總量的百分之七十至七十五送到德國來^③。“美孚油公司”在德國橫行霸道到如此程度，以致在一九一一年，在“德意志銀行”的影響下，德國擬定了成立一個反對洛克菲勒托辣斯的煤油壟斷組織的方案。但是，美帝國主義者卻使這個方案沒有能實現。列寧指出：“鬥爭的結果是洛克菲勒‘美孚油公司’暫時獲得了勝利。”^④

美德兩國壟斷組織在化學工業中有着非常密切的聯繫。德國最大的化學公司“文台沙爾股份公司”（該公司設在漢堡，生產染料）的資本有很大一部分是屬於美國資本家

① “列寧文選”，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九七七—九七八頁。

② 克·雷格著“在一八〇〇年到一九二三—二四年期間德國工業和金融企業在資本及管理方面受外國控制之情況”第一四一頁。

③ “美國國會關於托辣斯的法案和爭論”，英文版第二卷第二〇九七頁。

④ “列寧文選”，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九八〇頁。

的。紹尔斯塔特市的各个鉀企業，是屬於美国托辣斯“国际农業公司”的^①。汉諾威市生产橡膠和馬來树膠的“大陆公司”与美国汽車輪胎康采恩“古德立橡膠公司”保持極其密切的联系^②。美国制葯公司“梅克公司”(在新澤西州的拉威城內)与“叶·梅克化学工厂”(位于德国达姆斯塔特市內)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化学工業中，美德兩國資本家訂有許多卡特尔协定。生产硼砂企業卡特尔，控制了世界硼砂产量的大部分^③。

美德兩國壟断組織在生产軍火和軍事物資的工業部門中的联系是極其重要的。

战时生产榴霰彈的辛格公司，几乎完全是屬於美帝国主义者的。

德国有名的軍用光学公司“卡尔·蔡斯公司”与用进口的德国玻璃制成軍用光学仪器的美国公司“鮑什与倫布公司”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們之間簽訂了許多关于消除竞争的协定。两个公司都加入了所謂“三国光学同盟”。“鮑什与倫布公司”保證只从蔡斯那里購进玻璃来制造軍用光学器具。蔡斯得到“鮑什与倫布公司”全部股票的五分之一，并担任該公司理事会的主席。

从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起，美德兩國制造炸葯的公司就存在着联系^④。早在一八九七年七月間，独占美国炸葯生产的美国最大的火葯托辣斯“杜邦·得·涅穆尔公司”就与德

① 克萊斯特著“外国資本在德国的投資”第六四頁。

② 奧柏曼著“魏瑪共和国时代美德帝国主义的关系”(一九一八——一九二五)”第六九頁。

③ 李夫曼著“国际卡特尔”第二六九頁。

④ 李夫曼著“国际卡特尔”第二八四頁。

国(以及与英法两国)制造炸药的最大的公司签订了协定。在它们之间划分了销售市场,设置了特别基金,以便与其他公司的竞争作斗争。杜邦托辣斯给予自己的德国伙伴以资助,在违反卡特尔协定“罚款”的幌子下给后者以巨额的款项^①。

美国资本对德国垄断组织的资助也还有其他的、更加直接的形式。例如,一九一一年,美国的一些银行通过纽约的一家银行“哈尔格登公司”和“柏林商务公司”给德国以八千万马克的借款^②。

美国资本在德国企业中,特别是在机器制造企业、机车制造企业 and 工具制造企业中拥有很大数目的股票^③。此外,美国垄断组织在德国境内还有自己的一些企业。

同时必须指出,除了正式是美国财产的公司外,还有一些公司名义上虽属于其他国家的公民,但实际上却为美国资本家所控制。例如,汉诺威的威斯汀豪斯公司算是英国伦敦“威斯汀豪斯·布莱克股份公司”的分公司。但实际上后者本身又是美国大公司“威斯汀豪斯”的分公司。曼亥谟的“艾塔布里斯曼·哈特青遜股份公司”算是巴黎一家公司的分公司,但后者却是美国人所创立的。上述两个企业的股票,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美国资本家的^④。在战时,德国境内的许多美国企业将自己的名称由美国的更换成德国

① “美国国会关于托辣斯的法案和争论”第三卷第二七三〇——二七三一頁。

② 奥柏曼著“魏玛共和国时代美德帝国主义的关系(一九一八——一九二五)”第二一頁。

③ 克·雷格著“在一八〇〇年到一九二三——二四年期间德国工业和金融企业在资本及管理方面受外国控制之情况”第六四一七〇頁。

④ 同上書第一三八頁。

的，并且此后就算是德国的公司了。例如，“紐約一魯多尔斯塔特瓷器公司”就是这样做的，它把自己的招牌換成了“魯多尔斯塔特瓷器工厂股份公司”^①。

尽管美国壟断資本为了掩盖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滲入德国經濟的真正規模而玩弄这一切詭計，但在美国参战以后，美国壟断資本在德国的經濟擴張的規模还是暴露出来了。当德国于一九一七年冻结美国在德财产时，發現这笔财产的价值几乎为兩亿美元^②。虽然这里并没有包括許多伪装起来的美国企業，也没有包括美国所給予的借款^③，但我們看到，被查出的美国在德国的投資数目仍然是很大的。

必須強調指出，德国在美国的投資也是很大的。德国銀行資本与美国的許多公司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是后者股票持有者。早在二十世紀初，德国最大的銀行“德意志銀行”就与下述美国鐵路公司有着联系，这些公司是：“丹佛格蘭德西方鐵路公司”、“中太平洋鐵路公司”、“休斯敦得克薩斯中央鐵路公司”、“南太平洋鐵路公司”、“巴尔的摩俄亥俄鐵路公司”、“奧勒岡鐵路航运公司”、“北太平洋鐵路公司”等^④。到一九一四年，“德意志銀行”在一一四家美国企業

① 克·雷格著“在一八〇〇年到一九二二——二四年期間德国工業和金融企業在資本及管理方面受外国控制之情况”第一四九頁。

② 伍·尔·因蓋尔斯著“美国人民的财富和收入”，一九二三年英文版第六七頁。

③ 二十世紀初美国給法蘭克福和科隆兩城的借款，可以举来作为例子（柏萊格著“美国危机”，載“國民經濟問題报”），一九〇二年柏林版第一九一期第一三頁。

④ 瓦格茲著“世界政治中的德国与美国”，一九三五年来比錫版第一卷第四二七——四二八頁。

的管理委员会中拥有自己的代表^①，并在纽约设立正式的代办处^②。

德国其他的大银行在与美国的联系方面也并不落后于“德意志银行”。例如，“达姆斯塔特银行”曾将大量资本投入“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圣安东尼奥阿堪萨斯铁路公司”、“堪萨斯城南方铁路公司”、“芝加哥终点转运公司”、“诺福克西方铁路公司”等美国铁路公司的股份中^③。“柏林商务公司”从一九〇三年起便与美国“哈尔格登公司”建立了联系；“德累斯登银行”从一九〇五年起与摩根家族建立起联系^④。在大战爆发前，柏林的布莱赫雷得银行、法蘭克福的“什拜尔—艾里森”银行、德国最大的银行之一“贴现公司”都与美国有着联系^⑤。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垄断资本家继续与德国保持经济联系。由于英国的海上封锁而对这种联系造成的障碍，引起了华盛顿的激烈抗议，而且有一个时候曾使得英美两国的关系尖锐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报刊开始谈起两国战争的可能性。甚至在美国参加对德战争以后，威尔逊的政府实际上仍然鼓励保持美德秘密的经济联系。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战时主要为美国所控制的南美洲，德国的财产（商船除外）没有被扣押，而上面提到的“德国海外银行”仍然顺利地继续进行自己的营业活动，以致在一九一四至

① 奥柏曼著“魏玛共和国时代美德帝国主义的关系（一九一八——一九二五）”第八五页。

② 莱布尼兹著“美国资本国际流动情况”一九二六年柏林—莱比 锡版 第六九页。

③ 瓦格兹著“世界政治中的德国与美国”第四二八页。

④ 斯特莱恩著“德国在国外的银行”第一六七页。

⑤ 莱布尼兹著“美国资本国际流动情况”第六九页。

一九一八年期間还支付了百分之六的股息^①。美国統治者对与德国的暗中經濟联系的庇护态度也清楚地表现在下面一点上：正是根据美国外交官的坚持，協約国最高經濟委员会才通过了決議，决定从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日起取消登記曾与德国进行秘密貿易的盟国公司的一切“黑名單”^②。

德帝国主义者也馬上进行报答。他們帮助德国境內的許多伪装起来的美国企業避免被冻结，往往不管这种伪装是多么明显。德国境內正式屬於美国資本家的、生产散热器、抽水机和选矿机的公司，由德国代管，但美国厂主仍保有对这些公司的权利^③。

由此可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間美德兩國壟断資本家之間的关系的特征并不只是竞争一个方面。与美德兩國壟断組織激烈竞争的同时，它們之間还存在着广泛的联系，而在某些情况下则存在着合作的关系。

这种合作不仅在替美国資本家和德国資本家帶來利潤的联合經營方面找到基础，而且在帝国主义者在世界市場上竞争的範圍內找到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發前，最重要的帝国主义矛盾是英德矛盾。德国資本家指望利用与美国的合作来对付英国的竞争。德国的历史学家和政論家列文特洛夫写道：在这些

① 斯特萊塞著“德国在国外的銀行”第一三九、一四二頁。

这样規模的股息証明有着很大的利潤，因为——根据德国銀行家符尔斯基格的確当說法——“股息是再不能对股東隱瞞的一部分利潤”（見“法国的亿万富翁”一書，一九五三年莫斯科俄文版第五五頁）。

② 一九一九年四月七日至九日最高經濟委员会紀录，載“巴黎和会”第一〇卷第一〇八——一〇九頁。

③ 雷格著“在一八〇〇年到一九二三——二四年期間德国工業和金融企業在資本及管理方面受外国控制之情况”第六四——六八頁。

年代里，“有很大一部分的德国社会公众希望美国将来能成为德国在对英战争中的助手和盟国”^①。

德帝国主义者对于德美艦队的联合行动特别寄予很大的希望。無怪乎德皇威廉二世曾主張加强德美两国航运公司的联系^②。

总的說来，威廉二世是很願意同美国富翁們打交道的。德皇政府为了把美国富豪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一九〇〇年七月簽訂了显然对美国壟断組織有利的美德貿易協定。按照这个協定，美国降低了从德国輸入的不多几种貨物(酵母、几种酒、圖画和雕刻品)的关税，而德国则降低了从美国輸入的几百种不同种类貨物的关税；此外，对美国向德国輸入的干水果的要求也降低了^③。

美帝国主义者乐意于利用帝制德国这些討好逢迎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美国統治者并没有忽略下面一点，即除了德国外，在爭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他們还有一个很危险的竞争者——英帝国主义。因此，在一定的場合下，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威廉德国可以成为他們的同路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在大战期間，美德帝国主义者虽仍把对方看做自己的竞争者，但同时却巩固了他們的政治联系和事务性联系。成为这些联系的基础的是上面所指出的美德两国一些壟断組織的經濟合作和利益的結合，以及它們与英国資本的竞争。結果，正如事实所表明，在这几年中，直到美国站在協約国一边参加世界大战时为止，美德帝国主义者之間一直存在着某种“友好”关系，这种关系

① 奥伯曼著“魏瑪共和国时代美德帝国主义的关系(一九一八——一九二五)”第一五頁。

② 同上書第一八——一九頁。

③ 同上書第一七——一八頁。

甚至使得他們採取共同的外交手腕。

當然，這裡所談的“友好”是帝國主義政客們所了解的那種意義上的“友好”，這些帝國主義政客們隨時都在準備扼住自己最親近的同盟者的喉嚨，只要他們能從這裡得到那怕是一點點的好處。美德帝國主義者之所以要保持“友好”關係，是因為雙方都指望在戰爭情況下利用這種關係為自己服務，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美國的历史偽造者們小心翼翼地掩蓋“民主主義者”威爾遜與德皇威廉的政治聯繫。美國資產階級历史書籍不惜津津有味地談論美國參戰以前美德外交摩擦的詳情細節，但對這個時期華盛頓統治者與德國的外交接觸却避口不談。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和大戰期間任德國駐華盛頓大使的柏恩斯托夫伯爵的回憶錄中，可以找到關於這方面的頗為值得注意的材料。

柏恩斯托夫並沒有隱瞞下述情況，即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德兩國統治集團之間就已建立起密切的相互關係。他指出：“……美德兩國政府之間的正式關係，從來還沒有像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三年期間那樣的親熱……。”^①

德帝國主義者一方面準備在歐洲發動戰爭，同時想用一切辦法來加強與美國統治集團的這些關係；他們認為，在戰爭期間，美國統治集團能夠為他們出很大的力氣。柏恩斯托夫指出：“戰前德國對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力求與華盛頓政府建立起更好的相互諒解。”柏恩斯托夫承認：“德國的外交代表得到了關於用全力執行這一政策的訓令”^②。

① 柏恩斯托夫著“我在美國的三年”，一九二〇年紐約英文版第一七頁。

② 同上書第二三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發以后，德国統治集团上層要与大洋彼岸的帝国主义者达成更好的協議的努力变得特別狂热了。德帝国主义者竭力設法求得美国的支持。一九一五年六月十二日柏恩斯托夫由华盛顿向柏林写道：“我們应当尽我們的一切力量与威尔遜先生达成協議。”^①

德国統治者要与美国勾結的願望，受到美国統治集团的欢迎；美国統治集团也指望利用德帝国主义者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从柏恩斯托夫的話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甚至来到美国首都的許多美国人都發現华盛顿政界人士对德帝国主义者的同情^②。前美国总统提奥多尔·罗斯福一九一四年十月在表达这种同情时說道：“……使德国遭到足以使它在政治上变得軟弱無力的損失，对人类說来將是一場大慘禍。”^③

美国政府竭力維持与德国大使的接触。威尔遜的最亲信的顧問豪斯上校在一九一五年底对柏恩斯托夫說道：“在和約締結以前，你連想都不应当想到要回国。你現在是仍然把我們与德国联系起来的唯一的一根綫。”^④

柏恩斯托夫得到極其广泛的机会来保持与德国政府的联系（由于協約国的封鎖，他与本国政府的聯絡被截断了）。美国国务卿热心到这种地步，竟通过自己的門徑把柏恩斯托夫的密电轉送到柏林^⑤。赫斯特系的十家报纸当时在美

① 柏恩斯托夫著“我在美国的三年”第一六二頁。

② 同上書第一六〇頁。

③ 盧科著“在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上的德国代表团”，一九四一年紐約出版第三一九頁。

④ 柏恩斯托夫著“我在美国的三年”第二〇五頁。

⑤ 柏恩斯托夫著“回忆与書簡”，一九三六年苏黎世出版第一〇四頁。

国进行亲德宣傳^①。这种宣傳是在柏恩斯托夫本人的直接参加下进行的。柏恩斯托夫毫不掩飾地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时常去拜訪赫斯特所住的旅館，因为他是在整个战争期間唯一保持中立立場的报業巨头。”^②用不着說明，柏恩斯托夫所說的“中立立場”乃是指赫斯特系報紙所进行的有利于帝制德国的積極宣傳。

柏恩斯托夫与各种派別的美国反动政客們都有着極好的关系。国会反对派的領袖、共和党孤立主义派首腦、參議員洛奇与这位德皇大使的关系搞得最好。早在一九一一年柏恩斯托夫就写道：“我个人不能抱怨洛奇。……我同他的全家都很亲密。”^③

但是，柏恩斯托夫与豪斯上校的关系搞得特別好；豪斯上校是威尔遜的最亲信的助手，而且实际上是美国統治集团中次于总统的第二位人物。柏恩斯托夫在其由华盛顿發出的报告中以及在回忆录中，都不止一次地提到他与豪斯的关系。柏恩斯托夫写道：“……我几乎只是同豪斯进行談判，我与豪斯有着友好的关系，他經常給我很詳細的情报”。

自然，这里所指的并不是豪斯与柏恩斯托夫之間某种个人的友好关系，而是指德国大使与美国总统通过总统委托人而發生的經常接触。柏恩斯托夫在回忆录中承認：“根据現在我所能确定的：豪斯經常向我确切地叙述总统的观点，而不是叙述他个人的观点。”^④

柏恩斯托夫在一九一六年十月用密电向柏林报告說：

① 柏恩斯托夫著“我在美国的三年”第三三六頁。

② 同上書第二六〇——二六一頁。

③ 柏恩斯托夫著“回忆与書簡”第八〇頁。

④ 同上書第九七頁。

“如所周知，我与豪斯上校保持經常的联系……。”^①从下述例子中可以看出这种联系發展成怎样一种密切的合作。德国政府对美国駐柏林大使哲拉得頗为不滿，因为在德皇的外交官們看来，哲拉得的行为不够友好。柏恩斯托夫接到命令，要他設法使美国召回哲拉得或至少調回本国。柏恩斯托夫写道：“正如我在应严守秘密的事务中一向所做的那样，我向豪斯上校提出了这个問題。”豪斯宣称，目前的局势根本不允許把哲拉得召回。“但他要做到把大使立刻召来华盛顿，以便讓他接受新的訓令。”果然，哲拉得很快地就奉召回国，而且在美国大概受到了自己上司的斥責；在这之后，他赶紧宣布自己是美德友好的热心支持者。^②

当然，德国大使与美国統治者保持这种故意引人注目的友好关系，是有着十分明确的实际目的的。由于各种原因，美德帝国主义者主張立即締結帝国主义和約，这一点就成为他們的共同綱領。

这种情况是由下述考虑所决定的。随着战争的进行，德国統治者愈来愈怀疑能否实现自己的擴張計劃。和他們作战的是一个强大的协約国家联盟，这个联盟拥有大量的人力资源和物質资源，英勇的俄国军队站在这个联盟一边作战。德帝国主义者考虑利用对自己仍然有利的前綫状况，以便达成为自己可以接受的和約的協議。列宁当时談到帝制德国时，強調指出它“……准备立刻締結帝国主义和約……。”^③

德国軍国主义者怎样才能保証得到为自己可以接受的

① 柏恩斯托夫著“我在美国的三年”第二九六頁。

② 同上書第二九〇、三〇八——三一〇頁。

③ “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三卷第二二一頁。

媾和条件呢？他們当时已处于不可能强迫协約国接受自己的要求的境地，而联盟国帝国主义者却有可能强迫自己的德国竞争者接受为后者所决不願同意的和約。

柏林統治者認定：他們所滿意的媾和条件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有保障，即媾和談判要在与德国壟断組織有着千絲万縷的联系的美帝国主义者的調停下进行。柏恩斯托夫后来直截了当地写道：他当时力圖“借助于調停来达到确立美国式的和約”^①。前德国外交大臣雅可夫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写道：“据我看来，我們本来能够在威尔遜的帮助下取得对我们完全有利的和約……”^②。

德皇头子們所指靠的“美国式的和約”，其条件是由美帝国主义根据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权的目的而加以指定的。德国軍国主义者了解到，华尔街大亨們既然追求这种目的，就一定会認為有必要得到德国的支持来对付协約国联盟。这就是說，德国軍国主义势力可以指望从“美国式的和約”中得到一定的好处。

当然，締結“美国式的和約”的思想特別使美帝国主义者本身感到滿意。充当国际仲裁者和强迫精疲力竭的交战双方接受对华尔街有利的媾和条件的远景，弄得美帝国主义者神魂顛倒。美帝国主义者早就夢想这样的和約了。

無需說明：美德統治者的利益在这个問題上暫時的一致，决不是意味着他們之間的矛盾有絲毫的消除。美帝国主义者在制定“美国式的和約”計劃时，决定要德国充当美国的僕从国的角色。德国壟断資本家也并未忘記要使大西洋

① 柏恩斯托夫著“回忆与書簡”第一〇三頁（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② 同上書第一一九頁。

彼岸的競爭者在世界市場上遭到失敗。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兩國的統治集團情願採取共同的手腕。

早在戰爭的头一年中，当豪斯上校帶着“和平”使命被派往歐洲時，美帝國主義者就首次試圖強迫交戰國家接受自己的仲裁，以便簽訂“美國式的和約”。豪斯使團結果是失敗了，因為歐洲各國的帝國主義者不願屈從美國的指使。但是，這次的失敗並沒有使美國政府打消在“調停”的幌子下強迫歐洲國家接受自己的媾和條件的主意。

柏恩斯托夫在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用密電報告柏林說：“威爾遜的和平計劃愈來愈明顯了……總統正在研究召開海牙會議的計劃。……如果這個計劃能夠實現，豪斯上校深信他定將參加會議，即使他不是美國的正式代表。不管怎樣，他的影響一定會很大的，因為沒有任何其他一個人能像他那樣地反映威爾遜先生的觀點。”同時，正如柏恩斯托夫所指出的，威爾遜和豪斯唯恐協約國政府認定：“總統打開了和談之門，乃是為了德國的利益。”^①

德帝國主義者熱烈歡迎威爾遜建議召開一個在美國操縱下的和會的計劃。帝國宰相貝特曼·霍爾維格在一九一六年八月十八日致電柏恩斯托夫道：“我們以滿意的心情準備接受旨在打開交戰國之間和談之門的總統的調停。我請你以最堅決的方式鼓勵總統在這方面的努力。”^②

一九一六年夏天和秋天，在美國，美國政府與德皇大使柏恩斯托夫舉行了極其秘密的談判。照例，柏恩斯托夫與豪斯進行了直接的接觸。柏恩斯托夫報告道：“從下述事實中，可以看出我們的關係保持得多麼秘密：按照特別約定，

① 柏恩斯托夫著“我在美國的三年”第二七四——二七五頁。

② 同上書第二八二頁。

我在写信和打电报給豪斯上校时用的是假名‘馬尔丁’。”^①德国統治者也竭力保守談判的秘密。接近柏林統治集团而且平常消息灵通的厄尔士柏格尔直到半年以后，即当美国已經参加对德战争时才知道这次談判的事实本身^②。

一九一六年九月一日，柏恩斯托夫秘密地拜訪了豪斯于他的新倫敦別墅中。豪斯代表威尔遜轉告德国大使說：总统决定暂时推迟一下自己关于召开和会的建議，因为由于羅馬尼亞的参战，情势变得对德国較为不利，而協約国家的政府將要固执己見。威尔遜答应在他重新当选美国总统以后，即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間，立即提出“和平”建議。柏恩斯托夫写道，豪斯一再劝告說，“柏林方面要少發表关于尽速締結和約的公开声明，因为这样一来，我們（指德国統治者——作者）就暴露了我們的弱點，并使美国所担負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了。”^③

柏恩斯托夫和豪斯一方面等待威尔遜正式出面，同时繼續进行秘密談判。他們一起研究了美国要向計劃中的“和”会提出的和約基本条款。这些条款是以华尔街的利益为指針的。但是，美国外交人員同意在这些条款中列入某些足以引誘德帝国主义者的东西，德帝国主义者当时力圖完全保全住自己的陣地，暗中打算在將來重新挑起重分世界的战争。柏恩斯托夫写道：“来自柏林的訓令迫使我要时常与豪斯上校談話。”“在与豪斯上校的談話中，我們从来也沒有談到要讓出任何部分的德国領土。我們的談話經常限

① 柏恩斯托夫著“我在美国的三年”第二七〇頁。

② 厄尔士柏格尔著“世界大战見聞录”，一九二〇年斯圖加特—柏林版第二一八頁。

③ 柏恩斯托夫著“我在美国的三年”第二八四——二八五頁。

于在談判基础上和在維持‘現狀’基础上的和平。在这样的和平状态下，德国的国际障地不会受到絲毫的損害。”^①

可是，德帝国主义者在世界大战各个戰場上的处境变得愈来愈沒有希望了。因此，柏林統治者开始催促自己的美国同行，要求后者在德国的敌人还没有看出这种沒有指望的情况以前就提出“和平”建議。一九一六年十月，德皇威廉二世向威尔遜發出备忘录一件，請求他赶快出面調停，并威胁道：否則，德国將不得不开始無限制的潛艇战。柏恩斯托夫写道：“……我把备忘录交給了豪斯上校，我在兩年中間已經了解他是善于保守秘密的。通过这样的途徑，备忘录就落到也是極善于保守秘密的总统的手里，而不讓任何人知道这个备忘录的底蘊。”^② 威尔遜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再次当选总统以后，立刻通过豪斯告訴柏恩斯托夫說：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以前，他一定提出关于美国調停的建議^③。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威尔遜果然向交战国家呼吁，要求它們举行媾和談判。但是威尔遜外交的这套把戏一开始就注定要破产，因为德帝国主义者不相信美国政客們的諾言，在威尔遜的声明發表前几天（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竟提出了自己的“和平”建議。結果，兩個声明之間存在着联系的情况就十分明显了。協約国家通过有礼貌的方式拒絕了美国的調停，因为这种調停已非常明显地不符合他們的利益。这样一来，美国統治集团要充当世界仲裁者和从而建立对华尔街有利的战后制度的企圖就破产了。

① 柏恩斯托夫著“我在美国的三年”第二九一——二九二頁。

② 同上書第二九四——二九五頁。

③ 同上書第三〇五頁。

不过，在这次失败之后，美国政客們在一个时期内还并没有失去希望，認為他們仍能召开成會議，以便根据他們指定的条件来簽訂和約。因为協約国家拒絕召开威尔遜所建議的正式會議，美国統治者就打算組織美国、德国和協約国之間的秘密談判。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柏恩斯托夫报告柏林說：“豪斯將威尔遜的意見轉告給我，即如事先不进行秘密談判，會議定將毫無結果……豪斯上校在談到这些話的同时，邀請德国参加極其秘密的談判，这个談判只有他和威尔遜先生才会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保守秘密就会有保障……。”^①

但是，美国政府的这个企圖也毫無所获。由于一旦战争繼續下去協約国家將成为胜利者这一点变得愈来愈明显了，美帝国主义者就中断了与德国的談判，抛掉关于自己“爱好和平”的空談，而站在未来胜利者的一边参战了。华尔街大亨們适应当时的环境，指望用这种办法既可以清算德国的竞争，又有可能强迫交战国接受自己的意志，——但这次已經是以强大的战胜国的面目出現，而不是以中立的仲裁者的面目出現了。

由于这里談到美德帝国主义者在一九一六年曾企圖召开交战双方的“和平”會議問題，所以必須強調指出，威尔遜的这一切外交詭計，与求得結束战争和确立和平的真正願望毫無共同之点。靠战争大發橫財的美国壟斷資本家們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肯停止使他們有利可圖的世界大屠杀，即华尔街从这里面所得到的东西要比从战争所得到的还要多些。他們所准备簽訂的并不是任何一种和約，而只是意味

^① 柏恩斯托夫著“我在美国的三年”第三二三頁。

着确立美国壟断資本家的世界霸权的“美国式的和約”。而在其他方面，美国壟断資本家对暴虐的战争是十分滿意的。

美国大資本家之一拉蒙特道破了美国壟断資本大王們对世界大屠杀的真正态度。他在上面曾經提到的一九一五年四月的一次演說中說道，战争应当尽可能地延長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將成为世界財政的中心。

列宁一針見血地揭穿了威尔遜的和平呼吁的伪善实质。他在当时写道：“……威尔遜的演說显然是一种謊言和伪善行为，因为威尔遜是靠战争大發橫財的資產階級的代表，是……瘋狂扩充美国軍备的政府的首腦。”^①

* * *

由此可見，为資產階級的历史伪造者們所竭力掩盖起来的历史事实証明，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很久，美德帝国主义者不論在經濟方面或是在政治方面都已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和合作。

这种联系相当地重要，当德帝国主义遭到失敗并暂时不再是美国夺取世界霸权的竞争者的时候，足以为美国所奉行的与德帝国主义勾結的政策創造基础。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三卷第一八〇頁。

第三章

一九一八年美德秘密談判

当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刚一胜利后，美国統治集团就着手实行同德帝国主义进行反苏勾結的政策。华尔街大亨們急忙要使德帝国主义者变为自己在反对苏俄斗争中的佣仆。

被俄国的無产階級革命吓得失魂落魄并在世界大战的各个战场上处于复沒前夕的德帝国主义者，也急忙地玩弄一套旨在达成勾結的手腕。

共产党和苏維埃政府預見到協約国帝国主义者与德帝国主义者实行这种勾結的可能性。

列宁在一九一八年發表的一些演說中，撇开两个集团大吹大擂的战争宣傳而一再着重指出：这两个集团很可能迅速地結成同盟，以便共同反对苏俄和整个的民主陣营。列宁警告說：“……協約国帝国主义者同德帝国主义很可能联合起来……向俄国举行联合进军。”[⊖]

德帝国主义者公开談論必須同美英資本联合起来。一九一八年三月，著名的德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布倫坦諾教授在維也納的一家報紙“新自由报”上面發表了一篇轟動一时的名叫“对战后原料問題的建議”的文章。布倫坦諾建議

⊖ “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八卷第一一三頁。

德国資本与英美資本在生产为对方工業所必需的原料的一切企業内实行联合，他認為这是德国一方同美英一方之間持久和平最有效的保障。

一九一八年五月初，英国“民族”杂志刊登了一篇經過中立国而获得的德国中央党首領厄尔士柏格爾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也号召通过英美資本广泛参加德国經濟和德国資本广泛参加英美經濟的方法来建立“和平的保障”。德国工業大王萊赫貝格于一九一八年七月在法蘭克福的“股東”报上以及在“十字报”和“柏林交易日报”上，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議[Ⓒ]。

这些計劃得到了英美帝国主义者的公开支持。英国經濟学家亨利·布萊斯福得于一九一八年三月底在維也納的“和平”周报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公开支持厄尔士柏格爾关于德、美、英三国互相扩大投資的建議。至于美国經紀人，那么他們不說多話就于一九一八年四月着手建立銀行家的組織“美国国外債券持有人公会”，这个組織所抱的目的是要扩大美国在欧洲的投資，特别是在德国的投資[Ⓓ]。

德国壟斷組織特別想同美帝国主义勾結起来。他們是从这样一种估計出發的：由于战争，美国定会成为欧洲和全世界的实际主人。这样一种观点甚至貫串在德国几家最大的反动报纸在战争最后几个月中所發表的文章里。德国半官方报纸“北德环球报”在一九一八年九月指出：“由于这次战争，与在經濟上、政治上和軍事上軟弱無力的欧洲相对抗

Ⓒ 奧柏曼著“魏瑪共和国时代美德帝国主义的关系（一九一八——一九二五）”第二九——三〇頁。

Ⓓ 同上書第三〇頁。

的，將是吸取了欧洲的珍品并准备扮演欧洲和世界独裁者角色的美国……。”^①

资产阶级有名记者卡尔·赛弗列尔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初在“沃斯报”上写道：“美国在它的国内和国外发展中已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它力图获得、而且必然要力图获得对欧洲——对整个欧洲的一定支配权……美国显然正在准备建立一个世界帝国……门罗主义——这是建立世界强国的主义……现在，年青的美国插足老大的欧洲……以便奴役欧洲。”赛弗列尔预言道，“在某种意义说来”，欧洲“将要成为美国的殖民地”，看来似乎“全世界都要在政治上从属于美国”^②。

至于美帝国主义者，那么他们利用德帝国主义来达到自己扩张目的、特别是达到反苏目的的计划，在前面第一章中就已经叙述过了。

在这种情况下，在十月革命后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美国与德国就举行了几次秘密谈判。这几次谈判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帝国主义者是如此热心保守秘密，以致直到今天在历史书籍中还根本没有谈到过这几次谈判。

根据文件证明，美德第一次秘密谈判是在一九一八年初开始的。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底，以亲德宣传活动出名的前荷兰司法大臣万·貝叶肯·頓克在瑞士与美国政府情报人员乔治·海隆“教授”建立了联系^③。万·貝叶肯·頓克布置了海隆与德国自由党头子之一豪斯曼及奥地利金融家梅因尔的会晤。这次会晤是在日内瓦、在海隆的住宅内举行的。中欧国家（指同盟国——译者）代表声明说，德国准备提出媾和建議，但想事先了解一下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将采取什么

态度。在談話結束时，他們通知說，他們打算把帝国宰相赫尔特林的一封信經海隆之手轉交給威尔遜总统；这封信詢問，“如果德国采取主动，并提出……媾和条件，华盛顿可能采取什么立場。”^④

几天之后，德帝国主义者的这些条件为美国政府所获悉了。德国駐哥本哈根公使通过自己的代理人通知美国駐丹麦代办格蘭特·斯密斯說，德国准备將洛林归还給法国（以換取从德国手中夺走的殖民地），同意在亞尔薩斯举行全民投票，但要求“在俄国、在經濟問題上有行动的自由”^⑤。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那时，即在与美国的談判刚开始时，德帝国主义者已強調指出，他們打算積極参加反苏斗争。

美国也迫不及待地提出了媾和条件。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美国总统致国会的咨文——臭名远揚的威尔遜“十四点”就是美国的媾和条件。

威尔遜的綱領遭到了德国官方宣傳机构的迎头痛击。德国报纸齐声咒罵这个綱領，并宣称它是不能接受的^⑥。

① 見雅·齐托維奇著“論美国在挽救帝国主义 德国 免于 一九一八年的徹底潰敗方面所起的作用”，載苏联“历史問題”杂志一九五〇年十二期第一一三頁。

② 一九一八年十月八日“沃斯报”。

③ 后来，在一九一九年巴黎會議期間，海隆也是美国代表团的成員。然后他又被派充当美国出席沒有召开成的王子島會議的代表（見一九一九年二月十日美国代表团的記錄，“巴黎和会”第十一卷第二六——二七頁）。

④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美国駐法国大使沙尔普致藍辛电，載“美国外交文件”一九一八年附录——“世界大战”第一卷第二一——二三頁（以下簡称“美国外交文件”，同时标明卷数和頁数——作者）。

⑤ 一九一八年一月四日格蘭特·斯密斯致藍辛电，載“美国外交文件”第一卷第三——四頁。

⑥ “美国外交文件”第一卷第二四——二六頁。

帝国宰相赫尔特林在帝国議會中大声宣称：“只有胜利者对战败者談話时才用这种語言……讓協約国提出其他的建議来，那时我們將會認真地加以研究。”^①

但在实际上，德国統治集团这种假裝的憤慨是为了賺取美帝国主义者讓步。面临复灭境地的德帝国的头子們，同意根据“十四点”进行談判。反映在“十四点”中的美国擴張綱領，当时对德帝国主义者說来，要比協約国陣营其他任何一国所提出的綱領都更容易接受：德国反正不得不把夺取世界霸权的狂妄計劃推迟，而德帝国主义的进一步削弱是不符合威尔遜的打算的。正如紐約的一家大報紙所指出，对德国統治者說来，“十四点”是“減輕他們所受的懲罰的一个諾言，是減輕这一懲罰的严厉程度的一個措施”^②。

德帝国主义者之所以同意“十四点”，只不过是想得到一些寬容。根据美国駐荷蘭公使哈列特的报告，在上述赫尔特林的議會演說發表兩天後，“一位被人認為与德国政府集团有密切联系的德国非官方人士”通知他說，帝国宰相的声明的目的，是为了“表示准备繼續交換意見……特別是交

① “美国外交文件”第一卷第四二頁。

②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四日“紐約星期論壇”。

德帝国主义者对“十四点”的真正态度，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得到說明。德国外交大臣勃洛克道夫·倫卓曾強調指出，在和会上，“德国代表將拒絕与美国總統的綱領有重大区别的 任何要求”（勃洛克道夫·倫卓著“文件”，一九二〇年沙尔罗頌堡德文版第九五頁）。早在一九一九年二月初，德国有名的资产阶级新聞記者蒂奧多尔·沃尔夫，在他所編輯的有势力的资产阶级报纸“柏林日报”上就已号召“不要承認和約，因为在这个和約里……威尔遜的原則一点也沒有保留下来”（一九一九年二月三日“柏林日报”）。出席凡尔賽會議的德国代表团新聞隨員什夫指出，当时德国外交人員“經常援引十四点……而他們对伍德罗·威尔遜的信仰已近似迷信”（什夫著“如此凡尔賽”第八頁）。

換与威尔遜總統咨文有关的意見’^①。德国自由党首領之一庫尔特·哈恩也曾通知哈列特說：德帝国主义者原則上同意“十四点”^②。

由于美德秘密談判的基础已經找到，德国統治者就建議开始这一談判。上面提到的与美国情报机关有联系的庫尔特·哈恩轉达了这个建議^③。哈恩在把德国統治集团同意威尔遜綱領一事通知哈列特后強調指出：“以后再發表关于媾和条件的公开声明，將是沒有一点好处的——如果在这以前交战国的代表不举行非正式談判的話……在德国人准备中的大規模攻势开始以前，是可能举行这样的談判的。”^④兩周后，哈恩又建議哈列特开始談判。这位德帝国主义的使者声称：“如果美国真想探明媾和的可能性，那就应当委派一个得到双方政府信任的美国人同符合同样要求的德国人进行非正式的秘密談判……德国已多次表示准备委派这样的人，所以現在輪到另一方了。”^⑤

美帝国主义者毫不怀疑，哈恩是根据德国政府的委托，

① 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哈列特致藍辛电，載“美国外交文件”第一卷第四五頁。

② “美国外交文件”第一卷第二六一—二七頁。

③ 根据美国駐丹麦代办格蘭特·斯密斯在其致华盛顿的一个电报中所指出，哈恩同当时任美国駐丹麦公使館二等秘書、美国情报人員奧斯包倫很熟悉，并保持联系（关于奧斯包倫，見下面第五章）；哈恩与另一个美国情报机关工作人員“布立特也很熟悉”；美国国务院“通过駐海牙的公使館（指美国公使館——作者），从哈恩那里得到各种报告”（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格蘭特·斯密斯致藍辛电，載“美国外交文件”第一卷第四一六頁）。

④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三日哈列特致藍辛电，載“美国外交文件”第一卷第二八頁。

⑤ 一九一八年一月三十日哈列特致藍辛电，載“美国外交文件”第一卷第六〇頁。

而不是根据自由党伪反对派的委托进行活动的。美国副国务卿波克直截了当地写道：“显然，哈恩现在不是作为一群德国自由党人的代表，而是作为德国政府的非正式代表在讲话。”^①

德国政府的另一个代理人这时与美国驻瑞典公使馆建立了联系。这个人就是帝国议会的議員、社会民主党人劳貝。“我相信，德国政府是知道他来访问我的”——美国驻斯德哥尔摩公使摩利斯这样告诉藍辛。劳貝对摩利斯声明說，德国同意威尔遜的綱領（除去关于归还亞尔薩斯和洛林一点外），但要求保持战前它所拥有的一切屬地^②。不久，德国宰相赫尔特林通过一位德国將軍的妻子，向美国驻柏林的代理人、当时在德国海軍部供职的門辛（他是美国驻苏黎世副領事馬克·奈里的繼子）証实了这一点^③。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劳貝再次与摩利斯进行談話，但这次已不隱瞞他是受一些“地位很高的德国官方人物”的委托而进行活动的，而且同哈恩一样地建議举行美德秘密談判，以便“使德国与威尔遜总统达成協議”^④。

这里所指的是什么样的“協議”呢？是否可以認為，当时只是指与協約国达成关于停战条件的初步協議呢？

毫無疑問，不是的。德帝国主义者以及美帝国主义者

① 一九一八年二月五日波克致哈列特电，載“美国外交文件”第一卷第八〇頁。

② 一九一八年一月三十日摩利斯致藍辛电，載“美国外交文件”第一卷第五三頁。

③ 一九一八年二月馬克·奈里致藍辛电，載“美国外交文件”第一卷第一三一一—一三二頁。

④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摩利斯致波克电，載“美国外交文件”第一卷第一三九一一—一四〇頁。

所談的“協議”是指美德兩國之間的双边協定。當然，在戰爭快要結束的情況下，這個協定必然要包括即將締結的停戰協定（甚至要包含和約）的基本條款，但問題決不僅僅限於這一點。當時的問題是要締結一項美德帝國主義者之間的廣泛協定。

美國統治者竭力對自己的協約國盟友隱瞞他們與德國建立起的聯繫這一事實，就無可辯駁地証實了這一點。例如，一九一八年二月一日，藍辛委託美國駐英大使培奇“秘密調查一下，不列顛政府是否懷疑美國政府可能不通知盟國就與中歐國家中的任何一國保持聯繫或甚至進行和談”。藍辛指示培奇說，“如果是這樣的話，你應當非正式地表示，我國政府對於人們竟認為這樣的事情是可能的這一點感到傷心……。”^①藍辛並不以玩弄這個手腕為滿足，一九一八年四月初，他向美國駐英、法、意三國大使發出通告，要他們把這個通告告訴有關各國政府；在這個通告中，他援引……美國的刑法，試圖證明美國不會同敵人進行秘密談判^②。

很明顯，如果當時所談的不是美德秘密勾結，而只是停戰條件，那麼美國統治集團就不需要對其他協約國家隱瞞自己與德國的接觸。相反地，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預料到美國定會竭力探明自己盟國對於停戰條件的觀點。因此，不容懷疑，美帝國主義者曾把遠遠超出協約國家共同利益範圍以外的計劃與美德談判聯繫在一起。

但是，美帝國主義者雖然有意與德國統治者達成勾結，

① 一九一八年二月一日藍辛致培奇電，載“美國外交文件”第一卷第六七頁。

②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日藍辛致美國駐英、法、意大使電，載“美國外交文件”第一卷第一八八頁。

然而又并不急于这样做。华盛顿在等待前线事件的进展。美国的打算是：最好在德帝国主义者遭到军事失败后，再与他们达成勾结，因为这样他们就会更加肯于让步，而对于妄图统治世界的美帝国主义者说来也就更加没有危险了。而且，当时（一九一八年初）帝制德国没有与其他国家签订任何附加的协定自己就公开对苏俄作战了，所以美帝国主义者无需急忙签订协定，因为这项协定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就是要利用德国来反对苏俄。

德国的首脑们看出美国的政策一方面是准备勾结，另一方面又想等待更加有利的时机，所以加紧试探工作。他们当时所抱的目的是要促使美国更快地着手进行认真的谈判。

德国统治者选择了瑞士作为玩弄诡计的场合。美国驻伯尔尼公使斯托瓦尔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底报告说：“瑞士充满了关于德国人可能发动和平攻势的传说。现在瑞士住有一些地位很高的德国人。”^①

一九一八年五月上旬，赫尔特林召见了上面提到过的门辛，并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德国宰相告诉美国代理人说：如果他——赫尔特林有可能“与他所最信任的美国总统取得直接联系，就能够达成友好的协议”。同时，赫尔特林“保证自己的政府严守秘密，并请求美国政府也作同样的保证”。赫尔特林将一份由他签署的备忘录托门辛转交给威尔逊；这份备忘录提出了帝制德国所要求的战后和平秩序的条件^②。

与其说是赫尔特林的坚决要求，还不如说是总的形势促使美国统治者加速对德谈判。

一九一八年的春天和夏天，是德军在西方发动攻势的

时期。这次攻势为德軍指揮部帶來了頗大的战术成就。看来，协約国的胜利远景似乎变得遙遙無期而且很不肯定了。同时，德国占領者在烏克蘭和白俄罗斯所取得的虛幻“成就”显然地完結了，德皇掠夺者与奋起进行衛国战争的我国各族人民所进行的斗争日益变得更加無望了。被这两种情况弄得惊惶不安的美帝国主义者認為，同德国政府、特别是同德国当时的实际独裁者魯登道夫进行比这以前更加重要的談判是适宜的。

美国在这一談判中的代表是上面已經提到过的海隆。“教授”兼情报人員的海隆被賦予如此广泛的全权，以致美国駐苏黎世副領事馬克·奈里認為有必要向藍辛打听一下：“海隆教授是否是总统駐瑞士的代表？”^①

德国的代表是一个名叫得·菲奧里的人，他于一九一八年六月間在巴伐利亞新聞記者的招牌下来到了瑞士。实际上，根据前克虜伯康采恩的經理繆隆向美国人所作的报告，得·菲奧里是“魯登道夫最能干的代理人之一。他可以自由地游覽各地，并且無須德国政府的簽證就可以越过国境”^②。

一九一八年六月至七月在日內瓦举行的两个情报人員的談判的内容，迄今仍藏在美国国务院的外交档案秘密室

①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斯托瓦尔致藍辛电，載“美国外交文件”第一卷第二一七頁。

② 一九一八年五月四日美国駐苏黎世付領事馬克·奈里致藍辛电，載“美国外交文件”第一卷第二二九頁。

③ 一九一八年二月馬克·奈里致藍辛电，載“美国外交文件”第一卷第一三二頁。

④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斯托瓦尔致藍辛电，載“美国外交文件”第一卷第二六七頁。

中。美国所發表的一些零碎的文件，并不能使人們对这一談判有什么清楚的了解。华盛顿“公报”的起草人自己也不得不間接承認，在已發表的文件中，在海隆与得·菲奥里的談話的問題上存在着严重的空白。例如，在美国国务院所發表的刊物中指出，这些談話中的第一次談話沒有“刊載”，虽然無疑其中有許多有趣的东西：海隆曾將这次談話的內容写成一份四十七頁的报告書發出^①。

显然，美国代表曾把某些重要的东西告訴了得·菲奥里。在第一次談話之后，得·菲奥里立即前往德国，并將备忘录交給了自己的上司^②。魯登道夫的代理人在回到日内瓦以后，將德帝国主义者認为滿意的媾和条件提綱交給了威尔遜的代理人。海隆答应把这个提綱轉交給自己的主人，并答应回信一到就把得·菲奥里自苏黎世請来^③。

德国所拟訂的协定綱領沒有使华尔街大亨們感到滿意。問題在于，在这个綱領中只談到西欧和中欧，而东方問題，主要是美国統治集团認为最重要的与苏俄作战的問題，却避而不談。德帝国主义者显然考虑要利用这些問題来贏得对自己比較有利的条件。藍辛立即打电报給美国駐瑞士公使斯托瓦爾說：“应当提起海隆注意……任何关于不把俄国的、土耳其的和东方的所有紙牌攤在桌上的協議的討論，都是絕對不可能的。”^④美帝国主义者所滿意的只是能使軍国主义的德国变为他們的反苏战争工具的勾結条件。

可是，尽管美国統治者回答的口气是非常坚决，但他們仍然極其重視他們与德国头子們所建立的秘密联系。甚至当法国駐瑞士的情报机关已偵知海隆与得·菲奥里的談判并以揭露这一国际丑聞来威胁美国人时^⑤，當場被拿获的美国統治者仍不放弃談判。美国副国务卿波克在回答海隆

所提出的是否应“使巴伐利亞的門戶繼續開放”的詢問時說道：“不应当關閉任何一個門戶。”^①

美德兩國在日內瓦的秘密談判繼續進行，而且當時甚至提出過使“德國的高級人員”能夠在這一談判過程中直接與威爾遜交換信件的問題^②。

一九一八年八月上半月，在協約國軍隊於八月八日在西綫展開順利攻勢以後，海隆和得·菲奧里的談判中斷了。美帝國主義者看到，帝制德國的潰敗馬上就要到來，因此急忙停止談判而等待自己德國競爭者的失敗，以便以後根據對自己更加有利的條件與後者簽訂協定。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三日，藍辛命令海隆通知得·菲奧里說，美國停止與他的談判，而且不打算再與德國的非官方代表進行談判了^③。

① “美國外交文件”第一卷第二七六頁。

② 為了謹慎起見，得·菲奧里冒充是“巴伐利亞的代表”。不用說，他是受全德政府的委託而進行活動的。斯托瓦爾把這點直截了當地告訴了藍辛。

③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斯托瓦爾致藍辛電，載“美國外交文件”第一卷第二七六——二七九頁。

④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藍辛致斯托瓦爾電，載“美國外交文件”第一卷第二八二頁（請重點是我加的——作者）。

⑤ 法國駐伯爾尼大使館的一位工作人員在同斯托瓦爾的談話中會意味深長地“預先通知”他說，得·菲奧里“是魯登道夫的危險代理人，他在瑞士的目的是要與協約國，特別是要與美國建立聯繫。”斯托瓦爾有充分根據將這點理解為法國的暗示和威脅（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斯托瓦爾致藍辛電，載“美國外交文件”第一卷第二八八頁）。

⑥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一日斯托瓦爾致藍辛電，載“美國外交文件”第一卷第二八六頁。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八日波克致斯托瓦爾電，載“美國外交文件”第一卷第二九〇頁。

⑦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八日斯托瓦爾致藍辛電，載“美國外交文件”第一卷第二九一頁。

⑧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三日藍辛致斯托瓦爾電，載“美國外交文件”第一卷第二九七頁。

与美国談判的破裂，显然是不符合德帝国主义者的打算的。由于在經濟上共同玩弄詭計而与华尔街有着联系的德国壟断集团的著名代表，“哈巴格”公司總經理巴林在一九一八年九月二日进謁威廉二世，并直截了当地宣称：“应当尽可能迅速地与威尔遜建立联系。”^①

在壟断资本家鞭策下的德国政府，試圖在一九一八年九月馬上在伯尔尼恢复与美国的秘密接触，而在伯尔尼，这时协約国与德国正进行关于战俘命运問題的正式談判。門辛作为德国代表团人員被派往伯尔尼。德国之所以要把他放在代表团內，显然是为了利用他作为与美国建立联系的中介人。从德国官方發表的“一九一八年停战前期輔助史料”中可以看出：在一九一八年九月下半月，这种联系建立起来了，并維持到九月底，但并未取得任何結果。这段历史的詳細情形人們并不知道。德国新聞發布人簡單地声称：“与此事有关的文件的公布，应延至將來，因为它不仅仅涉及德国一个国家。”^②从美国公报中可以明白看出，接触的中断是根据藍辛对哈列特公使的直接指示，后者当时是参加伯尔尼战俘問題談判的美国代表团的领导人^③。

一九一八年美德秘密談判的第一个回合就这样地結束了。單單这一个回合就已清楚地表明，美帝国主义者为了擴張，而且首先是为了反苏，無論是对自己的协約国同盟者

① 克·奧柏曼著“魏瑪共和国时代美德帝国主义的关系(一九一八——一九二五)”第三三頁。

② “一九一八年停战前期輔助史料”，一九二八年柏林版第一九頁脚注(以下簡称“一九一八年停战前期輔助史料”，同时标明頁数——作者)。

③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藍辛致斯托瓦爾(轉哈列特)电，載“美国外交文件”第一卷第三一二——三一三頁。

或是对德帝国主义者，都同样地采取了背信弃义的和粗暴無礼的态度。但是，帝制德国的日益惡化的軍事政治狀況，迫使德国头子們不去注意美国統治者的这种行为，而是設法与后者重新建立起秘密联系。

美德談判的第一个回合結束以后，一九一八年九月下半月，德国統治集团开始拟訂与美国建立秘密接触的新計劃。魯登道夫建議通过哥根洛·蘭根堡公爵（哥根洛公爵是当时駐伯尔尼的德国战俘問題委员会的领导人）开始談判^①。德国当时曾拟訂了与美国駐中立国家的外交代表直接談判的計劃^②。

从德国所公布的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德国内閣有一个时期曾打算通过不論什么样的美国人与美国建立联系^③。应当指出，适合于这个目的的美国情报人員經常受到德国統治者的注意。例如，馬克思·巴登在其回忆录中就談到：这个时期，在“北方一个国家的首都里”（根据各种情况判断，是在斯堪的納維亞境內），有某一个“年青的美国外交官”，他直到美国参战以前还常到德国来，并竭力設法“建立英国溫和派与德国之間的接触”。馬克思·巴登沒有說出这个“外交官”的名字，但強調指出他是威尔遜的狂热信徒。馬克思·巴登承認：“这位先生与我的最亲密的伙伴們的联系从未中斷过。”^④显然，德国内閣也曾打算通过此人或类似的持有外交护照的美国情报人員恢复与美国的談判^⑤。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德国外交大臣馮·辛采致电外交部駐大本营代表列斯涅尔說：“与美国建立联系的准备工作已告結束。”^⑥

在最后关头，为了更加稳当起見，德国决定利用一切途徑——官方途徑和非官方的途徑。德国致威尔遜关于建議

停战的信函，經過代表德国在美国的利益的瑞士政府正式發出^①。同时，德国通过所有上述途徑：通过駐中立国家的大使館，通过战俘問題委员会，通过充当美德兩國政府“受托人”的美国情报人員而与美国人建立起非正式的接触。

由此可見，从德国政府与威尔遜就停战問題开始通信时起，德国便与美国建立起双重的联系。一种是正式的联系，它表現在互換轟动一时的照会中；在这些照会里，威尔遜假惺惺地痛斥德皇專制制度；另一方面，專門为进行美德談判而急忙制造出来的馬克思·巴登亲王的伪自由派政府則頌揚似乎已在德国实行的那些“民主改革”。另一种要实际得多的联系是小心翼翼地瞞着世界公众的秘密联系，它帶有美德帝国主义者秘密談判的性質。

早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初，关于美德談判的双重性質的傳聞就从瑞士报刊上透露出来了。一九一八年十月七日，“巴塞尔通訊”报刊登了該报記者从伯尔尼發出的一条消息說：“伯尔尼盛傳一种最惊人的傳聞：似乎中欧国家的和平建議，只不过是八天前就已在伯尔尼开始的交战双方談判

①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德国外交部駐大本營代表列斯涅尔电，載“一九一八年停战前期历史輔助文件”第四五頁。

② “一九一八年停战前期輔助史料”第四七頁。

③ 同上書第五五頁。

④ 馬克思·巴登亲王著“回忆录与文件”，一九二七年斯圖加特版第五一七頁。

⑤ 当时在西欧各中立国家內，与德国有这种联系的美国外交官頗为不少。其中某些人还担任重要的职务。例如，前德国駐美大使柏恩斯托夫回忆他逗留美国的情景，在談到美国駐荷蘭公使哈列特时写道：“我当时与他最为亲密……”（柏恩斯托夫著“回忆与書簡”第八四頁）。

⑥ “一九一八年停战前期輔助史料”第四六頁。

⑦ 同上書第五五頁。

的表面現象。”^①

一九一八年美德秘密談判的第二个回合就这样地开始了。它是在与第一个回合不同的环境下进行的。第一次談判是在德軍在西綫發動攻勢的情況下进行的，当时，战争的結局在許多人看来还是并不明显的，而現在，德国的最后失敗对所有的人都是很清楚了。美国外交的策略也相应地有了改变。在第一次談判中，美国代表的态度是审慎的，他們極力不去加速談判，而是設法將已建立起的接触拖延到軍事政治局勢明朗化的时候，可是現在，美国自己却开始積極地建立并巩固与德国首腦們的秘密联系，以便与他們勾結起来，使他們成为美国在反对苏俄斗争中的助手和美国在欧洲的宪兵。

在德国的停战建議發出三天后、在威尔遜的复照發出前一天，德国駐荷蘭公使已把威尔遜的答复將包括哪些內容的消息轉告柏林。這項消息是从美国駐海牙公使館那里得来的。与此同时，美国方面对正是向威尔遜提出媾和建議的德国政府的行动表示贊許。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候，即在談判剛剛开始的时候，美帝国主义者就以其慣有的粗暴态度公然直接干涉德国政府的內政，他們宣称：他們对著名的亲美分子左尔夫担任德国外交大臣一职感到滿意^②。

为了更加妥当地对社会公众隱瞞業已开始的美德秘密談判，美国的宣傳机构按照美国政府的指示，在当时發動了一个旨在为談判充当烟幕的大肆喧嚷的宣傳运动。甚至法国一家反动报纸“期刊”当时也写道：这个运动是受华盛顿

^① 一九一八年十月七日“巴黎通訊”。

^② 一九一八年十月八日德国副外交大臣布新賽致列斯涅尔电，載“一九一八年停战前期輔助史料”第八一頁。

操縱的^①。

所有美国的报纸，包括在这以前显然是亲德的报纸在内（如“芝加哥论坛报”），众口同声地咒骂德国军国主义，并要求把战争继续进行到彻底粉碎德国时为止。“纽约论坛报”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七日写道：“我们在战争中所抱的唯一目的是：无限制地使用兵力，直到我们消灭这个可耻的、不能容忍的、罪恶的生物（指德国军国主义——作者）为止，这个生物现在正在伸出自己污垢的魔掌。”“布法罗信使报”发出号召说：“我们要无情地施行打击！”

美国参议员马克·康贝尔在国会中要求在缔结停战协定之前，德国先解散本国的武装部队，并偿清全部赔偿。提奥多尔·罗斯福在明尼阿波利斯发表演说时，建议拒绝马克思·巴登的建议，并主张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②。伊利诺斯州州长劳顿宣称：“我们应当继续进行战争，就好像我们根本不知道敌人的建议一样。”美国劳联主席、华尔街的走狗阿蒂斯高谈什么不应当同意德国的停战建议。“纽约先驱报”表述了这个由美国政府策动的整个运动的总内容：“在德国无条件投降以前，不应有任何的停战、不应有任何的谈判。”^③

美德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幕后谈判就是在这个谎言的掩盖之下进行的。

从比利时发出的与威尔逊的第二个照会^④有关的通信

① 一九一八年十月九日“期刊”。

② 一九一八年十月九日“国家”。

③ 一九一八年十月九日“时代”。

④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的照会。在这个照会里，威尔逊为了骗取人心，曾攻击德国的君主制度。

中，可以看出美国情报机关为与德国政府建立联系而采取的手段。德国駐被占領的比利时的总督府政治处处长蘭肯公使于一九一八年十月七日从布魯塞爾發出的一封絕密电报說：“十月十日，我曾根据上述某一位重要受托人[Ⓒ]的談話通知說，威尔遜……在其答复中將表示不願与‘專制政权’締結和約……昨天，在威尔遜十五日的答复發表后，这个人对我說：‘你看，我告訴你的消息是正确的。我現在可以对你說，兩項主要条款（指威尔遜照会中的兩項主要条款——作者）……——不履行這兩項条款总统是不会同意停战的，——具有下述含义……’”；接着是威尔遜照会的注解[Ⓓ]。因为德国的政客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美国照会内容的“預报”中根本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这样的手段成为美国秘密代理人的同書代替物，并最好地証实他們确实是以美国政府的名义講話的。这样的手段还使美国統治者可以把威尔遜正式照会的内容事先告訴自己的德国当事人。

大家知道，威尔遜的第二次照会曾引起了帝制德国的統治者的巨大惊惶，因为这个照会当时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华盛顿是以取消德国的君主制度作为开始和談的条件。美帝国主义者急忙安慰自己的德国同事。美国駐布魯塞爾和哥本哈根的代理人暗中告訴德国人說，这里所指的至多是要威廉二世和皇太子退位的问题。美国駐哥本哈根代办

Ⓒ 馬克思·巴登在其回忆录中，把这个情报人員直接叫做“美国的受托人”（馬克思·巴登著“回忆录与文件”第五一八頁；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 “一九一八年停战前期輔助史料”第一五四頁。

我們有一切根据認為，不仅在布魯塞爾，而且在其他地方，美帝国主义者也會采用了这样一些方法或类似的方法，以便与德国人建立秘密接触（例如參閱“一九一八年停战前期輔助史料”第二〇〇頁）。

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告訴德国人說：“有人認為，似乎照会要求廢除整个的霍亨索倫王朝，这是不正确的；照会只是要求对君主的权力作重大的限制。美国本身感到遺憾的是：协約国迫使它提出严厉的要求……。”^①

毫無疑問，正是美国安慰的担保才使德国統治集团有理由不相信威尔遜对德皇“專制政权”的攻击，并使馬克思·巴登敢于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七日的德国內閣會議上滿有把握地声称：“十分清楚：美国的沙文主义者和英法方面的压力使威尔遜处于艰難的境地；我相信，他本人是在指望我們讓他有机会与我們繼續談判的……。”^②

美德秘密談判不仅涉及威尔遜与馬克思·巴登的照会来往，而且涉及各色各样的問題。例如，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五日間，通过美国駐伯尔尼的秘密代理人，举行了关于停止美国所特別担心的潜水艇战争的談判。美国統治者認為这个問題是如此重要，以致他們的伯尔尼代理人不限于与德国駐瑞士公使进行普通的談話，而且直接向德国外交大臣左尔夫發出一封“私人”信件。这封盖有印章的書信的簡短摘录，曾被“很忠实地”載在德国所發表的“一九一八年停战前期輔助史料”一書中。按照原文判断，在出版时被刪去的該信第一部分中說道：美国統治者对德美談判的进程感到滿意。“唯一足以重新引起重大糾紛的是：在今天曾有載有美国的乘客等等的船只被潜水艇（指德国的潜水艇——作者）击沉，”^③——这位代理人威胁道；他在信的末尾处以“X”来代替自己的名字。

就在这几天，美帝国主义者通过他們駐海牙的秘密代理人要求停止潜水艇战争，德国駐荷蘭公使关于这个代理人作了如下的报告：“他与美国大使館保有極其密切的联

系。”^㉔ 由于美国施加压力，德国所有的潜水艇都接到秘密命令：返回自己的基地，停止襲击商船和客船^㉕。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德国外交大臣左尔夫拍了一封密电給德国駐伯尔尼的公使，这封密电很好地說明了德国政府与美国“受托人”的談判性質：

“請通知受托人(要严守秘密，并且只轉告总统)：所有的潜水艇都已接到返航(返回自己的基地——作者)和放弃(鑒于与总统的談判)对商船采取任何軍事行动的命令。”^㉖

从这封电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德国統治者有充分根据不把美国的“受托人”看成是微不足道的代理人，而看成是与威尔遜有着經常的、直接的联系的威尔遜总统的全权代表。

在美德秘密談判过程中，美帝国主义者一再强调他們对德国問題的方針是与美国的協約国“盟国”的立場对立的。例如，一九一八年十月中旬，德国政客們在与美国的代理人談話后曾写成了下述文件(当然，这个文件的形式是具有煽动性的)：“現在，在威尔遜与福煦之間存在着很大的矛

㉔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德国中央情报机关“西柏林”致大本营电，載“一九一八年停战前期輔助史料”第一七一頁。

㉕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七日德国內閣會議記录，載“一九一八年停战前期輔助史料”第一二八頁。

㉖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二日“X”致外交大臣左尔夫信，載“一九一八年停战前期輔助史料”第一七七頁。

㉗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副外交大臣什羅姆致大臣辛采电，載“一九一八年停战前期輔助史料”第一七九頁。

㉘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海軍參謀長致外交大臣左尔夫信，載“一九一八年停战前期輔助史料”第一八三頁。

㉙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左尔夫致德国駐瑞士公使罗姆貝格电，載“一九一八年停战前期輔助史料”第一八四頁(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盾……福煦想尽情地凌辱德国和滿足法国的虛榮心。德国战綫和德国外交地位的任何巩固都在加强威尔遜的地位；德国在軍事上和政治上任何軟弱的表現都在加强福煦的地位……威尔遜不願使德国在軍事上軟弱無力。相反地，福煦却想用一切手段使德国在軍事上完全屈服和低头。这两个人誰將获得胜利，那完全要看德国的举止如何而定。”^①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德帝国主义經过与美国的談判，早在战争結束以前实际上就已認為，与其說美国是法国或其他協約国家的盟国，毋宁說美国是德国的盟国。

不但如此。一些文件还証明：一九一八年十月間，德国統治者曾極其認真地研究过美国不仅实际上脱离、而且甚至是正式脱离協約国联盟的可能性。兴登堡在給停战委员会的訓令中指出，应当准备，一旦人們提出“毁灭德国的未来”的条件，就恢复軍事行动，接着他写道：“显然，这样的条件是不符合威尔遜总统的意願的。法国或英国这两个国家很可能繼續战争，以便爭得不可能执行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拒絕繼續作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与英法军队进行斗争决不是沒有希望的事情……。”^②

德帝国主义者的如此長远的打算，完全是以美国代理人对他們所談的东西为根据的。美国有脱离英国的可能，这并不單純是德国統治者的幻想，下面的情况就确鑿地証明了这一点。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馬克思·巴登派遣外交部“作战处”（实际上是情报处）的工作人员哈恩去同上面已提到过的、在“北方一个国家的首都”里很活躍的那个美国“外交官”进行談判^③。哈恩在該地与彼馬克思·巴登在其回忆录中称之为“X”和“Y”的两个美国人进行了会談。在这次会談中，“X”非常明显地暗示：如果英法两国拒

絕根据美国的要求簽訂停战协定，美国不会繼續作战。“那时，繼續战争，对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說来就将意味着是一场很大的冒险”——这就是这个美国情报人員的結論^①。

“消息报”在一九一九年春天指出：“……美国资产阶级从前需要利用协約国来击潰德国竞争者。现在，当这个目的已經达到，协約国就成为美国資本家的脚上的鐐铐了。”^②

美帝国主义在与德国人的談判中，曾談到美德兩國对英法帝国主义者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尤其無可怀疑是他們一直在談論共同对苏俄作战的問題。资产阶级的历史伪造者們在他們的作品中，几乎完全沒有提到談判的这个

① “一九一八年停战前期輔助史料”第一五七頁。

② 同上書第一九三頁。

③ 馬克思·巴登著“回忆录与文件”第五一七頁。

④ 同上書第五三三頁。

在这里，提起下面一点是很適宜的：当时在巴黎与协約国其他首腦进行談判的豪斯上校，曾公开地威胁自己的談話对方說，如果“盟国”拒絕华尔街关于媾和条件的要求，那美国和德国就要簽訂单独和約。十月二十九日，即哈恩与美国情报人員进行談話的同一天，豪斯上校在与协約国领导人会谈时声称：如果他们拒絕威尔遜的条件，“那就要产生这样一个問題，即美国是否应当与德奥兩國举行直接談判”。克里孟梭虽然并未猜想到实际上这样的談判正在进行，但他仍然立刻了解到豪斯的談話的意义。“这可能导致合众国与中欧国家的单独媾和”，——法国总理說。“是的”，——豪斯毫不因感地回答道（B·M·乔治著“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的英法与德国問題”，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社一九四五年俄文版，第一九頁）。許多事实表明，豪斯的談話并不是虛張声势，相反地是非常認真的。应当認为，美帝国主义者当时准备采取非常深远的措施，以便確保他們所需要的媾和条件，而这些条件会有助于建立美国在欧洲和全世界的霸权。

⑤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一日“消息报”。

方面。但是，根据当时德国有势力的反动刊物所发表的文章，可以对美德谈判的这个方面（至少就问题的一般提法而言）有一些了解。例如，保皇派报纸“普鲁士十字报”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初写道：“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只有一个强有力的德国才能成为反对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堡垒。这个斗争是一项总的原则，这项原则可以把协约国家和中欧国家联合起来，可惜现在这些国家中只有德国是完整无恙的。”^①西德资本家的机关报“科隆日报”在康边停战协定签字的那一天意味深长地写道：“现在到处都承认布尔什维主义是对人类的威胁，因此有人打算派遣国际军队去对付这种威胁，像当年对付中国的‘义和团’一样。”^②右派社会党报纸“前进报”断言：“协约国家已经制定了一个计划，按照这个计划，世界各国政府……应当组成一个联盟来与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③如果说这一类的言论还并不是美德秘密谈判的直接回声，那么至少可以明白，在这几次谈判过程中，帝国主义者所道出的那些“思想”，也就是他们的传声筒反动报刊所道出的思想。

美德秘密谈判从一开始就具有非常实际的性质。

在一些场合下，美国代理人一再给予自己的同谋者——德帝国主义者以具体的指示，告诉他们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例如，一九一八年十月中旬，美国驻海牙的代理人曾建议德国政府不要提起协约国家是否同意威尔逊的纲领这个问题^④，而在十月底，美国情报人员“X”在与

① 参阅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日“真理报”。

②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科隆日报”上午版。

③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日“科隆日报”下午版。

④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九日布斯葵致副大臣辛采电，载“一九一八年停战前期辅助史料”第一六四页。

哈恩的談話中却又一再要求德国提出這個問題^①。这是因为在十月中旬，美国与其盟国关于停战条件的談判还刚刚开始，而到十月底，欧洲協約国家已明白表示反对美国的要求，因而美国想利用德国外交当局来玩弄其政治手腕。美国統治集团迅速地担当了德帝国主义者的主人的角色，竟毫不客气地对德国議會、甚至对德皇頒發訓示。例如，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一日，美国政府通过美国駐伯尔尼的代理人發出指示，要德国議會尽可能迅速地批准对威尔遜的第一个照会的答复^②，而美国駐海牙公使像平常一样地通过一个秘密代理人劝威廉二世竭力支持馬克思·巴登的政府所采取的对美国有利的政治方針^③。

美国統治集团执行了保持德国壟断資本家和容克世家的政权和恢复德帝国主义的軍事經濟实力的方針，他們了解到，对这些計劃說来，主要的危險不是協約国資本家，而是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首先是德国本国的革命运动。为了防止德国革命的爆發，美帝国主义者想廢除威廉二世和皇太子，而保留德国的君主制度。美国壟断組織認為，这样一个軍事独裁警察制度对于它們在德国的行动特別方便，因为它們預定要德国充当美国在欧洲的宪兵、而主要是充当美国在反苏斗争中的工具这样一个不很光彩的角色。

华盛顿的这一方針立刻在美德談判中得到了反映。由

① 馬克思·巴登著“回忆录与文件”第五三三頁。

②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一日罗姆貝格致外交部电，載“一九一八年停战前期輔助史料”第一七六頁。一九一八年十月八日威尔遜的第一个照会是为了回答馬克思·巴登关于締結停战協定的建議而發出的；在这个照会中指出，停战及媾和的基础应当是“十四点”。

③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什圖姆致大區辛采电，載“一九一八年停战前期輔助史料”第二二三頁。

于威尔遜發出了第三次照会^②，哥根洛·蘭根堡侯爵于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致电馬克思·巴登說：“据我剛从可靠的方面获得的消息，威尔遜今天發出的照会的結尾意味着：要想得到比較不坏的和約，其唯一方法是德皇退位。看起来，威尔遜是承認君主政体符合历史的过去和德国人民的切身需要的……这样一来，保存王朝就会有保障了。”德国駐瑞士公使罗姆貝格在把該电轉告柏林时強調指出，哥根洛的电报是根据一个“受托人”的通知而發出的，而且“問題不仅在于这是受托人的个人意見”，問題在于这是美国政府的观点^③。同一天，哥根洛在致馬克思·巴登的信中，报告了某一个美国人对威尔遜照会的解釋。这个無名的美国人逕直声明，威尔遜要求德皇、皇太子和魯登道夫下台，因为不这样就締結不成和約，而如果締結不成和約，結果定会产生“無政府状态，这种状态不仅会把德皇扫除掉，而且还会把德国境内所有的王朝和一切国家秩序扫除掉。”^④

換句話說，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对他們的德国交談者隱瞞：为了防止德国革命和为了保存德国的君主制度，他們要求威廉二世退位^⑤。

威廉二世固执地不想退位，但美国統治集团却变得愈来愈倔强了。美国駐伯尔尼的代理人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对罗姆貝格說道：“住在这里的有势力的美国人都众口同声地說，現在柏林方面應該最后了解威尔遜几次照会中所包含的暗示了。”一个著名的美国人在与該代理人談話时声称，他作为一个官方人物，不能对下述解釋表示絲毫反对，即德皇之所以沒有退位，似乎是因为他对威尔遜的照会的意思沒有很好地理解。但“作为一个非官方人物，他应当說，威尔遜并不是一个不机敏的人，他不能把自己的意思表

达得更加清楚了。虽然如此，一般說来不能認為德国对照会理解得不正确，因为所有德国的报章对照会的解釋都是完全正确的。”^④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初，美国駐伯尔尼的代理人开始威胁說，如果威廉二世不退位，那末威尔遜將要求德国無条件投降^⑤。美国駐布魯塞爾的一个情报人員（就是很成功地“預报”威尔遜照会內容的那个人）要求德皇退位，并威胁道：否則，將迫使德国接受“可怕的停战协定和接受同样可怕的和約”^⑥。

为風起云涌的革命浪潮所吓坏的德国壟断資本家們，同意了美国的要求。在柏林的“阿得隆”旅館里，德国金融界上層代表在“德意志銀行”經理的主持下举行了一次秘密會議。金融大王們声称，只有在政府立即同意威尔遜所提出的条件（这里是指威廉二世的退位）的情况下，他們才將支

④ 美国政府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的照会通知說：美国將把德国关于停战的建議轉告協約国家。

⑤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罗姆貝格致外交部电，載“一九一八年停战前期輔助史料”第一九九——二〇〇頁。

英帝国主义者也持有相似的观点。美国駐英国代办于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报告說：“我發覺，某些官方上層人物对于滔天浪李索倫王朝这种念头本身都感到害怕……”（“美国外交文件”第一卷第四一四頁）。

⑥ 馬克恩·巴登著“回忆录与文件”第五一三——五一四頁。

⑦ 关于威尔遜政府所采取的对德国人民的利益的这些手腕，法国右派社会党人竟無恥地写道：“……威尔遜給予中欧国家的無产階級以与他們的統治者作斗争的口号。”（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一日“人民报”）

⑧ 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左尔夫致大臣辛采信，載“一九一八年停战前期輔助史料”第二三四頁。

⑨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三日罗姆貝格致外交部电，載“一九一八年停战前期輔助史料”第二四一頁。

⑩ 馬克恩·巴登著“回忆录与文件”第五一八頁。

持政府^①。

美国統治集团竭力想用撤換一个德皇的办法来防止德国革命的爆發，可是毫無結果。政客們的陰謀詭計不能遏止德国人民憤怒的浪潮。已經破产和腐朽的霍亨索倫王朝崩潰了。

但是，業已呈現的德美兩國帝国主义者的勾結却没有被打破。窃得德国政权的社会民主党首領繼續执行与美国勾結的政策。很可以說明这一点的是：右派社会党头子們在上台以后，仍叫外交大臣左尔夫担任这極其重要的原职；正如上面已經指出的，左尔夫是为美国人所中意的并掌握革命前夕美德秘密談判全部綫索的一个人。左尔夫之所以被留任，显然是为了繼續玩弄亲美的政治陰謀。“左尔夫博士这位前威廉二世皇帝的大臣……今天所持的观点和所执行的政策与他在德国君主制度时所持的观点和所执行的政策完全一样”，——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苏維埃政府在一个照会中这样指出^②。

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后，胆战心惊的德帝国主义者开始完全公开地指靠美国了。美国駐荷蘭公使哈列特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底报告藍辛說，德国的宣傳竭力把美国与協約国陣营中其余国家分开。哈列特写道：“实际上，从德国發出的一切求援呼吁都是向美国發出的。报纸把美国和德国写成是海上自由的唯一保衛者，并指出，在許多問題上，美国將在和会上居于少数地位”；有势力的德国集团的代理人竭力“叫美国相信：在德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与美国是有利害关系的，因为这样一个政府將在和会上支持

① 參閱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消息报”。

②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消息报”。

美国”^①。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間訪問德国的美国情报人員得利澤尔（下面將要詳細談到他的出使）在其报告中帶点嘲弄口吻指出，德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中的死硬派在他的面前竭力表示他們“对美国和对美国人有点过分的好感”^②。

美国統治集团对于社会民主党首領的政府在德国执政一点極感滿意，因为社会民主党的首領們执行向美国討好的政策。德国的右派社会党头子們由于对苏維埃俄国和对德国民主力量的仇恨，由于准备与最反动的资产阶級政党进行合作而博得华尔街的好感。早在簽訂停战协定以前，德国右派社会党領领导人謝德曼就曾說过：“布尔什維主义比協約国还要危險。”^③在美帝国主义者看来，这样一种立場就很足以說明社会民主党的首腦們是些什么人了。上面已經提到过的得利澤尔向他的上司报告說：“……多数派社会党似乎是一个最可信賴和有見識的政党……资产阶級……一定会支持强有力的多数派社会党人的政府的……。”^④美国的一个情报人員在談到右派社会党“領袖”时滿意地写道：他們是一些“有常識和有溫和思想的講求实际的人們……他們正确地估計到，为了使政府穩定，必須与新的民主党黨員和与其他溫和派人士进行合作。”^⑤得利澤尔所說的“溫和派分子”是指德国最露骨的反动派。为德国社会民

①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美国駐荷蘭公使哈列特致藍辛电，載“巴黎和会”第二卷第一〇五頁。

②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日得利澤尔致格魯报告，載“巴黎和会”第二卷第一三〇八頁。

③ 奧柏曼著“魏瑪共和国时代美德帝国主义的关系（一九一八——一九二五）”第四三頁。

④ “巴黎和会”第二卷第一三一頁。

⑤ 同上書第一三四頁。

主党领导机关的反动方针所感动的美国情报人员布立特，把德国右派社会党人称做“德国最有礼貌的人”^①。

美帝国主义者为了鼓励德国新的统治者更坚决地与华尔街进行勾结，决定不以匿名的美国情报人员给予德国头子们的诺言为限，而决定让威尔逊本人出面说话。威尔逊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致国会的咨文中声称（他在这里指的是德国统治集团）：“幸而，现在有些迹象表明：他们已经知道并将找到克制自己和适应和平的道路。如果他们走上这条道路，那我们将提供给他们最广泛的援助。”^②

美国总统很难更加明确地向德帝国主义者证实他的代理人在秘密谈话中对他们所说的那些话了。每一个知道美德秘密谈判过程的人都定会明了，威尔逊通过这几句话，宣布美国统治集团准备给予德国军国主义者以广泛的支持，如果后者愿意同美国进行勾结并同意实行对华尔街有利的政策、即实行侵略苏俄和保护美帝国主义在欧洲的利益的政策的话。

威尔逊的这个声明有着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如果考虑到（正如接近白宫的“纽约晚邮报”在一篇受命写的发自华盛顿的消息中所特别强调指出的）下述情况：总统在其以前所发表的一切演说中，都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任何足以使德国统治者产生误解的东西，以为威尔逊似乎愿意实现“同德国统治者的合法经济愿望相抵触”^③的和平。

①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布立特致蓝辛节略，载“巴黎和会”第九九页。

②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消息报”。

③ “纽约晚邮报”的这条消息曾被德国报纸和英国报纸转载；例如见一九一八年十月五日德国“每日新闻报”，一九一八年十月五日英国“每日新闻”。

被美国統治者的鼓励姿态弄得得意忘形的德帝国主义者，几乎不再隱瞞他們是把美国看成自己的保护者和实际上的盟国了。德国的头子們开始直接向华盛顿提出自己与簽訂停战协定有关的一切申訴和建議。德国当时竟至向威尔遜的妻子……提出关于減輕停战条件的請求。

但是，对美德秘密接近作这样的夸耀是完全不适合于美帝国主义者的要求的。因此，他們急忙大声斥責过分張揚的德国統治者。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即在康边停战协定簽訂兩天以后，豪斯就建議威尔遜向德国人宣布：他們的所有照会不应当送給美国政府，而应当送給全体盟国^㉑。藍辛急忙对德国發出有关的警告^㉒。被这个斥責弄得惊慌失措的德国领导人答应执行美国的要求^㉓。但在一切稍微重要的場合下，他們仍把自己的照会直接寄給美国政府^㉔，以致美国后来又不得不給他們警告^㉕。

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統治者的亲美路綫感到非常滿意的美帝国主义者，極其关心到如何帮助他們保持政权。华尔街大亨們了解到，懸懃的右派社会党首領决不是德国人民的代表。这时，德国革命的形势已經来到，美国統治者担心德国人民会像赶走德皇及其党羽一样地赶走窃得政权的社

㉑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豪斯致藍辛电，載“巴黎和会”第二卷第一七頁。

㉒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藍辛致瑞士駐美公使苏尔采信，載“巴黎和会”第二卷第一七——一八頁。

㉓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苏尔采致藍辛信，載“巴黎和会”第二卷第三三頁。

㉔ “巴黎和会”第二卷第三八——三九頁，四三——四四頁，四六——四八頁。

㉕ 見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六日美国代理国务卿波克致苏尔采照会，載“巴黎和会”第二卷第四五頁。

会民主党崩查（崩查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改良主义政党和工会的官僚分子的蔑称——译者）。

关于美国武装干涉德国以扑灭德国劳动者的革命运动是否适宜的问题，在美德两国统治者的秘密谈判中占很重要的地位。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底，德国右派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谢德曼曾同驻柏林的一个美国记者进行了秘密谈话^①。谢德曼坚决认为，威尔逊有必要发表一项正式声明，宣布“只能与制宪议会或与获得它支持的政府缔结和约”，否则，战争将继续下去^②。

美国驻丹麦代办格蘭特·斯密斯报告藍辛说，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晚間，有两个“对革命不表同情的”匿名的德国人由柏林到哥本哈根来，其中一人是柏林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很有名的委员”。他们与格蘭特·斯密斯进行了两小时的谈话，他们在谈话中请求美国的粮食“救济”只给予那些“秩序安定”的地区，并请求只与德国的资产阶级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在这次谈话之后，格蘭特·斯密斯建议美国政府“更加明确地表示：在斯巴达克团布尔什维克分子管理下的德国，是既不会得到救济，也不会得到和平的”^③。

德国的卖国贼们竟厚颜无耻地要求英美军队侵入德国。德国外交部长左尔夫通过德国驻荷兰的一个外交官偷

① 显然，这个美国记者当时是美国情报机关的一个间谍。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发布官由于不愿意暴露这个人，竟用虚号来代替这个“记者”的姓名（“巴黎和会”第二卷第一〇三页）。

②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美国驻丹麦代办格蘭特·斯密斯致藍辛电，载“巴黎和会”第二卷第一〇三页。

③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格蘭特·斯密斯致藍辛电，载“巴黎和会”第二卷第二八——三〇页。

偷地告訴美國人和英國人說，社會民主黨政府感到自己很不穩固而且需要得到他們的援助。左爾夫“請求協約國家宣布它們是不會容忍布爾什維主義的，他希望一旦出現搗亂分子有占得上風的跡象時，它們（指協約國家——作者）就恢復軍事行動。能夠保證維持秩序的唯一東西，就是對迅速的軍事侵入的恐懼心理。”^①

美國統治者傾听了德國反動派的這些請求。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初，美國無線電台甚至報道說，美國軍隊和其他協約國的軍隊打算占領柏林，並打算在那里執行警察勤務^②。美國的代理人在他們由柏林發出的報告中，堅持實行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情況下武裝侵入德國的計劃。

例如，在整個戰爭期間一直住在瑞士而且實際上是美國的代理人的前克虜伯康采恩的經理繆隆，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間訪問德國後對美國駐瑞士公使說道：為了防止德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他認為協約國有必要實行武裝干涉^③。根據當時的報刊報導，威爾遜曾通知德國政府說，如果德國發生“騷動”或者德國與蘇俄恢復外交關係，那末協約國將

①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英國駐美代辦巴克萊致藍辛備忘錄，載“巴黎和會”第二卷第九四——九五頁。

應當指出，奧地利的統治者當時也採取了類似的英國立場。奧地利的統治者和他們的柏林同行們一樣，也投靠了美帝國主義者，並指望從他們手里得到援助來反對本國的人民。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初，奧地利駐瑞士公使館參贊得·沃男爵“拜訪了美國人法蘭西斯·馬克·納塔，告訴他關於奧地利境內布爾什維克的危險，並轉達奧地利的請求：希望美軍占領維也納，以防止騷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四日美國駐瑞士公使斯托瓦爾致藍辛電，載“美國外交文件”第一卷第四七二頁）

② 參閱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真理報”。

③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日美國駐瑞士公使斯托瓦爾致藍辛電，載“巴黎和會”第二卷第一〇八——一〇九頁。

立即恢复军事行动^①。

德皇被推翻后美德两国继续进行的秘密谈判，决不限于美国武装干涉的计划，而是涉及到许多问题。例如，鲁尔巨头的报纸“科隆人民报”援引了从荷兰“消息灵通人士”那里得来的消息，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初报导说：威尔逊打算维护帝国主义德国的殖民地要求和主张在非洲给德国以“势力范围”^②。这条消息只能被理解为当时举行的谈判的反响，并证明：在这一谈判过程中曾研究德国殖民地问题。毫无疑问，关于反对苏俄问题的谈判也在继续进行。

在缔结康边停战协定以后，美德秘密谈判由中立国家移到德国来进行。美国政府的秘密使者也开始亲自来德国。

在这个阶段的谈判历史中，我们所掌握的最详细的材料是关于美国情报人员得利泽尔的秘密出使；得利泽尔当时任美国驻伯尔尼军事贸易局的代表^③，后来又任美国驻德国的代办，并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资格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与德国缔结了秘密和约。得利泽尔的出使是美德谈判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

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起至一九一九年一月五日止，得利泽尔一直驻留德国境内。在这次出行之前，得利泽尔曾在瑞士渡过了一个多星期；瑞士当时被美国情报机关看中为解决与中欧有关的各种棘手事务的场所。在这里，在远离巴黎的地方，这个美国情报人员背着盟国，偷偷地与德国驻瑞士的外交代表福斯泰尔教授和蒙格拉斯伯爵进行

① 参阅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真理报”。

②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四日“科隆人民报”上午版。

③ “美国外交文件”第一卷第一三页。

交涉，为自己的行程作了准备。得利澤尔逗留德国的時候，曾在当时南德的政治中心慕尼黑渡过了兩天，其余的时间是在柏林渡过的。这位美国特使从柏林秘密地前往斯巴美国軍事代表团团部，然后又前往巴黎；在巴黎，他写了一个冗長的报告，报告附有他与德国統治集团的主要代表，如艾伯特、諾斯凱、謝德曼、勃洛克道夫·倫卓、拉登納等人的二十三次談話的記錄。这些談話所涉及的問題的範圍，証明談判具有广泛的和多方面的性質。

所有与得利澤尔交談的人首先都一致認為：必須尽快地恢复德国軍国主义的實力，美国应当在这方面提供有力的帮助。巴伐利亞參謀总部的代表馮·松倫保确切地表述了这一方針，他对得利澤尔声称：“德国迫切需要道义上和物質上的支持。”^①

显然，在这样的方針下，德帝国主义者是極坚决反对对德国的軍事經濟潛力作任何縮減的。得利澤尔的交談者們特別担心賠款問題。汉堡有勢力的銀行家华尔貝格向得利澤尔坚决宣称：“人們現在所談論的軍事賠款的數目是太大了。目前正在准备數字，这些數字將來可以加以审查，它們表明德国的国民財政和德国支付能力的情况；但德国無論如何不可能蒐集到現在向它所要求的那樣巨額的款項。”^②华尔貝格之所以敢用这样确信的語調与美国人談話，是因为他——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与美国大銀行集团“庫恩—罗比公司”有着極其密切的联系。但他所談出的并不是个人的观点，而是德国所有壟断資本家們的意見。

①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日得利澤尔致格魯报告的附录，載“巴黎和会”第二卷第一四七頁。

② 同上書第一六七頁。

德国資本家在談到德国無支付能力时，首先以德国人民的貧困为借口。这点从他們的口里說出来，分明是一种伪善的行为。实际上，这与因帝国主义战争和殘酷剝削而貧困、因协約国的封鎖而受害的德国劳动群众的悲慘状况根本毫不相干。得利澤尔的交談者們所想到的决不是飢餓的德国人民所需要的粮食，而是为發展德国的軍事工業所必需的原料。得利澤尔报告說：“差不多所有与我談話的人，都坚决強調必須立刻供应原料。其中有一兩個人甚至宣称：为了复兴德国，供应原料要比供应粮食更为重要。”^①德国陸軍部長諾斯凱对得利澤尔說道：“对德国說来，最感需要的是获得原料来恢复工業……只要封鎖一解除和准許运入原料，德国就将迅速恢复起自己的力量……。”^②

德国的軍国主义者利用与得利澤尔的談判，請求美国給予他們以直接的金錢援助，以恢复德国的軍事經濟潜力。“德国信貸銀行”的首腦、銀行家薩拉蒙松請求給德国以美元借款。德国大銀行“柏林商务公司”的總經理福斯敦貝格也請求給予借款，他只是为了謹慎起見，才把这一借款叫做“国际”借款，可是他显然是指美国的借款，因为誰都知道，美国当时是所有协約国家的債权国^③。

德国的統治者在与美国的情报人員談話时，并不隱瞞他們不想發展德国的和平生产，而是想恢复德国的軍国主义势力。已經不止一次提到的德国外交大臣左尔夫抱怨政

①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日得利澤尔致格魯的报告，載“巴黎和会”第二卷第一三九頁。

②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日得利澤尔致格魯报告的附录，載“巴黎和会”第二卷第一六七——一六八頁。

③ 同上書第一六二——一六三頁。

府沒有軍隊，並以同情的口吻談到諾斯凱的“改組軍隊”的計劃^①。德國有勢力的經紀人和新聞記者、當時德國最大的資產階級報紙“柏林日報”的總編輯提奧多爾·沃爾夫公開地對德利澤爾說道：“新政府所最關心的……必然是建立新的軍隊。”^②

德國反動派所追求的目標並不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從事和平勞動的德國，而是一個軍國主義的、富有侵略性的帝國主義的德國，所以他們才在美國面前一再堅持必須恢復德國軍國主義的實力。銀行家華爾貝格對德利澤爾說道：“如果保存德國的力量，那德國是不會離開自己的道路的。……幫助德國走上正路對協約國本身是有利的，因為德國能夠維持歐洲的秩序……。”^③

德國的首腦們在與德利澤爾談判時竭力強調這樣一種思想，即與德帝國主義勢力的鞏固有利害關係的並不是協約國陣營中的歐洲國家，而恰恰是美國。

拉登納由於把美帝國主義者看成是自己的實際同盟者，所以勸告美國代表團在即將舉行的和平談判中要毫不客氣地採取各種方法來保衛德國軍國主義者的利益。拉登納開導德利澤爾說：美國應當“表現得非常堅決，應當拍桌子堅持：德國不應當被完全消滅”^④。

德利澤爾與德國帝國主義分子的一切談話的主題是“與布爾什維主義作鬥爭”。德國的軍國主義分子們了解

①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日德利澤爾致格魯報告的附錄，載“巴黎和會”第二卷第一五五頁。

② 同上書第一五三頁。

③ 同上書第一六六頁。

④ 同上書第一五七——一五八頁。

到，华尔街想把德国的军事实力用来反对苏俄和欧洲的民主力量，因此他们争先恐后地表示愿意为美国效劳，力求用这种办法来尽可能多地得到美国垄断组织的支持。

列宁在谈到德帝国主义者的这一政策时说道：“德国的将军和资本家们正向协约国呼吁并对它们说：你们虽说是战胜了我們，但可不要太迷恋于你们在我們身上所进行的实验，因为你们和我們现在都遭受世界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在反对世界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中，我們可能对你们是有用处的。”^①

德帝国主义者口是心非地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德国的虚构的“威胁”作为他们情愿对苏俄作战的理由。美国统治集团假仁假义地支持这种说法，指望借此更易于利用德国人来反对苏维埃国家。列宁指出：“现在谢德曼派已经在说我們想占领德国。这当然是很可笑的无稽之谈。但是资产阶级有他们自己的利益，有他们自己的发行千百万份的报章杂志，向全世界大声宣传这一点，而威尔逊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拥护这一点。”^②

实际上，正是美德帝国主义者在进行关于共同侵略苏俄的谈判。得利泽尔在他的报告中说道，“德国一位有名的金融家”对他說：“预定整顿俄国秩序的国家毫无疑问是德国和美国；美国不可能独自来完成这个任务，而德国直到今天也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德国过去在对付俄国人民方面缺乏经验，而且它一直忙于在其他国家境内作战；美国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如果它是单独行动的话，因为它不了解俄国境内所存在的条件，但德国现在已经取得必要的经验，而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八卷第一一三頁。

^② “列宁文选”，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五三二頁。

兩國政府如果联合起来就能够組織整个的俄国和開發俄国的資源。”^①

由此可見，得利澤尔所进行的談判的題目是美德兩國对苏俄进行武裝干涉，以便使苏俄变为美元大王們的殖民地。

当然，一九一八年底至一九一九年初的美德秘密談判并不限于得利澤尔的出使。当时外交界所盛傳的关于美国参議員留克·李企圖与前德皇威廉会晤于阿美隆根城堡（在荷蘭境內）一事，也是屬於美德秘密談判的一部分。

李氏与他的随行人員——一批美国軍官于一九一九年一月五日晚来到了阿美隆根。他們帶有荷蘭駐比利时时代办所簽署的文件；在文件中直接說道，李氏和他的随行人員“是根据美国政府的特別委托而前往荷蘭的”。阿美隆根城堡的警衛队沒有讓美国人去見德皇，于是他們就返回德国了。荷蘭報紙公开写道：李氏是由美国公使派去同前德皇进行談話的^②。

十分清楚，在当时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者是試圖与前德皇建立联系的。这一嘗試的目的是不难了解的。大家知道，德皇与德国壟断資本大王們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本人就是克虜伯公司最大的股东之一。在威廉被推翻以后，保皇

①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日得利澤尔致格魯的报告，載“巴黎和会”第二卷第一三八頁。

②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日哈列特致波克电，載“巴黎和会”第二卷第八五——八七頁。

十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駐荷蘭公使哈列特在其致代理国务卿波克电中，对这一事件未作任何說明，仅指出他已用外交邮件向国务院發出了一个詳細的报告。在美国所公布的文件中对这一点作了动听的注解：报告“沒有刊出”。

党人在德国的反动派中間仍然起着显著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华尔街大亨們既然推行与德国軍国主义分子相勾結的政策，因此自然不能忽略这个被德国人民从国内赶走，但在反动分子們的心目中却仍是可爱的德皇。

因此，在一九一八年整个一年中，美帝国主义者暗中一直奉行与德国軍国主义势力勾結的政策。

这一勾結的基本路綫如下。美帝国主义者成为德国头子們在鎮压德国革命运动中的秘密同盟者，美帝国主义者并且答应在和談过程中維護德国軍国主义的利益。德国的軍国主义分子們則应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来反对苏俄，应当使德国变为美国在欧洲的雇佣兵。

当然，美德勾結絲毫也沒有消除美德的帝国主义矛盾。德帝国主义者同意暂时充当从屬于美国的角色，作为对美国支持恢复德国軍事經濟实力的报答。但是后来，当德国头子們从美国那里得到他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以后，他們就打算站立起来，打算摆脱华尔街的监护和把德帝国主义重新引上独立的、爭夺世界霸权的道路。而美国壟断資本家們也根本不打算使强大的軍国主义的德国永世長存。华尔街大亨們在利用德国充当他們反对苏俄和反对美国在欧洲的帝国主义竞争者的雇佣兵以后，就打算結果自己疲倦不堪的德国佣仆的性命。美德勾結是兩個猛兽的勾結，其中每一个猛兽都在暗中窺視另一个猛兽，而准备在适当时机咬断对方的咽喉。

美德兩國反动派营壘中的资产階級历史伪造者們，直到今天还向世界公众隱瞞与这一勾結以及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間美国所奉行的与德国軍国主义势力勾結的整个政策有关材料。但是，美国在巴黎會議上对德国問題

的方針已毫無疑問地証明：到“和”会開幕時，這一勾結基本上已經達成，而美國統治集團由於已把軍國主義的德國看作是自己爭奪世界霸權的工具、首先看作是反對蘇俄的工具，所以才認為可以奉行增強德國軍事潛力的政策。

第四章

美国在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上执行的 支持德国軍国主义的政策

巴黎“和”会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二日开始进行工作的^①。

当时的国际形势使得云集于巴黎的联盟国首腦們感到惶惑不安。列宁在會議开始工作的第一天就曾經指出了这个形势的特点，列宁說：“現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二日，我們不仅在前沙皇帝国的各个地区，例如在立陶宛、波蘭、烏克蘭等地，而且在西欧国家，在中立国家（如瑞士、荷蘭和挪威），以及在受到战争創伤的国家（奥地利和德国），都可以看到一个强大的‘苏維埃’运动。”^②

在这种情况下，巴黎“和”会成了协約国反对苏俄和反对世界各国的民主运动的大本营。正是在这个會議上，拟

① 巴黎“和”会的正式开幕會議及第一次全体大会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举行的。凡尔賽条约簽訂于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會議的工作是在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正式結束的。

巴黎和会的领导机构是十人會議（由美、英、法、意、日五国的政府首腦及外交部長組成），十人會議后来分为四人會議（威尔遜、劳合·乔治、克里孟梭和奧蘭多）和五人會議（由五强外交部長組成）；凡尔賽条约簽訂后，成立了首席代表會議。为这些會議准备文件的是小国也有代表参加的、正式成立的各个委员会以及由协約国陣营主要大国的專家們組成的各非正式委员会。

② “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四〇九頁。

訂并确定了在俄国和匈牙利进行反苏武装干涉的军事及政治计划，采取了各种措施，以支持各国的反动分子来镇压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

对我国作战的问题，或者如协约国伪善的外交家们所称的“俄罗斯问题”，是巴黎“和平创造者们”注意的中心。协约国阵营的帝国主义者们正是间接地通过这个问题来研究巴黎会议的议事日程上所載的许多问题的。

正如其他问题一样，巴黎会议对德国问题的看法也是从利用德国问题的解决来最有效地反对苏俄和反对国际民主运动这一观点出发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协约国各壟断组织的打算总是完全相反的，这就引起它们之间的激烈斗争。巴黎“和”会是协约国阵营的帝国主义者们在德国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场所。

在这场冲突中，美国外交始终执行保存德国军国主义实力和保障其战略地位的方针。毫无疑问，这一方针就是美国统治集团和德国军国主义者当时进行勾结的结果。

美国外交在巴黎会议上玩弄了各种手腕，赔偿问题在其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美帝国主义者力图尽量利用赔偿来掠夺德国并使自己发财致富。但赔偿问题对美帝国主义者说来还有另一个方面。因为比任何其他支付均为优先的赔偿支付制度，必然要调整战后德国的经济生活，这种制度也决定了恢复德国军事经济潜力的可能性。在赔偿问题的后面，实际上隐藏着帝国主义德国的军事潜力的问题。

这种情况决定了美国统治集团对德国赔偿的态度。美国壟断组织一方面力图从德国手中得到最大限度的赔款，同时又力图把要付给协约国阵营内美国竞争者的德国赔款

的其余部分削減到最低限度。在这里，美国統治者向自己提出了一項任务：不讓自己的協約国竞争者强大起来，使德帝国主义有机会把最大限度的资金投入重整軍备的事業中^①。

不言而喻，这种立場与德国人民的利益是沒有絲毫共同之处的，因为它所追求的目的不是使德国摆脱沉重的賠款重担，而是想把这笔資金用来复活德国軍国主义和准备新的世界大战，亦即正如历史的經驗所表明的——用来实行德国的民族自杀政策。在巴黎會議上所引起的关于賠償問題的激烈爭論，并不是关于減輕或加重战胜国加于德国人民头上的支付重担，而是关于德帝国主义者从本国人民身上榨取来的款子如何用法：用来为德国准备新的侵略还是用来巩固法国和英国在資本主义欧洲的統治地位。

- ① 美帝国主义者仅准备靠牺牲自己的竞争者的利益来减少德国的賠償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協約国間的債務問題上。欧洲協約国家在大战期間成了美国的債務国，它們曾一再指出，德国賠償的数目可以削減，但它們欠美国資本家的債款也必須相应地减少。一九一九年四月，劳合·乔治送給威尔遜一份由英国著名經濟学家凱恩斯所草拟的关于解决債務和賠償問題的計划。該計划規定，德国將付給盟国一筆債券(不用付款項)作为賠款，而美国則將接受这笔債券(也不用付款項)以抵償協約国間的債務。換言之，劳合·乔治建議美国有权直接在德国、从德国的賠款中得到相当的一笔款子以抵償債務。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統治者就完全可以(但已經是靠牺牲自己的利益)使德国免除賠款了。

美帝国主义者断然拒絕了这种解决賠償問題的办法。早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八日美国财政部就曾經声明說，它反对任何关于欧洲国家欠美国战債問題的討論。威尔遜总统很快答复劳合·乔治的这一正式建議說，美国不接受任何德国債券来用以支付战債(劳合·乔治著“賠償与战債的真相”，一九三二年倫敦英文版，第一〇五——一〇七頁)。美帝国主义者从而公开承認，他們只准备靠牺牲自己竞争者的利益来削減德国賠款的数目。

美国外交为了削減欧洲列强在德国賠款中所占的份額，曾采取了下述手腕。它背着協約各国的政府設立了一个美国委员会来估价欧洲各国因德国占領而遭到的損失。美帝国主义者希望，当这些国家的政府还刚刚在計算損失数目的时候，美国委员会就已經可以向“和”会提出其故意縮小了的估价。因为沒有別的东西和这个估价相比較，所以美国代表們預料，賠償問題將根据美国的建議来解决。

这个計劃还在簽訂停战協定以前就提出来了；其草拟人是豪斯上校^①。估价工作的全部活动由馬克·金斯特利少將負責領導^②。

一九一九年二月初，巴黎會議賠償委员会开始进行工作。在这个委员会中，美国的外交人員首先与法国代表团發生了爭執。

如所周知，德国軍国主义一向对法国都是一种威胁。在这以前曾兩度遭到軍国主义德国軍隊侵入的灾禍的法国人民要求保障法国的安全和要求賠償法国所受到的損失。法国壟断資本家在这些受到人民欢迎的的要求的掩飾下，力圖摧毀自己的德国竞争者和靠掠夺德国而自肥。因此法国代表团坚持要尽量增加德国的賠款。法国的政客們坚决反对美国所玩弄的手腕，因为这种手腕所抱的目的是要縮減法国在賠償中所占的份額并使魯尔的工業大王們有可能把用这种办法保存下来的資金投到恢复德帝国主义的軍事潜力方面去。

① 伯森特、菲力浦·馬遜合著“从美国代表团的观点来看巴黎和会的准备工作”，一九四〇年紐約版第一卷第四一二頁。

②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豪斯致威尔遜电，伯森特、菲力浦·馬遜合著“从美国代表团的观点来看巴黎和会的准备工作”第一卷第四一八頁。

美帝国主义者想在賠償問題上把英国外交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嘗試也沒有成功。英国的統治者不想放弃这笔賠款，也不願同意把这笔賠款用来重新武裝英国長久以来的竞争者——帝国主义的德国。

于是美国的外交人員們就对他們的难以說服的同盟者施用威胁手段了。威尔遜公然以威胁的口吻声明他在賠償問題上不同意英法兩国的意見，他毫不考慮到这样做会在全世界人們面前引起巴黎“和”会的危机^①。而豪斯則更为囂張，他公然說，过一些时候德国就会拒絕和約，那时候“毫無疑問地要發生一場在力量的配置上完全是另一种情况的新战争”。这一声明只能被了解为以美德兩國締結公开的軍事同盟来进行明目張胆的威胁^②。

当美国代表們看到他們的威胁並沒有奏效的时候，他們就求助于由馬克·金斯特利的主管机关所准备好的、故意减少了的关于德皇的軍隊使其鄰国遭到損失的估价^③。一九一九年三月四日，美国代表們在賠償委員會上声明說，他們已有关于損失的估价，同时他們还提出了根据該項估价来解决賠償的問題^④。

美帝国主义者所玩弄的手腕帶來了他們完全意料不到的結果。法国外交当局很快地了解到，如果會議确定德国賠款的数目，那末，由于沒有其他的估价，德国的賠款額不可避免地要以馬克·金斯特利的数字作为根据。法国統治集团認為最好根本拒絕在条約中确定德国賠償的数目，而把条約中关于賠償的部分改为德国有賠償各联盟国战时損失的籠統的义务，其数目將來由專門賠償委員會加以規定。由于克里孟梭及支持他的劳合·乔治的坚持，凡尔赛和約中的賠償問題就这样地解决了。

实际上,这意味着延期确定德国赔款的数目。帝国主义的政治家們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們估計到,他們以后定將得到比当时在巴黎會議上所出現的更为有利的机会,以便相机行事。美帝国主义者也情願同意这种延期,因为他們希望利用当时德国赔款規定的不明确性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他們認為,美德兩国的壟断資本家如果共同努力,就定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并能把最大限度的資金用来重新武装德国帝国主义。美国記者湯姆遜在其日記中写道:“这种妥协办法使双方都極为滿意。它使劳合·乔治和法国人感到高兴,……也使美国人感到高兴,因为这样便不用在条約中载入英法兩國所要求的巨款了。大概德国人也是願意这样做的,因为这会使得他們的賠款数目更加不肯定

②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威尔遜致蓋辛电,伯森特等著“从美国代表团的观点来看巴黎和会的准备工作”第一卷 第六一三——六一四頁。

③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四日美国代表团的記錄,載“巴黎和会”第十一卷第七三頁。

美帝国主义者在与英国外交人員的談話中就已使用了同样的威胁手段,以便迫使后者支持美国在賠償問題上的政策。例如,早在一九一九年一月,米勒就曾威胁貝爾斯爵士說,英国如在这个問題上拒絕同意美国的意見,就会立即“使德国無論在貿易上或财政上都投入美国的怀抱”(米勒著“我在巴黎會議上的日記及文件”第一卷第七一頁)。

④ 馬克·金斯特利的估价被故意縮小一点,甚至巴魯区也間接予以承認了。巴魯区在“凡尔賽条約的賠償部分和經濟部分是怎样拟訂的”一書中写道:“每一个国家都力圖能了解美国的估价——其他国家所受損失的指南——的内容,可是没有一个国家希望美国的估价适用于它自己”(巴魯区著“凡尔賽条約的賠償部分和經濟部分是怎样拟訂的”,一九二〇年版,第四七頁)。

⑤ 賠償委员会第一小組委员会一九一九年三月四日的速記錄,“国际文獻。凡尔賽和約”,一九三二年巴黎版,第四卷第三四四——三四七頁。(以下簡称“凡尔賽和約”,同时标明卷數及頁數——作者)

了。”^①从巴黎發出的美国广播會意味深長地着重指出，这个决定“对德国說来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美帝国主义者在同意这种延期后，又企圖确保賠償問題要按照他們的意志来解决，并已在巴黎和会上偷偷地背着其他国家企圖預先确定使华尔街大亨們感到滿意的賠款数目。

在拟訂賠償委员会的条例时，美国代表团玩弄了相应的手腕^②。該条例規定，委员会从一开始起就应确定德国債務的暫定最低額，对于这个数額，必須發行一笔可以从一九二六年开始支付的債券^③。在法国代表团和英国代表团看来，債券是清償美国債務的一种手段，而美国代表团的領導人物却决定利用發行債券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美帝国主义者的計劃是很簡單的。要确定一种办法，使德国根本不用付出賠款，而是通过贖回債券来支付賠款，这就意味着，实际上德国仅要付出贖回債券所用的一笔款子。由此可見，賠償委员会并不是在用編制对損失的估价来提出德国債務数字时确定真正的賠款数額，而是在它确定賠償債券的發行額时确定这个数額的。这就是說，如果發

① 湯姆遜著“巴黎和会日記”第二七八——二七九頁。

② 美国代表团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采取这一手腕的。直到一九一九年八月，美国財政專家戴維斯才在參議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第一次談出这种事件。后来，美国代表团的主要法律專家米勒鑒于英国經濟学家凱恩斯所著“凡尔賽条約的經濟后果”一書已經出版，因而于一九二〇年二月在“紐約晚郵报”上談到有关这一手腕的事情。（伯聶特等著“从美国代表团的观点来看巴黎和会的准备工作”第一卷第八四——九〇頁。）

③ 一九一九年四月四日英美联合提出的賠償委员会条例草案（伯聶特等著“从美国代表团的观点来看巴黎和会的准备工作”第一卷第八二三——八二四頁）。

行數額問題得到一致同意的解決，那末美國對發行比他們所願意的數額更多的債券一點可以使用否決權。因此，可以為美帝國主義者接受的數字也就是德國賠款的數目。為了使這個數字能夠毫不拖延地被確定下來，美國的賠償問題專家們早在巴黎會議上就設法確定了第一次債券發行額（一千億馬克）。按照美國代表團的計劃，以後再也不用發行什麼債券了。

美國代表團的領導人打算借助於這一手腕，來為德國軍國主義者保存相當大的一筆款項以重整德國的軍備。

美國的外交官們在對於實現他們的計劃極為重要的一個問題上，即在凡爾賽和約的賠償條款的解釋問題上，又得以鬼鬼祟祟地通過了他們所需要的決定。美國的統治者不得不考慮到，他們如果對發行一千億以上馬克的債券一點使用否決權，那必然要引起對條約本文的解釋問題的爭論。一九一九年四月底曾決定：條約中關於賠償部分的條款將由賠償委員會以一致同意的決議來加以解釋^①。因此，美國又有可能操縱條約的賠償條款的解釋事宜。

美國的政客們顯然滿意自己在債券問題上所耍的手腕的結果。巴魯區在一九二〇年曾經寫道，在巴黎會議上，“賠償問題不可能得到絕對理想的解決”。他又意味深長地補充說：“但是，在賠償委員會這個有彈性的機構里，卻包含有採取下述步驟的機會，這些步驟將使得我們在將來比較安靜的日子里能夠接近於這種理想的境地。”^②

而實際上，美國外交當局在債券問題上的一切打算都

① “巴黎和會”第四卷第六五四頁。

② 巴魯區著“凡爾賽條約的賠償部分和經濟部分是怎樣擬訂的”第八頁。

完全是一些冒險的打算。美帝國主義者雖然在德國賠款問題上使用了一切外交手腕，但他們並沒有能做到在和約內列入這樣一些條款，即既能使華爾街有機會掠奪德國，同時又能使相當大的一筆資金保存在德國軍國主義者的手裡以便將其投入軍事工業和重整軍備上面。巴黎會議把一切有關免除賠款的問題交由賠償委員會辦理，而賠償委員會是由法帝國主義操縱的。美國既然拒絕了凡爾賽和約，因而在这个委員會中就喪失了表決權，也不可能實現其籌劃好的債券把戲了。這就是說，美國想利用和約的賠償條款來保證提高德帝國主義的軍事經濟潛力的計劃遭到了破產。

後來，美國壟斷組織又竭力根據所謂道威斯和楊格的“賠償”計劃給德帝國主義以廣泛的財政支持，借以彌補自己在賠償問題上的失敗。

美國統治集團在德國武裝力量問題上為支持德國軍國主義者而作的努力，其程度並不弱於它在賠償問題上所作的努力。

這種努力獲得了相當大的成功。美國外交當局得以從擬訂中的和約內剔除了某些阻礙復活德國軍國主義的條款。這一任務之所以能夠實現，是由於美國外交當局利用了下面情況進行投機的結果，即協約國帝國主義者想利用軍國主義德國進行反蘇戰爭。

但是，因為德國帝國主義者的軍事實力對美國的協約國競爭者說來是一種威脅，所以在巴黎會議上，圍繞着德國武裝力量的問題發生了一場激烈的鬥爭，這場鬥爭反映了帝國主義者在德國問題上的矛盾。

資產階級的外交家們在這場鬥爭中曾用下述受人歡迎的口號作為掩飾：法國外交家的口號是安全；美國外交家的

口号是德国应有自衛的可能性。实际上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法国統治者所想的不是建立一个非軍国主义的、爱好和平的德国，而是力圖削弱德国。而美帝国主义者却力圖复活和加强德国的軍国主义。华尔街大亨們力圖保全德国的武裝和軍隊，以便將來利用他們来反对苏俄和使欧洲各国遭受美国的奴役。在巴黎會議上，美国外交人員在討論凡尔賽条約的軍事条款时曾推行这种政策。

美帝国主义者从巴黎會議一开始就在解除帝国主义德国的武裝方面坚决采取怠工的方針。他們根本不願使德国受到任何的軍事限制。

威尔遜在一九一九年二月八日曾公然对他的盟国声明說，德国应当保存它現有的全部武裝。兩天以后，藍辛在出席巴黎會議的美国代表团所举行的一次會議上明确地表述了美帝国主义者的要求，即德国应当保存一切种类的武裝(除了重炮兵外)。藍辛还要求德国交給协約国的机槍数目減少到盟軍司令部所拟定的数字的一半。威尔遜曾公开說，德国的統治者应有“足够的武裝，以便在短期內武裝六十个师团的軍隊”^①。

一九一九年三月七日，布利斯將軍在美国代表团的一次會議上提出下述建議，即在和約中根本不列入关于削減德国武裝及武裝部队的条款。在他看来，德国通过一項“自願限制其陸軍及海軍”的法案就很够了。布利斯說道：“这样的法案將比联盟国所不得不經常保証的任何条件更加有效。如果这个法案被通过的話，我們就能讓德国去自寻生路。”^②既然这里所指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成性的德国，听到布利斯談話的美国代表团團員們就了解到：布利斯所說的“生路”就是指德国可以無拘無束地实行軍国主义化，并

使德国变为美国在欧洲的宪兵。但是欧洲协約各国的政府并不願同意这种方針。巴黎會議軍事委員會的記錄并未公布过，但从該委員會的报告中（該报告包含有美国代表們所作的許多保留条件和反对意見）可以清楚地看出：委員會中的力量配置是对美帝国主义者不利的。在許多問題上，美国代表們曾陷于孤立地位。

毫不奇怪，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外交人員們并不特別指望通过他們所需要的条款了，当委員會的报告剛提交十人會議審議时，他們就力圖縮短已經擬訂好的軍事条款的有效期限。豪斯曾建議授权国际联盟确定条約所規定的限制德国軍备的有效期限，因为当时美国預料自己將是国际联盟的全权主人。克里孟梭立即明白这个关于軍事条款有效期限的建議所包含的意思。他坚决地声明說：“他不同意在一份邀請德国在三年、十年或甚至四十年后准备發動新的侵略行动的請柬上签字。”^⑤

克里孟梭的抗議是無济于事的。美帝国主义者終於达到了使軍事委員會决意根本不确定条約的軍事条款的有效期限的目的。

在限制德国軍备条款的整个体系中，关于德軍人数及其征集方法的問題是一个特別重要的环节。軍事委員會建議規定德国国防軍人数为二十万人；軍官的服役年限应一律为二十五年，下級軍官的服役年限应一律为十五年；士

⑤ 參閱阿·庫尼娜著“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間 美国夺取 世界霸权計劃的失败”第一一四頁。

⑥ 一九一九年三月七日美国代表团記錄，載“巴黎和会”第十一卷 第一〇〇頁。

⑦ 一九一九年三月三日十人會議記錄，BC—43，載“巴黎和会”第四卷 第一八八——一八九頁。

兵則按抽籤办法进行征集，服役期限为一年^①。

在十人會議中，英美代表要求实行德国国防軍的長期兵役制。一九一九年三月七日，劳合·乔治曾提出一項決議草案，規定士兵至少应服十二年的兵役^②。

福煦將軍徒然地企圖拒絕这一要求，他解釋道，这样做法，德国的国防軍就將变为大量培养軍官和下級軍官的学校，而这些軍官將米就是德国軍国主义的龐大侵略軍的骨干。美英帝国主义者即使沒有福煦的解釋也是很清楚地了解这一切的，但他們的要求的用意也正在于此。

美国的代表們激烈反对福煦关于使德国国防軍的人数減至十万人以抵償实行長期兵役制的企圖。只是經過長時間的爭論以后，美帝国主义者才不得不同意德国国防軍人数減至十万人，但仍附有一些保留条件^③。

美国代表們此后也并没有打消其扩大業已規定了的德国国防軍人数的企圖。例如，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五日，威尔遜在四人會議上声称：德国应保留二十万人的軍隊^④。几天之后，布利斯將軍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他說：他“从未听到过有任何一种論据能使他信服十万人的数目是正确的”。布利斯的此种言論立即得到威尔遜的支持^⑤。

美国的統治者并没有隐瞒他們是想利用德国国防軍米

① “巴黎和会”第四卷第一八三——一八四頁。

② 一九一九年三月七日十人會議記錄，BC—46，載“巴黎和会”第四卷第二六三頁。

③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日十人會議記錄，BC—48，載“巴黎和会”第四卷第二九五——二九八頁。

④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五日四人會議記錄，CF—15，載“巴黎和会”第五卷第六三二頁。

⑤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四人會議記錄，CF—27，載“巴黎和会”第五卷第八七九——八八〇頁。

反对苏維埃俄国的。例如，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七日，威尔遜曾在十人會議上說过，德国政府必須拥有大量军队来預防“来自国外布尔什維克分子方面的危險。……德国人很可能在东部国境上遇到这种危險”^①。

不言而喻，对德国說来，任何来自苏俄方面的“危險”都是不存在的，威尔遜的交談者們清楚地了解到，这里所說的是利用德国軍国主义来进攻苏維埃国家的問題。

無論在軍事委員會里，或是在十人會議上，关于限制德帝国主义者的海軍的問題都引起了激烈的爭辯。

美国出席軍事委員會的代表海軍上將本遜主張允許德国生产似乎是用来卖給別国的海軍武器和装备，虽然十分明显：德帝国主义者是不会放过利用这条后路来装备本国的軍艦的^②。本遜露骨地声明，甚至在德国海軍根据和約条款实行縮減以后，美国也还是要反对对德国的海軍規定任何限制的^③。本遜断然拒絕同意关于毀坏德国重要的軍港黑尔郭蘭和杜聶的決議。他同时还反对关于拆除德国沿岸的工事和禁止在德国沿岸五十公里的地区內建筑新的工事的建議^④。

本遜的立場事先曾得到威尔遜本人的同意^⑤。

在十人會議上討論軍事委員會的报告时，美国代表团的領導人完全支持本遜海軍上將的一切要求。藍辛直到他的出席十人會議的同事們揭露了本遜所玩弄的关于德国生产海軍物資的保留条件这一手腕的用意以后，才同意刪去該保留条件^⑥。从海軍條款中刪去了关于德国只可建造“專門供沿岸防禦及保护海岸用的”軍艦的一段^⑦。

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六日的十人會議上，藍辛大声疾呼地要求保存德国的沿岸工事和海軍基地。当有人对藍辛解

釋說，这里所指的不是防禦性的工事，而是指进攻用的基地，美国国务卿公然声称：“德国有权保有它所願意保有的任何基地……。”^①

由于藍辛及支持藍辛的劳合·乔治的坚持要求，通过了一項決議；決議声称：“德国沿岸五十公里地区內或德国沿海島嶼上的……一切工事將被認為是防禦性的，并可以保存。……这些防禦工事內的武器不得超过在簽訂本条約时現存武器的数量及口径……。”^②这样一来，美国外交人員在英国代表团的支持下就使德国沿岸工事系統和拥有全部現存軍备的海軍基地保存下来了。

美帝国主义者尤其力求保存在战略上特別重要的德国两个軍事基地黑尔郭蘭和杜聶。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七日的十人會議上，威尔遜坚决反对毀坏这两个軍事基地的人工海港，他声称：似乎漁民可以在这两个海港內躲避北海上

①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七日十人會議記錄，BC-52，載“巴黎和会”第四卷第三五六頁。

应当指出，在討論对奧和約的軍事条款时，威尔遜曾說过这样的话：確定奧地利軍隊的数目一事，应視“俄罗斯問題”的如何解決而定（“巴黎和会”，第五卷第八六四頁。）

② “巴黎和会”第四卷第二四六頁。

③ 一九一九年三月六日十人會議記錄的附件，BC-45，載“巴黎和会”第四卷第二四三頁。

④ “巴黎和会”第四卷第二四八——二四九頁。

⑤ 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的美国代表团記錄，載“巴黎和会”第十一卷第四頁。

⑥ 一九一九年三月六日十人會議記錄，BC-45，載“巴黎和会”第四卷第二二三頁。

⑦ “巴黎和会”第四卷第二四五、二六五頁。

⑧ 一九一九年三月六日十人會議記錄，BC-45，載“巴黎和会”第四卷第二二四頁。

⑨ “巴黎和会”第四卷第二六五——二六六頁。

的大風暴。当有人向威尔遜解釋說：在黑尔郭蘭和杜聶兩地区內有特备的漁港，而漁民从来未被容許进入軍港时，他迫不得已承認，他之所以反对毀坏海港，是因为这样做將削弱軍国主义德国的海軍力量。威尔遜声明：美国將拒絕参与毀坏黑尔郭蘭和杜聶軍事基地一事^①。

在十人會議上，关于基尔运河的狀況問題曾引起劇烈的爭辯。所有專家都指出这条运河具有十分重要的軍事价值。甚至藍辛也不得不承認，“基尔运河在战略上的优越地位对于德国說来是很大的”，因为它能使“船只由波罗的海調到北海的机会扩大一倍”^②。

尽管如此，美国代表团还是坚决拒絕同意使基尔运河非軍事化和該运河对各国的軍艦和商船一律开放。美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計地力圖拖延基尔运河問題的解决，而使这个問題移交給港口及海路委员会審議，并企圖甚至把关于运河問題这一条从軍事条款中根本刪掉。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七日，威尔遜在十人會議上說道：“对于根本刪去第三十八条(关于基尔运河的条文——作者)一点，不会有重大的异議。……条約即使沒有这一条也是絕對完整的……。”克里孟梭急忙同意“在对該条文應該列入和約一点取得明白諒解的条件下”^③，可以延期研究基尔运河狀況。

一个多月以后，当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基尔运河問題重新提到大会的領導机构——这一次是四人會議——

①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七日十人會議記錄，B C—52，載“巴黎和会”第四卷第三六五——三六六頁。

② 一九一九年三月六日十人會議記錄，B C—45，載“巴黎和会”第四卷第二二五頁。

③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七日十人會議記錄，B C—52，載“巴黎和会”第四卷第三七〇頁。

的議事日程上的时候，威尔遜又断然地拒絕了法国和意大利关于摧毁运河沿岸五十公里地区内的工事的建議。威尔遜說道：“……如果沒有这些工事，一旦德国卷入与任何一个强国的战争，德国將不能履行其使运河保持开放的义务。摧毁这些工事是与保持运河开放的決定不相容的。”^①

在这里，威尔遜十分明白地暗示，华尔街指望利用德国来与苏俄作战。十分明显，当威尔遜在協約国統治者的面前發表演說时，他所提到的德国將与之作战的那个强国絕不会是指協約国中的任何一国。協約国的首腦們都很明白，这里所說的正是苏維埃俄国。

这种情形也就决定了討論的結局。第二天，即四月二十五日，劳合·乔治坚决支持威尔遜的意見。英国的首相声称：“德国应当能够保衛自己的港口以免敌人侵犯”，他并且意味深長地請求法国代表团不要坚持解除基尔运河的武裝。为英国的支持所鼓舞的美国海軍上將本遜急忙宣布說，協約国研究基尔运河問題根本是白費時間：“基尔运河向来就是德国人的民族企業，它与外国毫無关系。”

四人會議討論的結果是解除基尔运河武裝的建議遭到了否決^②。

美国的外交人員在討論草拟中的条約的空軍条款时也采取了保存軍国主义德国的武裝力量的方針。

美国統治集团坚持要在德国保存軍用和民用飞机。藍辛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二日的十人會議上要求讓德国仍保

①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十人會議記錄，I C—176B，載“巴黎和會”第五卷第二〇五頁。

②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四人會議記錄，I C—176E，載“巴黎和會”第五卷第二三五——二三七頁。

有飞艇；大家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司令部曾利用飞艇来空袭敌国城市。藍辛建議似乎为了商業需要而讓德国保有飞机以及为了在空中进行攝影而保有一切器材。

英帝国主义者在这个問題上曾極力支持自己的美国同事。貝尔福曾說过，德国必須拥有軍用飞机来对付革命运动。他強調指出，根据报纸报道，在一月至三月柏林战斗期间，德国政府曾順利地使用軍用飞机来对付斯巴达克团。貝尔福恐吓四人會議的成員說：“……將來，革命分子可能拥有商用飞机，他們能把这些飞机改为战斗机，而根据本条約的条款，警察却不能拥有飞机……。”^①

美帝国主义者坚决反对禁止德国在距离边境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区內修筑飞机场。威尔遜認為，“这一条整个說来簡直是很可笑的”^②。由于美国代表們的坚持，这一条就从条約的軍事条款中刪掉了。

美帝国主义者在条約簽訂后立即扩展德国飞机工業的生产。协約国航空委员会多数都同意（仅美国代表反对）建議十人會議禁止德国在和約簽訂后的一定期限內生产及輸入飞机、水上飞机和各种式样的飞艇，以及上述飞机的零件和器材。当时曾提出各种不同的期限：法国代表团建議規定期限为二十至三十年，英国代表团建議規定期限为三年至五年。但是，即使最短的期限也沒有使美国代表們感到滿意。威尔遜坚决声明：他“不能接受这一类的……条件”。

①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二日十人會議記錄，B C—50，載“巴黎和会”第四卷第三三四—三四一頁。

② 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十人會議記錄，I C—177E，載“巴黎和会”第五卷第三五二—三五三頁。

尽管美国代表在航空委员会上不得不同意“商用飞机和飞艇都可以很容易而且很快地改制成军用飞机和飞艇”，威尔逊还是断然拒绝同意上面所提到的限制。美国外交人员终于使航空委员会的建议遭到否决^①。

在关于德国生产和输入飞机及飞机器材的问题上，美国所持的立场完全是由美国代表团的总方针所决定的，美国代表团的总方针是不容许协约国对华尔街的德国伙伴的军事工业和武器入口建立任何的管制。威尔逊从巴黎会议一开始就坚决反对法国在一九一九年二月七日提出的计划，该计划规定协约国要对德国的军事工业中心——埃森、杜伊斯堡、波希姆——的生产建立监督。当管制委员会终于成立起来的时候，美国又要求尽量缩短它的活动期限。布利斯将军和潘兴将军在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的美国代表团会议上提出了一项相应的备忘录。威尔逊向协约国的领导人声明说：他反对用调整原料供应的方法对德国的军事工厂建立管制^②。

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七日的十人会议上，威尔逊激烈反对管制德国的军事生产。“所有这些管制委员会都是协约国最高统帅部的工具，在他（指威尔逊——作者）看来，这意味着最高统帅部将无限期地继续存在下去，从而协约国军队也将无限期地存在下去。在他看来，如果协约国军队为了监督和约的执行而永远保存下去，那就不是建立和平，而是建立协约国的武装统治。它的政府永远不会同意

①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七日十人会议记录，BC—52，载“巴黎和会”第四卷第三七〇——三七二页。

② 参阅库尼娜著“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间美国夺取世界霸权计划的失败”第一二二——一二三页。

参与这个问题的如此解决办法……。”^①

無需再來說明，这个声明自始至终都是威尔遜最無耻的煽动宣傳的标本。要知道，正如上面所已經指出的，正是威尔遜和他的主子們打算对欧洲建立美国的宪兵管制。由此可見，他們对在欧洲建立武装統治的原則本身显然不会有絲毫反对的。問題完全在于美国統治者不願意协約国对德国軍事工業建立管制，华尔街打算由它自己来控制德国的軍事工業。

威尔遜坚决反对下述提案，即关于在德国工厂制造武器、彈葯及任何其他軍用器材的一切訂貨，只有將其通知协約各国政府后始可生效。在劳合·乔治的支持下，威尔遜終于使這項建議遭到否决^②。

美国外交当局在关于德国制造有毒物品的問題上帮助了德国的軍国主义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正是德軍統帥部首次使用的有毒物品是一种大規模毀灭性的武器，世界全体进步公众都坚决主張禁止这种武器。这样就十分自然地产生了一个問題，即如何防止拥有强大化学工業的德国生产有毒物品的問題。

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的五人會議上，曾提出了下述問題，即在和約中应載入一条，規定德国要把所有关于生产有毒物品的秘密过程的資料交給协約国。藍辛直接援引威尔遜的指示，从一开始就拒絕采納這項建議。英国代表

^①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七日十人會議記錄，BC—52，載“巴黎和会”第四卷第三五八頁。

^②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七日十人會議記錄，BC—52，載“巴黎和会”第四卷第三五八——三六〇頁。

罗伯特·鲍尔登并非毫無根据地不得不指出，这里所說的“危險，对欧洲国家的利害关系远远大于对美国的利害关系”。五人會議通过了关于把这个問題提交四人會議解决的決議^①。

这个問題第二天就在四人會議和五人會議的联席會議上进行了討論。藍辛再次坚决反对要德帝国主义者交出关于制造毒瓦斯的秘密生产过程的資料。他竟伪装天真地借口說，在德国生产有毒物品是被禁止的，因此这一条就沒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藍辛同时还認为，上述要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在于得到关于德国染料生产过程的材料。应当認为，在这一方面，藍辛是接近于說实話的。大家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協約国的壟断組織曾攫取德国在生产方面的專利权和秘密，正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今天，西方列强、特别是美国的壟断組織在攫取生产方面的專利权和秘密一样。但是，这种論点在美国壟断資本代表們的口中說出来，就显得过于虛伪了。很明显，藍辛的主子們所关心的，并不是要保持他們自己所力求得到的德国生产秘密，而是使德国有可能毫無障碍地安排化学武器的生产。

出席上述會議的威尔遜完全支持藍辛的意見。他意味深長地說道，德国的發明家和工業家們反正是不会把他們的秘密交出来的。这显然是暗示說：德帝国主义者將不惜公然破坏条約，以保証自己能够毫無阻碍地进行有毒物品生产，以供进行新战争之用。威尔遜要求通过一項关于不把上述条款列入条約內的決議。只是在經過長時間的劝解

^①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五人會議記錄，FM—4，載“巴黎和会”第四卷第五六〇—五六二頁。

之后，他才同意：四人會議的成員要與他們的軍事專家們磋商，然後再通過最後的決議^①。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四人會議上，協約國的首腦們會再度研究關於有毒物品的問題。

條約中的有關條文載稱，德國政府有義務將製造爆炸物和有毒物品的成分和方法通知協約國。

該項條款強調指出：“……協約國政府將有權檢查所有生產此種物品的工廠，並從德國政府那里得到關於這些工廠的生產過程的一切情報。”

威爾遜再次要求否決上述條款。他又借口說，“德國人不能交出所要求的情報而不同時揭示其貿易上的秘密”，而且威爾遜還強調說：“他並不認為德國的化學家們會肯暴露其真正的秘密”。

同時，威爾遜還要求放棄條款中所規定的對德國化學企業的檢查，這顯然是和他以前所說的理由無關的。經過長時間的討論，威爾遜終於達到了自己的目的。決定在條約中僅僅一般地提到：德國政府應將製造爆炸物及有毒物品的方​​法告知協約國，但關於監督及向協約國提供有關軍事化學企業生產過程的資料的最重要一點則被刪掉^②。

美國外交人員就這樣地做到使德帝國主義者能夠毫無阻礙地生產大規模毀滅人類的武器——有毒物品，後來法西斯殺人犯會用希特勒集中營內的囚徒來試驗這些毒品。

美國代表們之所以在德國軍事工業不可侵犯這個問題

①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六日四人會議和五人會議的聯席會議記錄，B C—58，載“巴黎和會”第四卷第四七九——四八一頁。

②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四人會議記錄，I C—177，A，載“巴黎和會”第五卷第三一一頁。

上表現得特別頑固，不但由于华尔街总的政治方針是支持德国軍国主义以便使它变为自己侵略的工具，而且还由于美德軍事工業家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壟断組織所最直接关心的是德国軍事工業不致受到損害和不受協約国的控制。

美国的政客們竭力創造有利的条件，以便也能从国外把武器供应給德国軍国主义者。

例如，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五日討論奧地利和約的軍事條款时，威尔遜要求准許奧地利按照外国的訂單来生产軍用物資。克里孟梭立即指出，这个建議的真实意圖在于“使德国能在奧地利境內開設生产武器、彈藥……等軍用物資的工厂”。但威尔遜却得以鬼鬼祟祟地使自己的提案通过了^①。

威尔遜断然反对禁止德国从外国輸入武器、彈藥和軍用物資。他以共慣用的蠱惑人心的詞句声称这样的禁止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意味着“对他国行动的限制、而不是对德国行动的限制”^②。在这种花言巧語后面，隱藏着使德国有可能从国外得到武器的意圖，以及隱藏着对美国軍火工厂主們的关怀，后者已准备把他們工厂的产品輸往德国。

关于懲罰德国战犯問題，是与当时拟訂的条約的軍事條款密切相联的。

在巴黎會議上曾設立了專門研究這個問題的委員會。美国出席該委員會的代表們从一开始就千方百計地力圖阻

①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五日四人會議記錄，C F—15，載“巴黎和會”第五卷第六：五——六三六頁。

②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七日十人會議記錄，B C—52，載“巴黎和會”第四卷第三五八——三六〇頁。

撓这个委员会的工作。美国統治集团由于奉行与德国軍国主义相勾結的政策，因而很自然地关心使这样一些德国軍国主义者免于懲罰，在这些軍国主义者的命令下，許多严重战争罪行被犯下了。美国壟断組織把德国战犯看成是自己計劃的未来执行人。

战争禍首与战犯問題委员会曾研究了关于設立国际軍事法庭的建議，該法庭应审判那些“不仅由于亲自發布关于作出非法作战行动的命令、而且由于不制止此种非法行动”而应負責的中欧国家的臣民。由此可見，这里所說的是，不仅战争罪行的执行人，而且連最主要的德国战犯，都应提交国际軍事法庭审判。毫無疑問，这里特別是指德皇威廉二世。协約国家的执政者是在它們本国輿論的压力下才采取这样的立場的，这些国家的輿論要求严厉懲罰使欧洲流血的战争罪犯。大家知道，在当时，“把德皇送上絞台！”这句口号在欧洲各国是極受欢迎的，而劳合·乔治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的英国議會选举中也曾巧妙地利用这句口号进行投机。

美帝国主义者立即采取了下述立場：他們主張仅审判执行战争罪行的小战犯，而不审判那些使千百万人牺牲生命的主要战犯。美国代表們在战争禍首問題委员会上曾無耻地声称：“責任有兩種：法律上的責任和道义上的責任。違反法律的罪行是要受审判的，而且必需受到有关法庭的审判和懲处，……但違反道义的罪行，不論其如何严重，也不論其后果如何丑惡和可怕，法庭都不能加以审判，而只受道义上的制裁。”

美国政客們力圖在这一借口下使德皇免于受审，而德皇的名字正是德国最黑暗的反动势力和德国一切好战分子

的一个标志。美国代表們在談到委員會的工作時指出：“有人公然宣稱，委員會的目的在于把前德皇交付法庭 审判，并且軍事法庭的管轄权应大到足以审判德皇，即使他沒有直接頒布过关于犯罪的命令。委員會中的美国委員不同意設立国际刑事法庭，并且不同意采納消極 刑事 責任的主張。”^①

美国代表团的领导人趁机大肆宣揚他們所持的立場，以便使这个消息傳到德国軍国主义者的耳朵里。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美国新聞局通过里昂广播电台詳細报导了美国代表团的上述声明。在無線电广播中着重指出，美国代表“不同意这样一項原則，根据这一原則，凡被控犯有違反‘人类法律’罪的人应受刑事审判”，美国代表“不同意对違反自然法的各国执政者进行刑事审判問題上的多数派（指委員會中的多数派——作者）的意見”，并且“不能参加最高法庭和起訴委員會……。”^②

当不願美国代表們的坚持而决定拟訂德国战犯的名單并要求把他們提交協約国审判时，美帝国主义者就極力設法破坏这个決議的执行。

美国代表团对于拟訂這一名單故意什么也不做^③。在五人會議上，藍辛断然反对協約国战俘問題委員會关于延迟遣返被俘德国軍官直到德国交出战犯为止的建議。藍辛喋喋不休地說，采納这个建議就将意味着協約国家收取人

① 一九一九年四月四日美国在战争禍首問題委員會上所提出的备忘录，盧科著“在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上的德国代表团”第二八四——二八五頁。

② 參閱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真理报”。

③ 參閱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日“真理报”。

質^①。但当时他并没有提到，在这里所说的延期遣返的德国军官代表人物中恰巧就有德国战犯在内。由于蓝辛的坚持，这问题提交到四人会议上讨论；在四人会议上，美国外交人员终于使得战俘问题委员会的建议遭到否决^②。

美帝国主义者不仅直接在德国军备和武装部队的问题上，而且在德国疆界问题上都采取了恢复德帝国主义的军事实力的方针。美国垄断组织为了使帝国主义德国能充当自己在欧洲的宪兵和在反苏斗争中的主要突击力量，因此力图保证德国军国主义者能拥有一个便于其执行摆在自己面前的任务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疆界。

如果说在西部，美帝国主义者尚且力图保证德国帝国主义侵略者拥有有利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疆界，那末在东部，美帝国主义者就更加积极地坚持划定这样的疆界了。

美帝国主义者极勉强地同意德军撤出波兰，说什么“由于德军的撤退有产生无政府状态的危险”^③。

早在准备巴黎会议的材料时，美国政府就已指示专家们甚至不要去研究把曾经被并入普鲁士的波兰领土归还波兰的问题。在美国代表团的一次会议上，布利斯将军断然反对把但泽交给波兰，而且为了使德国军国主义易于侵略波兰起见，他坚持国际联盟不要给但泽以消除德国威胁的保障^④。威尔逊在与驻巴黎的所谓“波兰民族委员会”^⑤主席罗曼·德摩夫斯基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这样说：对波兰说来，能使维斯杜拉河口中立化和得到但泽港的一部分就已经很够了。当德摩夫斯基不同意这一点并援引战略理由时，威尔逊却假仁假义地叫道：“啊，德摩夫斯基先生，在这场战争之后，谁还会来谈论战略上的理由呢！要知道，我们将要有国际联盟哩……”^⑥。

在美国代表的积极支持下，确定了波德的疆界线，从波兰手中夺去了自古以来就属于波兰的土地。巴黎会议最初曾满足了波兰关于把上西里西亚移交给它的合法要求。但后来由于美英两国的坚持，对这个决议进行了修改。根据美国代表团的要求，留在帝国主义德国境内的那一部分上西里西亚面积大大地扩大了①。

德帝国主义者坚持要把奥地利并入德国，即实行臭名远扬的“德奥合并”——后来希特勒匪徒在奥地利问题上所提出的口号②。德国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致协约国照会中曾以动人的口吻说道：“一千多年以来，奥地利的全部历史和文化都和它的母亲——德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如

-
- ①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五人会议记录，FM-9，载“巴黎和会”第四卷第六三三—六三七页。
 - ②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四人会议记录，IC-157C，载“巴黎和会”第五卷第三三八页。
 - ③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六日美国驻瑞士公使斯托瓦尔致蓝辛电，载“美国外交文件”第一卷第四八二页。
 - ④ 关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八日美国代表团会议的备忘录，载“巴黎和会”，第十一卷第一五七页。
 - ⑤ 在国外成立的波兰临时政府，其中有许多协约国的、而首先是法国的走狗。
 - ⑥ 格·哥德克著“凡尔赛和会上争夺德国东疆的斗争”，一九四〇年柏林版，第四九页。
 - ⑦ 参阅阿·库尼娜著“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间美国夺取世界霸权计划的失败”第一—二页。
 - ⑧ 当时，随驻德美军司令部的“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曾坦白地叙述了德国帝国主义者与“德奥合并”有关的侵略计划，他写道：“属于上层阶级的德国人认为，把奥地利的日耳曼部分（即奥地利本部——作者）合并以后，他们就能建立一个德意志共和国联邦，这个联邦比之战前的德意志帝国将更为辽阔、更为强大。”（一九一九年一月八日“泰晤士报”第五版）。

果奧地利的居民希望恢復他們與德國的民族聯系，……德國是不應該反對在奧地利的日耳曼弟兄的這種願望的……”^①。德國政府當時打算向各協約國提出關於實現“德奧合併”的要求^②。

美國外交人員在巴黎和會上也曾提出這樣的要求。豪斯在其對“十四點”的解釋中寫道：“日耳曼的奧地利。按照法律，應當准許把這塊領土併入德國……。”^③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召開的美國代表團的會議上，藍辛公然聲稱有必要實行“德奧合併”。藍辛意味深長地說道：“一切關於防止兩個日耳曼民族可能合併的想法，都是一種幻想。”^④他說，禁止“德奧合併”，“是與總統所提出的原則相抵觸的”^⑤。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也曾主張實行“德奧合併。”這樣，在“德奧合併”二十年之前，美國外交人員在巴黎會議上所發表的演說中就已預想到後來為希特勒匪幫所實現的侵占奧地利和消滅奧地利獨立這樣的事件了。

在德捷疆界問題上，也可以把威爾遜的外交方針和希特勒的外交方針作一比較。

派往奧地利的美国情报人員庫利奇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寫道，蘇台德區不應該交給捷克斯洛伐克。庫利奇聲稱：“捷克人現今所占有的領土地地道道是德國人的領土”。以

① 盧科著“在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上的德國代表團”第三三二頁。

② 德國向協約國提出的建議草案，一九一九年三月至四月，盧科著“在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上的德國代表團”第一九八頁。

③ “豪斯上校手札集”第四卷第一五五頁。

④ 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美國代表團記錄，載“巴黎和會”第十一卷第八八頁。

⑤ 一九一九年三月三日美國代表團記錄，載“巴黎和會”第十一卷第九〇頁。

卡尔·倫納尔为首的奥地利右派社会党首領們热烈地支持美国关于把战略上很重要的苏台德区交德国管轄的方針。奥地利外交部長、社会民主党人奧托·鮑威尔吓唬联盟国說，一旦把苏台德区交給捷克斯洛伐克，“在欧洲的中部就將形成第二个亞尔薩斯”。在奥地利的制宪議会上，鮑威尔大談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人工”性質。苏台德区的德意志反动分子也支持美国的立場。一群未来的汉林分子曾向四人會議提出一項备忘录；备忘录以一旦把苏台德区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內就要發生內战进行威胁^①。

美国外交人員在爭取保證德国軍国主义者拥有战略上有利的德捷疆界的斗争中曾广泛地使用这些恫吓手段。美国代表們在巴黎會議上不惜花言巧語，力圖向自己的協約国盟国“証明”有必要把住有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在軍事上很重要的捷克斯洛伐克地区从捷克斯洛伐克割离出去，轉交給德国。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布利斯將軍在致藍辛的信中写道，捷克斯洛伐克境內不應該包括住有日耳曼居民的地区；虽然从該信中看得很清楚，布利斯当时非常了解，把民族杂居的地区划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內是由于战略上的需要，当时需要确定一条有助于抵抗帝国主义德国的侵略的边界。布利斯甚至不打算否認从軍事的观点看来确定这样的边界是正确的，而伪善地呼吁放弃战略上的考虑；他說，因为在簽訂和約时是不應該从战争的远景出發的^②。不用說，从美

① 参阅圖罗克著“一九一九年美帝国主义在东南欧的护强計劃”，载苏联“历史問題”杂志一九五〇年第一期第八五——八六頁。

②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布利斯致藍辛信，载“巴黎和会”第一卷第二九五頁。

国好战派代表人物口中說出的这些話是何等的虚伪，因为美国好战派当时是按照华尔街的命令力圖划定使德国易于侵略东方的边界的。

藍辛也完全利用了布里斯的这一虛構的論据。当五人會議討論德捷边界問題时，藍辛声称，美国代表团不同意欧洲協約国家所提出的边界綫。他断言，“美国代表团反对根据战略原則来划定疆界这一方法本身……。从軍事价值的观点和战争远景的角度来确定边界綫，是与国际联盟的精神、国际裁軍的精神，以及威尔遜總統历次声明中所叙述的美国政策的精神本身直接相抵触的。”^①所有这些議論显然地抱有一个目的，即防止在德捷兩國間划定使捷克斯洛伐克在德国發動侵略时可以实行防衛的边界。

藍辛坚持要把奥地利居民占多数的波希米亞地区划归德国。应当指出，这些地区过去从未併入德国的版圖，它們从前是属于奥匈帝国的^②。威尔遜要求把战略上很重要的拉蒂包尔地区併入德国，而協約国的执政者当时已决定把該地区划归捷克斯洛伐克^③。由此可見，这里所指的是这样一些住有奥地利居民的捷克斯洛伐克地区：希特勒正是从兼併这些地区开始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美国外交人員在一九一九年發表的演說与希特勒强盜在一九三八年的行动正相呼应。

美国在德国东部边界問題上的政策的实質是十分清楚

① 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日五人會議記錄，FM-3，載“巴黎和会”第四卷第五四四頁。

② 同上書第五四五—五四六頁。

③ 參閱庫尼娜著“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間美国夺取世界霸权計劃的失敗”第一一二頁。

的，这就是要使德帝国主义侵略的矛头指向东方去反对斯拉夫国家，而首先是反对苏维埃俄国。下面的例子很可以说明这一点。当十人会议讨论德国边境工事的问题时，研究此问题的军事委员会建议拆毁德国西部边境上的工事而完全保存德国东部和南部边境上的工事。军事委员会主席德古特将军曾直截了当地说明德国东部工事的问题，他说，“有人认为要求毁坏这些工事是不好的……因为这些工事可以有助于防御布尔什维主义。”^①

西方国家帝国主义者所谓的“防御布尔什维主义”的无稽之谈，在当时也正和现在一样，意味着对苏维埃俄国的侵略。从这个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对帝国主义者说来，德国东部边界问题的意义是什么。美国驻德占领军总司令艾倫将军曾精确地表述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的实质。他说：“西欧国家应该允许德国向东方扩展，可以预见到，这将导致德俄的冲突。……”^②

美帝国主义者在德国边界问题上的政策，完全是由华尔街的反苏军事计划所决定的。这一政策与关心德国的利益和关心德国的领土完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从下面的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主张把奥地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土地并入德国的美国和其他协约国的执政者，当时也并不反对肢解德国本身，以便削弱自己的竞争者德国的力量。早在巴黎会议前夕，美帝国主义者在草拟他们所提出的和约草案时，就曾打算把巴伐利亚划出，让它有权以

①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日十人会议的记录，B C—48，载“巴黎和会”第四卷第二九九—三〇〇页。

② 参看诺尔顿：“战争是这样发生的”，一九五一年莫斯科版 第五七页。

独立國的資格與全德政府一道簽訂和約。在美國草案的說明書中寫道：“……目前巴伐利亞政府所起的獨立作用，以及它在德意志帝國中的傳統地位，都顯然證明把巴伐利亞列入簽訂條約的國家內是正確的。”^① 當巴黎會議就要邀請德國代表來簽訂和約的時候，美國代表還認為，不但巴伐利亞的代表而且連薩克森的代表都可以持有本國國書來簽訂和約^②。

美國的一些國會議員們曾露骨地說過他們是願意瓜分德國的。美國共和黨“反對派”領袖、參議員洛奇曾在美國代表團啓程赴歐之前，交給亨利·懷特——美國代表團中唯一的共和黨人——一份備忘錄，洛奇在備忘錄中要求瓜分德國，特別是要求鼓勵巴伐利亞的分立運動^③。一九一九年一月，參議員麥耶爾斯（蒙大拿州的代表）公然在國會上說道：“……應該用強力使構成德意志帝國各邦永遠分開。……不應該允許這些邦有一個共同的執政者；也不應該允許這些邦有一個共同的法庭或一個共同的立法機構，應當使它們像美國和加拿大……像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樣地彼此分開。德國真的應該被瓜分；協約國各盟國可以像瓜分殖民地那樣地瓜分德國……”^④。

在四人會議的記錄中有一件特別值得注意的文件，該文件證明協約國陣營的頭子們（包括威爾遜在內）曾極其認真地研究了把德國分成兩個國家——西南德和東北德——

① “巴黎和會”第五卷第三〇九頁。

②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四人會議記錄，I C—177 B，載“巴黎和會”第五卷第三三六頁。

③ 涅文斯、亨利·懷特合著“美國外交的三十年”，一九三〇年紐約一倫敦版第三五五頁。

④ “國會記錄”第五卷第二編第一三一九——一三二二頁。

的問題。而且，曾預定由西部充當反動勢力和軍國主義勢力的堡壘。由此可見，早在一九一九年，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者就打算使德國分成兩部分；正如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使德國分裂成兩部分一樣。

德國人民的敵人很快地就找到了自己的助手——現在波恩頭子們的老前輩。大家知道，在一九一九年，阿登納本人就曾與協約國、特別是與法國的帝國主義者建立了聯繫^①。除他之外，巴伐利亞國民議會議員，天主教“人民”黨黨員海姆博士也曾起過協約國統治者在德國的助手的作用。

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的四人會議上，克里孟梭曾宣讀了法國德斯蒂凱將軍四天前與海姆談話的備忘錄。海姆對德斯蒂凱說，如果德國仍舊是一個統一的国家，那末在德國，將仍然是社會主義思想起巨大影響的東部地區占優勢。為了防止這一點，協約國應該把德國下列地區劃為獨立國家：巴伐利亞、漢諾威（至威塞爾止）、不來梅、奧爾登堡、威斯特伐利亞、符騰堡、巴登、黑森—拿訥和萊茵省。“再加上奧地利，就將出現……擁有三千萬人口的一批國家，這幾乎和北德的人口相等，而北德將有三千六百萬人口。”

海姆了解到他的關於肢解德國的建議是十分卑鄙的，因此他認為，上述各個地區本身“在德國這個混亂時期不能提出這種思想，否則人們將責備它們有背叛行為”。但是，這一合法的責難並沒有使海姆本人感到困窘，他還奴顏婢膝地描述了德國這樣的分裂對協約國的一切好處。“將存在

① 阿登納在一九一九年的分裂活動，請參閱奧·溫塞著“阿登納博士從分裂主義到‘歐洲統一’的變國行為”，一九五二年柏林版。

兩個独立的政府，……協約國將有权实行監督。我們定会接受協約國的‘保护’……特别是協約國的經濟保护。”西德將称做“萊茵—多瑙河联邦”。西德將是一个与社会主义的北部和东部根本不同的天主教国家。这个卖国贼奉承說：“……半个德国是健康的，另外半个德国現在很不健康。那里已有四分之三是社会主义的了。我所提出的方法將使健康的一部分免受傳染。”

德帝国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海姆并不隱瞞，在反对革命运动的斗争中，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武装力量上面。海姆对德斯蒂凱說，“諾斯凱已使志願兵团的成分大大地改善了。工人已被赶出。……現在，这个兵团有三十万人。这个数目对于維持德国的秩序說來是绝对必須的。你說在你們的媾和条款里規定德国有十万士兵。根本不能降低到这样的一个数字。”^①

海姆的談話由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报告給四人會議，并在不加任何注解的情况下为協約國的首腦們所得悉。坚持要采納关于把波蘭和捷克的一些地区併入德国的計劃的美国外交人員，对于这个把德国分为兩部分并使德国西部变为協約國的保护國的計劃，沒有表示只字的反对。

* * *

由此可見，早在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会上，美帝国主义者就曾積極地支持德国軍国主义，以保存帝国主义德国的軍事經濟潜力、武装力量和战略地位。

美国外交当局使得德国的軍事工業得以保全，而且使它实际上并未受到監督——当然是要受华尔街的支配

^① “巴黎和会”第五卷第九〇六—九〇九頁。

的——，这就保证后来德国的军事生产、特别是飞机制造业和有毒物品制造业的生产可以迅速地展开。美国外交当局使得德国的军事基地保存了下来，这些基地后来为希特勒的海军和潜水艇舰队所利用了。在美国外交当局的大力协助下，德国的最大战犯、包括前德皇威廉二世在内都逃避了惩罚。美国统治者在使德国军国主义者能有有利的战略边界和基地以便侵略苏俄和东欧国家方面表现得非常积极。在美国政府的参加下，自古以来就是波兰的土地被划归帝国主义德国所有了。正是美国外交人员在巴黎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把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相当大一部分地区并入帝国主义德国的問題，而这一点后来由希特勒加以实现了。

在签订凡尔赛条约以后的时期内，所有这一切就帮助了德国军国主义者起初是秘密地、而后则公开地重建德国的武装力量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间与德国军国主义相勾结的政策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如此；这一政策曾为资产阶级的历史伪造者们小心翼翼地隐瞒起来，但被一些无可辩驳的事实和文件所揭穿了。

第五章

美德帝国主义者在一九一九年巴黎 會議期間的秘密联系

美帝国主义者在一九一八年全年中一直与德国的执政者进行秘密談判，而在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期間，又繼續与后者保持秘密联系。当美国外交人員在巴黎會議上与自己正式的協約国盟国进行斗争的时候，美国的代理人却偷偷地与德帝国主义者进行秘密談判[⊖]。美国国务院在战后曾公布一些有关这次談判的值得注意的材料。

在巴黎會議期間，美德帝国主义者之間的秘密联系是通过美国派遣秘密使团到德国去这种方法来进行的。

这种使团中的第一个（在上面已經提到过的得利澤尔之行以后）是由美国情报人員海拉迪所率領的。这个使团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即在巴黎會議正式開幕一周

⊖ 虽然只是美国政府才与德国的首腦們有着一种安排好的密切联系，但德国首腦們在这个期間与協約国其他帝国主义者也保持着断断续续的接触。例如，英国的塞路奥尔上校曾住在柏林，他与德国的副总理兼財政部長德恩堡有联系。而以薩尔·杜邦为首的法国駐德軍事代表团的代表們也曾与德恩堡进行过談話（“巴黎和会”第五卷，第七三三頁）。厄尔士柏格尔与克里孟梭派往德国的兩名特使——哈根倫教授和恩納尔教授保持着联系（諾瓦克著“凡尔賽”第一六九頁）。这些联系令人信服地証明：德帝国主义者虽与美国达成了暂时的勾結，但仍在一步一步地随机应变，准备在必要时轉到其他協約国家一边去。

以后被派到德国去的，而且按照计划要在德国逗留两个月左右。这个使团通过外交邮件和密码电报与在巴黎的美国代表团保持联系。使团的总部设在柏林，使团的团员们从柏林出发去游历德国的大城市：美茵河畔的法蘭克福、慕尼黑、汉堡、不来梅、卡塞尔、曼海姆、布勒斯累等等。

海拉迪使团的人数是相当多的。它由十四名美国情报人员所组成。在一些文件内甚至保存有他们的全部名单，他们是：海拉迪、菲尔德、威特利奇少校、德依、德依的助手舒马赫尔、丘奥尔德中尉、布莱尼、皮尔斯、韋伯、布列克、特朗斯特利特、罗森塔尔、秦列尔和霍乌中尉^①。

德帝国主义者殷勤地接待了美国的情报人员。菲尔德在他的报告中很满意地写道，德国的资产阶级人物对他好极了，而巴伐利亚的外交部长甚至在菲尔德和霍乌所住的旅馆里贴了一张由总理签署的告示，告示上写道：他们两人

① 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日美国代表团致美国代理国务卿电，载“巴黎和会”第十二卷第一页。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七日格鲁致威特利奇信，载“巴黎和会”第十二卷第二七页。

可以设想，除了海拉迪使团外，这个时期前往德国的还有不少美国间谍分子。事情竟弄到这种地步：一九一九年初，法国驻瑞士大使馆竟拒绝给予从中欧国家回来的美国人前往法国的入境签证，除非得到凯·德·奥尔塞的特别批准才发给。驻巴黎的美国代表团曾在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三日研究了关于法帝国主义者想阻挠美德两国统治者进行秘密接触的企图的问题。美国代表们认为这种企图是“对美国和平代表团正常的官方活动的一种毫无理由的干涉行为”，并决定向法国政府提出“严厉的抗议”。这项抗议的本文是由蓝辛立刻亲自起草的。（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三日美国代表团记录，载“巴黎和会”第十一卷第三七页。）

无论是法国拒绝发给入境签证或是美国外交人员激怒的反应都证明：这个问题有着重大的实际意义，因而这里所说的不是某一个美国人由德国取道瑞士前往出席巴黎会议的问题。

“均受巴伐利亞國家的保護”^①。

德國的執政者曾向海拉迪使團提出許多請求。在這些請求中特別提到德國未來的疆界問題。例如，柏恩斯托夫曾派蕭太博士去見威特利奇少校，蕭太請求讓德帝國主義者仍保有波蘭的北西里西亞地區。他的理由是，這個地區的煤藏很豐富，“波蘭人無論何時都不能像德國人那樣有效地在北西里西亞開採煤礦”，“為了有利於世界煤的生產，北西里西亞應置於德國的管轄之下”^②。德國的頭子們在與美國間諜們的談話中，堅持要把奧地利併入德國，亦即堅持實行取消奧地利民族獨立的臭名遠揚的“德奧合併”。他們並不隱瞞，他們力圖用這種辦法來加強他們的軍事實力，來“抵償亞爾薩斯、洛林、波蘭和什列斯威的喪失，使密集的日耳曼居民合併在一起”^③。

德國的壟斷資本家們還請求他們的美國保護者給他們以借款和原料，以恢復德國的軍事工業。在海拉迪代表團逗留德國期間，德國停戰委員會領導人厄爾士柏格爾在其向協約國停戰委員會提出的一項聲明中曾公開地堅持這一點。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四日，厄爾士柏格爾請求美國供給德國石油、銅和棉花，並請求給德國以借款。“這樣一來，美

①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菲爾德致美國代表團報告，載“巴黎和會”第七卷第四一頁。

②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威特利奇致美國代表團信，載“巴黎和會”第十二卷第一五頁。

③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菲爾德致美國代表團報告，載“巴黎和會”第十二卷第七八頁。

正如在本書第四章中所指出的，美帝國主義者在巴黎會議上會極力支持德國軍國主義分子關於劃定對他們有利的戰略邊界的請求。

国將帮助德国的重建”^①，厄尔士柏格尔声明說，他所說的“重建”則是指加强德国的軍事經濟潜力。

德帝国主义者通过厄尔士柏格尔之口公开地說出了这一請求，而德国执政者在与海拉迪代表团团员們的秘密談話中更加坚持地重申这一請求。在这些談話中，也談到了与德国的民主运动作斗争的問題，而且德帝国主义者当时对获得协約国的、而首先是美国的軍事支持寄予很大的希望。菲尔德报告說，巴伐利亞的“资产階級人士和多数派的修正主义的社会党人”都認為协約国占領巴伐利亞是鎮压革命的最好的方法。“他們公开地說：他們最願意的是美国的占領，其次是英国的占領，第三是意大利的占領，第四是法国的占領。”^②

德帝国主义者想尽各种办法来奉承威尔遜的使者們。巴伐利亞的反动政客們表示極其願意委派美国的走狗們担任国家要职。那位菲尔德报告說，当巴伐利亞的执政者在寻求外交部長的候选人时，他的意見被認為是有决定意义的。“有四个多数派社会党人偷偷地到他那里，坦白地对他说：正是它（指菲尔德的意見——作者）是他們所打算考虑的准則，可以說本人的意見……很可能决定事情。”^③

用这种語气来和美帝国主义者談話的不仅有巴伐利亞省的經紀人，而且还有德国政治的領導人物。当勃洛克道夫·倫卓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四日在就任德国外交部長时

① “巴黎和会”第四卷第四〇頁。

②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菲尔德致美国代表团报告，載“巴黎和会”第十二卷第四〇頁。

③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四日菲尔德致美国代表团报告，載“巴黎和会”第十二卷第六六——六七頁。

在国民議會中宣讀其对外政策的宣言以后，据美国駐荷蘭公使哈列特的报告，德国駐海牙公使館的参贊“通过第三者轉告說：勃洛克道夫·倫卓伯爵在決定对外政策时認為了解美国对他的發言的意見是極端重要的……”^①。

德皇的黷武主義者們也極力設法奉承美国壟斷資本家的代表。德国軍官們爭先恐后地請求海拉迪代表团的團員們把他們編到美国軍隊中去。菲尔德报告說，“那些軍官們具有前往邊疆服役的真正热忱，他們糾纏不休地請求我接受他們加入美国軍隊。”^②

海拉迪使团在德国的活动突然中断了。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七日，美国代表团召开的一次會議研究了关于召回这个使团的問題。出席这次會議的除了美国代表团的團員外，还有得利澤尔和从柏林召来的海拉迪。代表团決定免除海拉迪大尉担任的赴德使团团長的职务。同一天，海拉迪的代理人威特利奇接到訓令，要他把使团的全体人員撤出德国。訓令还确切地指示，某一个團員在前往巴黎途中应經過哪些德国城市，每一个團員要在巴黎彙報自己旅程的情形^③。

虽然在美国所公布的文件中沒有只字談到这次如此匆忙地召回使团的原因，但仍可以作如下的推测：美国的協約國盟國的情报机关显然已經探知人数很多的海拉迪使团的活动，而这一点使美国的执政者有遭到巨大的外交困难的

①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哈列特致美国代表团电，載“巴黎和会”第十二卷第二六——二七頁。

②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七日菲尔德致美国代表团报告，載“巴黎和会”第十二卷第七三頁，又見“巴黎和会”第十一卷第四八頁。

③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七日格魯致威特利奇信，載“巴黎和会”第十二卷第二七頁。

危險。因此，美國認為暫時減少美德之間的秘密接觸是合宜的。

美國代表團在向國務院告知關於召回海拉迪使團的問題時解釋說：“目前，僅僅是為了獲取情報而在德國保持一批人數眾多的固定人員是沒有必要的，經常派遣個別的經特別挑選的觀察員到那里去就可以達到這個目的。”^①

只有德依和他的助手佛列德利克·舒馬赫爾被留在柏林，而且規定他們要“經常”住在柏林^②。但是看來，美帝國主義者甚至連這一點也不得不予以放棄。一九一九年三月四日，美國代表團通過了一項決議：從柏林召回這兩個情報人員^③。

但是，美帝國主義者一面用這種辦法消滅痕迹，一面仍與德國執政者保持秘密接觸。在這段時期，在維持這種接觸方面，美國記者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家知道，美國情報機關是慣於利用記者來處理一切麻煩任務的^④。

在簽訂康邊停戰協定以後，這些新聞記者們立即來到德國。早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德國問題的老“專家”、戰前就在柏林工作的美聯社社長邁伊爾斯·鮑頓又重新在柏林工作了^⑤。

美國新聞記者們如此積極地在德國進行間諜活動，甚至美國國務院由於害怕弄出丑事，竟一再詢問駐巴黎的美國代表團：“新聞記者們到德國去是否是根据代表團的命令”，是否需要“監督他們的活動”^⑥。美國代表團很老實地回答說：“最好不要採取任何措施來阻撓這些記者與敵人進行談判，國務院絕對不應該對這些記者們的行動建立任何的監督。”^⑦

德國統治集團把美國記者們看成美國政府的代表，這

不是毫無根據的。其中，記者兼情報人員、而後來是美國有名的法西斯分子的卡爾·維甘德（他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到四月兩月內住在柏林的“阿德隆”旅館里）當時在德國統治集團中享有很大的威信。從柏恩斯托夫伯爵的回憶錄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德帝國主義者當時認為維甘德是一個能直接把消息傳達給威爾遜的人物^①。

美國“記者們”當時在德國享有這樣的勢力，以致德國政府甚至建議他們使用德國政府的“納溫電台”來拍發他們的新聞^②。

除了在記者幌子下來到德國的情報人員外，從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起，以協約國俄國戰俘遣返委員會的美國代表、哈里斯少將為首的美國軍事使團也住在柏林^③。哈里斯和

①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美國代表團致美國代理國務卿電，載“巴黎和會”第十二卷第三八頁（着重點是我加的——作者）。

② “巴黎和會”第十一卷第四九頁。

③ 一九一九年三月四日美國代表團記錄，載“巴黎和會”第十一卷第九三頁。

④ 美國情報機關的工作人員定期為美國新聞記者作評論報告，這一點就是當時派往歐洲的美國記者與情報機關有聯繫的明證。率領這批記者的美國代表團新聞處處長貝克有權使用情報機關的一切資料。（“巴黎和會”第一卷第二一九——二二〇頁。）

⑤ 克·奧柏曼著“魏瑪共和國時代美德帝國主義的關係（一九一八——一九二五）”第四六頁。

⑥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三日美國代表團記錄，載“巴黎和會”第十一卷第一一八頁。

⑦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日美國代表團記錄，載“巴黎和會”第十一卷第一二八頁。

⑧ 柏恩斯托夫著“回憶與書簡”第一一五頁。

⑨ 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美國代表團記錄，載“巴黎和會”第十一卷第八七頁。

⑩ “巴黎和會”第十二卷第八二頁，班涅和路特茲合著“美國救濟歐洲的組織（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第六七七頁。

他的同事們的主要任务是：招募犯罪分子来补充 俄国境内的白衛匪軍和野蛮地屠杀那些拒绝对 解放了的 祖国 作战的、留在德国境内的俄国战俘。除了这种劊子手的工作外，哈利斯还担任与德国政府保持联系的任务并从事間諜工作。駐巴黎的美国代表团責成哈利斯“要尽可能多地 向代表团提出政治报告。”^①

当时，美国与德国政府还通过駐斯巴的協約国停战委员会来保持联系。一九一九年四月，英国外交人員华依茲曾报告道，委员会“是与德国人进行联系的門徑，在这方面它执行着和平时期駐柏林大使館所执行的那些职务……。”^②

在一九一九年三月至四月間，美国外交人員和情报人員又在極端秘密的情况下来到德国，以便与德国統治集团进行談判。下面一个很有趣的事实就証实了这一点。一九一九年三月，美国国务院要求美国駐伯尔尼的使团向它提供一些关于德国的情报。华盛顿的政客們之所以面向伯尔尼，是因为在整个战争期間，伯尔尼正是美国在中欧的間諜工作的中心，而專門研究德国問題的美国情报人員也正应该在伯尔尼一地寻找。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駐巴黎的美国代表团决定了国务院的活动。駐伯尔尼的使团答复国务院說：它不可能搜集到必要的情报，因为駐巴黎的代表团已把駐伯尔尼使团的工作人員分派到“中欧各个地区”去了，他們从那里和巴黎保持經常的电报联系^③。很清楚，被派出去的研究德国問題的美国“專家們”，这个时期正在游历德国各地。一九一九年四月在欧洲游历的、由胡佛領導的美国救济署的四十名情报人員也来到了德国。^④

美国壟断集团的代表人物也开始到德国来訪問。例如

“伯利恆鋼鐵公司”的董事長查理士·斯瓦伯就來到了聯盟國軍隊所占領的地方^④。

由此可見，美國統治集團就是在迫不得已召回海拉迪使團之後，仍然和德帝國主義者繼續保持經常不斷的接觸。

毫無疑問，這種接觸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組織德國跟協約國帝國主義者來共同與蘇俄作鬥爭。德國政府的廣播電台“納溫電台”於一九一九年三月三十日報道說：“有消息說，在德國和協約國家間正開始協商採取一些措施來對付來自東方的危險。”^⑤里昂的美國無線電廣播當時承認，“布爾什維主義的最堅決的敵人”（不難明白，這裡指的是美帝國主義者——作者）認為必須“坦白地、不用任何外交遁辭地與德國恢復往來”^⑥。

威爾遜的代理人把有關協約國家圍繞德國問題的談判的進程的秘密情報送給德帝國主義者一點，是當時美德秘密聯繫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大家知道，巴黎會議的工作當時是被謹慎地保守着秘密的。由於必須防止把任何情報走漏給柏林，所以採取了特殊的預防措施。但正是在這個時候，美國的特使們卻把

④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美國代表團記錄，載“巴黎和會”第十一卷第一三二頁。

⑤ 一九一九年四月五日華依茲致最高經濟會議的备忘录，載“巴黎和會”第十卷第二四八頁。

⑥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波克致美國代表團電，載“巴黎和會”第十一卷第五三〇頁。

⑦ “巴黎和會”第五卷第一五一頁。

⑧ 參閱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蘇聯“真理報”。

⑨ 參閱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日蘇聯“真理報”。

⑩ 同上。

关于巴黎會議的工作的情报供給柏林。

例如，从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魏瑪共和国国民議會和平談判委員會的會議記錄中可以看出这些情报是多么的詳細。在这个會議上，德国外交部的代表汉尼耶尔·馮·海姆豪森曾詳細地报告了关于巴黎會議上談判的情况，并且总是意味深長地援引“最后消息”和“部里收到的报告”。

我們可以从海姆豪森所作的关于軍事問題的报导中摘录一段虽然很長，然而却能說明問題的話来作为美国情报人員所提供的情报的准确性的例子：“法国政府要求完全解除德国的武裝。德国不得拥有較多的軍隊或任何軍事組織，亦不得拥有任何軍备。德意志国家只可以拥有足以維持国内秩序的警察部队。德国將被禁止大量生产武器和彈藥。

“法国的这一建議遭到其他協約国代表的反对。尤其是美国显然認為應該允許德国拥有具备一定防禦力量的軍隊。这支軍隊的人数將为十万到三十万人。看来，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来組織这支軍隊一点还是不很明确的，而主要的是：在協約国家中間关于是否應該廢除兵役制問題 还未取得一致的意見。無論怎样，法国关于借拆毀萊茵河左岸一切工事和撤退德国全部防軍来使萊茵河左岸地区非軍事化的建議大概將为全体協約国所接受，关于迫使德国解除萊茵河以东五十公里地区的武裝的建議也將被接受。……

“至于說到解除海上武裝的問題，那末大概在巴黎正在討論下列几項要求：（一）拆毀黑尔郭蘭的防禦工事；（二）拆毀基尔运河上的一切防禦工事；（三）海軍艦隊只能拥有为数不多的軍艦（主要是鎗毀巡洋艦和魚雷艇；潛水艇則完全銷毀）。”①

把这段談話和巴黎會議上所發生的事情比較一下，就

可以明白，德国統治者所获得的关于協約国帝国主义者的外交斗争的进程、关于他們的立場甚至他們的意圖的情报是多么确切。德国的政客們即使能够亲自看到巴黎會議的記錄，也未必能够对这个情报作很多的补充。

美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協約国盟国的欺騙竟無恥到这样程度，以致德国的头子們产生了一种錯觉：認为自己有与美国一起离开協約国的最为美滿的远景。德帝国主义者甚至認为，在最近的將來，在美国壟断組織的帮助下，他們將重新發動世界大战。反动的历史学家和政論家汉斯·德尔布魯克清楚地表达了德国統治集团的这种情緒；他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写道：“我們將重新聚集力量……我們要求收回从我們手中夺去的一切东西的时刻定將到来。战争虽然不会馬上就来临，但也不会再在很久的將來才發生。当今天的協約国开始分裂的时候，战争就要發生了。这需要許多時間嗎？現在已經很清楚地感覺到，在許多方面这种分裂已經开始了。”^①

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上半月，巴黎會議的四人會議基本上結束了擬訂凡尔賽条約条款的工作。四人會議所通过的決議并不能使德帝国主义者感到滿意。德国的壟断資本家們对于他們的美国保护人感到大失所望，他們原是急切希望能得到美国保护人的庇护的。因为美德帝国主义者的接近，同帝国主义者的所有联盟一样是一种暫时的現象，所以美国統治者担心他們所奉行的与德帝国主义相勾結的整个政策会遭到破产。为了巩固美国与德国統治集团的联系，一

①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和平談判委員會記錄；阿·盧科著“在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上的德国代表团”第一八三——一八四頁。

② 參閱符·圖羅克著“洛迦諾”，一九四九年莫斯科版第一九頁。

九一九年四月，第二次的得利澤尔使团又被派到柏林来了。

美国政府之所以选中得利澤尔是并非偶然的。得利澤尔在第一次到德国作偵察性旅行回来后，从巴黎會議一开始就担任美国代表团的政治和外交問題通訊科科长。这个科的正式任务是：出席巴黎會議的美国代表团的一切通訊都要通过該科，而且这个科还要草拟代表团發出的某些信件草稿^㉞。但毫無疑問，由十六人組成的得利澤尔的这个科，絕对不会仅仅起美国代表团的收發科的作用，而是美国情报机关的机构之一。即使从领导这个科的是情报人員得利澤尔、而他的副手是艾倫·杜勒斯(艾倫·杜勒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担任美国駐欧洲的情报机关負責人的职位，現在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处的领导人)这一点看来，也就足以說明这一点了。得利澤尔(可能还有他这个科的全体人員)当时在研究德国問題：恰好是得利澤尔出席一九一九年二月举行的海拉迪报告的討論，这并不是偶然的。

得利澤尔使团由五人組成，这就是：得利澤尔本人，他的副手利特哥·奧斯包倫——美国駐丹麦大使館的二等秘書，以及三个情报人員——摩利斯·梅多夫斯基、戴維德·烏尔曼和詹姆斯·門尼昂。得利澤尔使团和巴黎的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显然是为了更加秘密一些)駐紮在科布林茨区的美国第三軍情报机关的哈利斯將軍和威廉斯上校来維持的^㉟。

使团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六日、即在四人會議通过关于德国問題的重要決議几天后由巴黎啓程，而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五日、即在把和約交給駐凡尔赛的德国代表团前兩

㉞ “巴黎和会”第十一卷第五三九頁。

㉟ “巴黎和会”第十二卷第八二頁。

天返回巴黎。这些日期的本身就可以证明，得利澤尔的談判的主要内容是确定美德帝国主义者在凡尔赛条约所造成的局势下的共同政治路线。

美帝国主义者当时是如此重视得利澤尔使团，以致认为仅仅由美国代表团的团员给予得利澤尔使团以训示是不够的。得利澤尔还直接得到威尔遜总统的训示。从美国代表团的一些记录中可以看出，当美国代表团举行会议讨论关于得利澤尔旅行目的的文件时（这个文件美国国务院没有公布），会议接到通知说，得利澤尔必须“谒见总统并接受指示，这些指示会使他能够更好地完成他在柏林的任务”。代表团立即决定，在得利澤尔没有接到总统的训示以前，延期讨论这份文件^①。

得利澤尔使团的活动是极其秘密的。后来得利澤尔和奥斯包伦报告说，“我们绝对避免在报纸上透露任何消息。……”^②

德国统治者高兴地欢迎美帝国主义的使者。得利澤尔报告说，“……我在外交部以及各地一直都受到感谢的款待。”^③“在这次旅行和逗留柏林期间，我们没有遇到任何困难之处。在每一个场合下，无论是在旅馆里或是在火车上，我们的生活条件都是非常美满的。”^④

① 一九一九年四月八日美国代表团记录，载“巴黎和会”第十一卷第一四六——一四七页。

②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日得利澤尔和奥斯包伦致格魯报告，载“巴黎和会”第十二卷第一〇四页。

③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哈利斯致美国代表团电，载“巴黎和会”第十二卷第八四页。

④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日得利澤尔和奥斯包伦致格魯报告，载“巴黎和会”第十二卷第一〇四页。

这种外交上的敷衍态度并不妨碍德帝国主义者向得利澤尔表示他們对巴黎會議的決議的極度不滿。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九日，德国外交部長勃洛克道夫·倫卓接見了得利澤尔，勃洛克道夫·倫卓極力咒罵四人會議的決議（尽管这些決議是很秘密的，但他仍然知道了这些決議），并一再断言，这些決議是与威尔遜的“十四点”相抵触的。他特別攻击关于領土問題的決議，并威胁道，他决不在这样的条約上签字^①。

可見，美国代表們了解到：对于德国軍国主义者說来，主要的根本不是領土問題，而是要得到恢复其軍事經濟实力的机会。得利澤尔和奧斯包倫在他們的一篇报告中直截了当地声称：德国的銀行家和工業家“都認為恢复德国的工商業是最重要的目的，在他們看来，和約能保障德国工商業的恢复，就定將得到他們的贊同，即使在領土方面必須作某些讓步也行”^②。

得利澤尔在与勃洛克道夫·倫卓談話时也是从这一点出發的。得利澤尔报告說：“在整个談話中間，我一再強調指出我是深信德国經濟的恢复將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而我們的立場就在于充分协助这件事。”^③

威尔遜的代表們了解到：只有積極支持德帝国主义去

①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日威廉斯致美国代表团电，载“巴黎和会”第十二卷第八二——八三頁。

威尔遜于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四人會議上說道：“美国第三軍的一个军官曾与勃洛克道夫·倫卓談及”和平解决的前途，可能威尔遜所提到的就正是得利澤尔和德国外交部長的这次会晤。

②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日得利澤尔和奧斯包倫致格魯报告，载“巴黎和会”第十二卷第一〇五頁。

③ “巴黎和会”第十二卷第八三頁。

鎮壓革命并增強帝國主義德國的軍事經濟潛力，才能恢復德帝國主義——美國在歐洲的附庸國，反蘇斗爭中的主要突擊力量——的實力。奧斯包倫曾擬定了一項關於德國政治發展前途的冗長的備忘錄。儘管奧斯包倫對革命運動恨之入骨，但他還是不得不承認革命運動的力量。在奧斯包倫所考察的關於德國事件發展的五種可能性中，有四種可能性會導致社會民主黨政府的垮台和導致左傾的、革命的政府來代替社會民主黨政府。而第五條道路——唯一使美帝國主義者感到滿意的道路——在奧斯包倫的敘述中是：“現今政府要接受和約的條款……但帶有假想的保留條件：即這些條款是不必加以執行的；政府在左派反對勢力不斷增長的情況下，要在復仇主義政策的基礎上與民族主義分子結成同盟；政府只要得不到協約國的支持和援助就有可能被推翻。”奧斯包倫強調指出，社會民主黨政府“如果得不到協約國方面的借款、原料和糧食等的支持就要站不住腳。沒有我們的支持，任何一個非社會主義的政府都不可能在這里（指在德國——作者）存在。”^①

這個美國情報人員所敘述的保存和鞏固帝國主義在德國的統治地位的綱領就是如此。絞殺革命，有意識地撕毀和約，實行復仇和侵略的政策——這正是美國壟斷組織所期待於德帝國主義者的；美國壟斷組織打算在德國人民憤怒的浪潮下把德帝國主義者的政權保存下來，並想用一切方法、而首先是用美元和原料供應來支持這個政權。

得利澤爾使團也就是根據這個綱領的精神同德國帝國主義者進行談判的。

^① 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奧斯包倫的備忘錄，載“巴黎和會”第十二卷第一〇〇——一〇一頁（着重點是我加的——作者）。

但是，德国統治者所要求的并不是一般的空話，而是具体的义务。早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日，得利澤尔在叙述他与勃洛克道夫·倫卓的談話之后，就請求在巴黎开会的美国代表們通知他：究竟他可以允諾德帝国主义者什么^①。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胡佛在一群間諜人員的陪同下抵达柏林^②。大概胡佛对于得利澤尔的問題沒有帶來肯定的答复。于是得利澤尔就向美国代表团提出一項最后通牒式的要求：或者是給予明确的指示，或者是把使团召回巴黎。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得利澤尔打电报給豪斯上校說：“我認为自己專門为向代表团提供情报而住在这里是不适宜的。……我常常認为这个使团应当比一般的情报局要大一些。”得利澤尔写道，如果美国代表团反对召回使团，美国代表团就应發出“詳細的指示，說明我还要留在这里多久，尤其是在以后的談判中我应采取什么样的方針。”^③

显然，威尔遜認为当时并不宜于簽訂具体的协定。巴黎會議上的辯論还在繼續进行，当时很难預見到辯論的最后結果。由于当时的情况还没有明朗化，所以美国代表团認为最好把得利澤尔使团召回。但同时又預料：美国和德国軍国主义者的秘密联系將保持下去。

得利澤尔了解了这种方針。当他还在柏林的时候，他就曾建議美国的領導人要力爭給予前往巴黎的德国代表团以“極广泛的自由”和进行“非正式談話的机会”^④。这个建

① “巴黎和会”第十二卷第八三頁。

② 參閱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苏联“真理报”。

③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得利澤尔(通过哈利斯)致豪斯和格魯电，載“巴黎和会”第十二卷第八四頁。

④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得利澤尔(通过哈利斯)致美国代表团电，載“巴黎和会”第十二卷第八五頁。

議的用意是很清楚的，這就是要與德國代表團建立接觸。

顯然，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我們應該研究一下美國代表團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所討論的得利澤爾的電報；該電報請求“把使用美國在德國的外交郵件的特權擴大及於……某些非美國的組織”。美國國務院的新聞發布官向讀者隱瞞了這封電報的原文，但是，人們有的一切根據來推斷：這裡所說的是讓德國外交人員、而最可能的是讓德國代表團有權使用美國外交郵件來發送秘密通訊（德國代表團也恰巧是在這一天——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從柏林前往凡爾賽）。在克里孟梭打算監視德國代表的活動的情況下，這種辦法就能保證在不讓法國情報機關知道的情況下保持美國代表團和德國代表團在巴黎的聯繫^①。

早在德國代表前往巴黎的時候，美帝國主義者就同出席巴黎會議的德國代表團建立了初步接觸。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夜間，美國軍事情報員康杰爾上校在勃洛克道夫·倫卓的專車中拜訪了后者（康杰爾事先曾拍了一封簡短電報預告自己將要來訪）。

奧地利的歷史學家諾瓦克關於這次會談曾這樣寫道：

“……在杜伊斯堡附近，大概在半夜的時候，一個美國人走進了他的（指勃洛克道夫·倫卓——作者）車廂房間。康杰爾上校出現了，並且以威爾遜代表的資格講話。……

“這個美國人的解釋是實事求是、直截了當的。他開

① 應當指出，早在戰爭期間，美國就曾給予德國外交人員以類似的幫助。例如，德皇駐美大使柏恩施托夫本人曾報告說，一九一六年，他“曾通過美國國務院和美國駐柏林的大使 請發給本國政府一些密電”。（格·柏恩施托夫著“回憶與非憶”第一〇四頁。）值得注意的是，出席巴黎會議的美國代表團卻斷然拒絕給予它的協約國盟國以使用美國外交郵件的權利。（“巴黎和會”第十一卷第一七三頁。）

始說道：‘克里孟梭說什麼，那末，大概你也可以說什麼。有很多東西要看你的堅持態度如何而定。’勃洛克道夫·倫卓伯爵有禮貌地听着，……上校迅速地由一個問題轉到一個問題：短短的幾句話就揭開了一系列的問題：但澤、上西里西亞、殖民地……。”^① 這次談話的總的用意毫無疑問地是：美國代表訓示德國代表團在巴黎會議上所應當做的和講的是什麼。

一九一九年五月至六月間，美德兩國代表團在巴黎的聯繫當時還很少被人知道，但無疑是非常密切的，而康杰爾的這次訪問就為這一聯繫打下了基礎。

關於這些聯繫的材料已經從官方所發表的文件上被小心翼翼地刪去了，而這些聯繫的回聲則可以在盧科於一九四一年出版的西門子（當時任德國代表團秘書長）的私人通信片斷中找到。從西門子的信中可以看出，在德國代表團接到條約本文並提出自己的反建議之後，德國代表團曾收到關於四人會議討論其反建議情形的秘密情報。例如，西門子於一九一九年六月四日寫道：“按照我今天所得到的秘密消息來判斷，只要到降靈節之後我們將收到對我們反建議的答复。”^② 西門子曾接到關於四人會議上外交鬥爭的進程趨勢的情報。一九一九年六月十日他寫道：“此刻，四巨头正在舉行會議，以決定如何對待我們的反建議。他們所同意的東西將不會很多。”兩天以後，西門子又指出：“聯盟國不會作出充分的讓步。克里孟梭再次占了盜格魯—薩克遜人的上風”。^③

① 諾克著“凡爾賽”第一二九——一三〇頁。

② 阿·盧科著“在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上的德國代表團”第一三一頁。

③ 同上書第一三二頁。

在緊閉的四人會議大門里開會的四國政府首腦中，誰當時與德國代表保持聯繫並能向他們提供情報呢？前面所敘述的一些事實清楚地回答了這個問題：是威爾遜。

美帝國主義者並不打算把與德國外交人員的接觸僅限於巴黎一地。得利澤爾和奧斯包倫曾草擬了關於美國政府應派往德國去進行談判的那些秘密使團的詳細建議。

他們在一九一九年五月間寫道：“……應該立刻派遣一個人數不多的使團到柏林去，以便專門進行非正式談判和給予一切可能的擔保……要盡速派出一個財政專家委員會去和首要的德國金融家們進行談判，並就地獲取關於財政情況的確切情報。

“……應盡速成立並派出（派往德國——作者）一個經濟委員會去研究工業的情況，其目的是專門幫助德國恢復工業和幫助德國輸進必要的原料。

“應給予目前政府以一切可能的道義上的支持……並應宣布：一個沒有代表性的政府……既不能得到我們的承認，也不能得到我們的援助。”^①

所有這些由財政專家和經濟專家組成的許多秘密使團當時是否曾被派到德國去，今天還不得而知。因為關於這些使團的文件沒有公布過。但是，當時美德之間的某種秘密聯繫還是保持着的。這一聯繫的中心是得利澤爾留在柏林的達雅爾小組，這個小組很快地就有了充分的根據叫做“達雅爾使團”^②。

達雅爾小組由五人組成，它暫時受第二次的得利澤爾使團領導，當後者到達柏林之後不久，達雅爾小組也來到了柏林。在名義上，達雅爾小組從事德國報刊的評論工作。但是這個小組的工作顯然不局限于此：據得利澤爾報告，該組

的組員“還要寫與他們所遇到的人談話的記錄”，換言之，就是參加談判。接着得利澤爾在他的報告中說道，“達雅爾先生將留在柏林直到獲得下一道命令時為止，以便繼續進行研究報刊的工作以及繼續進行另一項工作；他每天將要發出電報，以及按需要情形通過外交郵件發出信件。烏爾曼先生也和達雅爾小組一起留下，以便通過私人談話的方法來幫助該小組取得情報。”^①

因此，在得利澤爾使團走了以後，在柏林留下了一個由六名美國情報人員組成的小組，他們一面進行談判，同時向美國政府發送間諜情報。

德帝國主義者把達雅爾使團看成是美國在德國的代表機關。例如，當魏瑪共和國國民議會討論凡爾賽條約的時候，厄爾士柏格爾曾邀請達雅爾在下述情況下前來魏瑪，即“當德國政府在研究和約定本過程中需要把某種消息轉告美國代表團的時候”^②。在美國代表團那一個時期的一些

①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日得利澤爾和奧斯包倫致格魯報告，載“巴黎和會”第十二卷第一一七頁。

美國情報人員把民主政府稱為“沒有代表性的政府”，這個政府正如他們所擔心的，當時有可能在德國建立起來。

② “巴黎和會”第十一卷第二九五頁。至於得利澤爾本人，他當時被任命為美國駐巴黎代表團的外交、政治及領土問題處的處長，並獲得大使館參贊的官銜，他個人的薪金由美國助理國務卿波克親自確定。（“巴黎和會”第十一卷第三九九頁和六二七頁。）不久，他被任命為美國駐德國代辦。如果考慮到得利澤爾在一九一八年只不過是美國駐伯爾尼的戰時貿易局的一個代表，那末不能不指出，美國執政者對於自己的這個情報人員的勤勞是估價很高的。

③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日得利澤爾和奧斯包倫致格魯報告，載“巴黎和會”第十二卷第一〇四頁（若重點是我加的——作者）。

④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美國代表團記錄，載“巴黎和會”第十一卷第二三五頁。

文件中，直截了当地称达雅尔为“代表团駐柏林的代表”^①。

美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的领导人对于达雅尔及其助手們的工作非常滿意。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国代表团的會議上曾經指出，达雅尔“寄来一些很有价值的报告”，如果在簽訂和約以后，“达雅尔先生仍能留在柏林并繼續为代表团进行工作，那就好極了”。当时委托得利澤尔为达雅尔确定外交邮件的路綫，并确保达雅尔在哈里斯离开后能發出密碼电报^②。

除了常駐德国的达雅尔使团外，美帝国主义者们的其他代表也来到柏林，以便和德国执政者进行談判。一九一九年五月底，美国軍事情报机关的兩個老軍官——上面已經提到过的康杰尔上校和汉罗汀少校被派往德国。他們曾与外交部長厄尔士柏格尔、德国參謀本部的代表柏恩斯托夫伯爵及德国統治集团的其他人物談过話。康杰尔曾向厄尔士柏格尔保証說，和約將要“获得对德国有利的愈来愈自由的解釋”，他显然是要德国軍国主义者采取不履行向他們提出的条約条款的方針^③。

美国情报人員在他們的报告中兴高采烈地描写德国黷武主义者如何重新抬头。穿起新軍裝的德国軍官、士兵以及沿着柏林街道操練步伐的部队使他們感动了^④。

① 一九一九年六月三日美国代表团的記錄，載“巴黎和会”第十一卷第一九六頁。

②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国代表团記錄，載“巴黎和会”第十一卷第二四七——二四八頁。

③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日康傑尔的备忘录，載“巴黎和会”第十二卷第一二六頁。

④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日康傑尔和汉罗汀的备忘录，載“巴黎和会”第十二卷第一二七——一二九頁。

德国軍国主义者向美国情报人員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德国參謀本部的代表克罗格尔少校在与康杰尔談話时坚决宣称，德国統帥部不同意把国防軍縮減到十万人。參謀本部和陸軍部均認為，德國軍隊至少要有三十万人，其中二十万人应为战斗部队^㉑。厄尔士柏格尔交給汉罗汀一份冗長的备忘录，备忘录列举德帝国主义者認為合宜的媾和条件。备忘录提出了一些要求，其中有：立即接納帝国主义德国加入国际联盟；把有关德国边界和賠款的一切爭執問題移交国际联盟解决；从德帝国主义者手中夺走的殖民地应按国际联盟的委任統治制度还給他們；協約国对萊茵河左岸的占領不得超过六个月，而且在萊茵非武装区内应留駐德国宪兵队。不过，德帝国主义者对和約的軍事条款基本上是滿意的。厄尔士柏格尔曾直截了当地对美国情报人員們說，“軍事条款还不構成簽訂和約的障碍”^㉒。

德国执政者与康杰尔及汉罗汀的談判是在巴黎會議具有决定性日子的前夕、即在簽訂凡尔賽条約前一个月举行的。

由此可見，在巴黎會議討論德国問題的整个期間，美国統治集团一直与德国軍国主义者保持秘密的联系。

在簽訂凡尔賽和約以后，美德帝国主义者間所建立起的接触仍繼續保持。例如，在簽訂凡尔賽和約后的一个很長的时期內，达雅尔使团仍繼續留在德国^㉓。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在巴黎會議結束前不久，美国政府

㉑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日康杰尔的备忘录，載“巴黎和会”第十二卷第一三〇——一三一頁。

㉒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日汉罗汀的备忘录，載“巴黎和会”第十二卷第一三一——一三四頁。

㉓ “巴黎和会”第十一卷第三五七頁。

在柏林恢复了战前(一九一一年)早已在該地存在的美国情报机关——所謂“美国研究所”。这个机关的丑惡活动是以“文化联系”和“交換情报”的幌子来掩飾的。而实际上，“美国研究所”主要是从事搜集情报的工作。关于这一点該所副所長格罗斯曼曾在一九二八年描述过。格罗斯曼在談到这个“研究所”的“情报”(即宣傳)活动时指出：“比較直接的，从而也可能比較有效的工作是：‘美国研究所’給予那些为了进行一定研究工作而来到德国的美国人以协助。这些美国人在与‘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商談中立即得到一部分他們所很感兴趣的情报。但是，主要的帮助还在于向他們提供意見，指出正确的途徑，介紹他們去認識一些有势力的人物，为他們打开研究院和工業企業的大門，保証他們可以获得可靠的情报来源。”^①这几句話描述了“美国研究所”的真正活动。“美国研究所”是間諜的中心，同时也是美国情报机关与德国統治集团之間的一个联系环节。

不久以后，在柏林就正式設立了美国的外交代表机关。这个代表机关的領導人不是別人，而是那个有着丰富的秘密出使經驗以及与德国軍国主义者进行秘密談判的經驗的情报人員得利澤尔，这一情况就决定了这个代表机关的性質。

在談到美德帝国主义者们在巴黎會議期間的秘密联系时，必須提到美国代表团新聞处的里昂無綫电广播。

由于在整个巴黎會議期間美国执政者一直与德国統治集团保持着不間断的幕后接触，所以把有关會議工作进程的机密情报传达給柏林这件事本身并不困难。当时产生了

^① “一九二八年德国商業年鑑”第一一八頁。

另外一個問題。德國政府在自己的外交活動和宣傳工作中利用美國的情報時，有可能無意中把美國執政者暴露在他們的協約國盟國的面前，尤其是協約國的情報機關在美帝國主義者和德國統治者談判期間已經把美帝國主義者當場抓住過了。

擺脫這種情況的出路找到了。美國代表們決定把一些最平常的情報公開廣播，這似乎為美國的報刊服務，而實際上是借以掩飾他們把有關巴黎會議進程的情報轉告德帝國主義者的事實。美國代表團的新聞處主持無線電廣播，這種廣播每日通過里昂無線電台播送。

里昂的無線電廣播當時曾引起了蘇維埃社會輿論的注意。“消息報”曾發表了俄國電訊社(РОСТА)◎外國科的一項聲明，聲明說道：“……與威爾遜一起抵達巴黎的一批有勢力的美國記者得到法國政府的允許，每天用無線電把他們所採訪的消息拍給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報界。在巴黎的美國新聞處的廣播不受法國當局的任何檢查。……俄國電訊社外國科提請讀者們特別注意這些無線電報，因為這些電報對於說明與威爾遜接近的人物的情緒是有意義的。”

威爾遜最親近的助手豪斯上校每天晚上都向準備這種廣播材料的美國記者們頒發指示，這個事實說明了美國代表團的領導人是多么重視里昂的無線電廣播◎。正如當時“消息報”所指出的，里昂無線電報的發出，“當然威爾遜是事前知道並征得他的同意的，而且常常甚至是根據他的倡議……”◎其中每一個電報都有如“消息報”在談到一次里

◎ 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日“消息報”。

◎ 赫·胡·哈利斯著“和平是怎樣實現的”第三〇頁。

◎ 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消息報”。

昂無線電廣播時所指出的那個特點：“……供給紐約報刊的美國無線電報是由美國和平委員會的委員們起草的，換言之，是由威爾遜口授的。”^①

如此努力準備好的無線電廣播當時是怎樣被利用的呢？這點可以從聯盟國關於戰爭禍首問題委員會的材料中看出。巴黎會議的這個委員會的工作，正如其他委員會的工作一樣，當時也是嚴格保守秘密的。但是，正如奧地利歷史學家諾瓦克所證明的，德國代表團在凡爾賽擁有“許多秘密的情報”，德國代表團從這些情報中“不僅知道該委員會存在的事實，而且還知道該委員會活動的結果……。”^②不久，該委員會的一篇報告的全文未經協約國家的任何允許就在美國報紙上發表了；接着，德國政府也把該報告的全文似乎作為轉載而加以發表了^③。

關於戰爭禍首和戰爭罪犯的問題，這時曾被德國資產階級的宣傳機構廣泛地利用，以便在德國人民中間煽起沙文主義的情緒。同時，公布該委員會的秘密報告對美國統治者也是有利的，因為在德國軍國主義者看來，作為德皇和戰犯的庇護者的美國代表團在這個報告中是處在有利的地位，而華盛頓政府當時正是和這些軍國主義者進行勾結的。

資產階級的历史偽造者們所緘口不談的關於一九一九年巴黎會議期間美德帝國主義者的秘密聯繫的無可爭辯的事實就是這些。這些事實更加可以說明當時美國所推行的與德國軍國主義相勾結的政策真相。

①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消息報”。

② 諾瓦克著“凡爾賽”第一六七頁。

③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二日四人會議記錄，CF—62，載“巴黎和會”第六卷第三五〇頁。

第六章

美国所推行的与德国軍国主义相勾結的政策是德国人民死敌的政策

美国統治集团为了夺取世界霸权和消灭苏維埃俄国而推行的与德国軍国主义相勾結的政策，實質上是敌視德国人民和違背德国人民的根本的切身利益的。

华尔街所推行的与德国軍国主义者相勾結的方針，其目的就是把德国拉进新的战争中去。然而历史的經驗極其清楚地表明，战争和侵略的道路对于德国說来就是民族自杀的道路。在許多年中間，俾斯麦的德国以及后来威廉的德国主要地是忙于进行战争或准备战争。德国統治集团的这一罪惡政策的結果是：数百万的德国人被毁灭，德国劳动人民的貧困化和遭受非人的剝削。对德国說来，这种政策的結果就是一九一八年的民族慘禍。

只有德国人民的死敌才会重新推动德国走上軍国主义的死亡道路，走上战争、毁灭和民族慘禍的道路。而美帝国主义者就正是这样的敌人。

大家知道，美国所推行的与德国帝国主义相勾結和恢复后者的軍事实力的政策、即导向希特勒侵略的政策，在后来曾給德国人民帶來怎样的灾难。而当时，即在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間，华尔街大亨們的这种政策也給德国普通的人們帶來了不少灾难。

为了实现美国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当时就必须保存德国的反动、反人民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政权就会落在德国军国主义分子的手中。否则，美国所推行的与德国军国主义相勾结的政策就会变得不可思议的了。

早在一九一七年底，前面提到过的“諮詢委员会”在拟定美国对德国问题的政治路线时，就曾建议威尔逊政府设法——当然是在“民主化”的招牌下——在德国确立鲁尔—普鲁士的资本巨头和巴伐利亚的富农的政权。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諮詢委员会”的备忘录中承认说，德国的这种“民主化”实际上“意味着由代表南德和西德利益以及代表普鲁士大城市利益的人们，由现在支持进步分子、天主教徒或社会民主党人的那些人担任国家职务……。”^①

如上所述^②，在一九一八年，美帝国主义者曾想在德国保存君主制度。这个计划被十一月革命所打破了，但华尔街并没有放弃它的要使政权保持在德国军国主义者的手里和在德国确立德国军国主义者的恐怖独裁制度的计划。

曾访问过德国的美国记者维龙·凯洛格于一九一九年夏天在“太平洋月报”杂志上写道，“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德国必须借助于强力——国内或国外的——来进行管理。”“管制德国和德国人的唯一手段——就是强力。”^③

代替君主制度的德国右翼社会党领袖的政府，以其反动性及对鲁尔巨头的依赖性而使美帝国主义者十分满意。

作为海拉迪和得利泽尔使团的成员而来到德国的美国

① “巴黎和会”第一卷第四三页。

② 参阅“巴黎和会”第三卷第九〇—九二页。

③ 维·凯洛格和阿·蒲斯特著“中欧的死亡”，载“太平洋月刊”一九一九年六月号第八二一、八三〇页。

情报人員，对于德国新的执政者曾作如下的描写。“……艾伯特—謝德曼的政府与过去的官僚制度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①“十分明显，很多老政客正在取得（在德国政府內——作者）越来越大的势力……。”^②“有人責备目前政府与各资产阶级政党团結得过于密切，这并不是沒有根据的……。”^③德国政府“現正依賴于旧政权下的軍国主义分子和大資本家的財政支持。”^④

当时自命为威尔遜“民主”的信徒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們并不隱瞞，他們在德国所支持的制度和民主制度是沒有任何共同之处的。奧斯包倫曾經写道：“在这个国家里（指在德国——作者），沒有一条發展的道路是通向民主的。正相反，……除了实际上的独裁外，我沒有看到这里有任何別的可能……。”^⑤海拉迪曾指出說，德国的似乎是“自由的”报刊完全是由“政府操縱”的^⑥。奧斯包倫承認說，德国社会民主党首領的政府完全是靠刺刀維持的，它“只有通过增强自己軍事实力的办法才可以加强它在国内的势力……。”^⑦

奧斯包倫給华尔街的新盟友的政府以頗为 难堪 的 評价。他說：“目前的这个政府（指德国政府——作者）是十分

① “巴黎和会”第十二卷第四頁。

② 同上書第一三頁。

③ 同上書第三一頁。

④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奧斯包倫的备忘录，載“巴黎和会”第十二卷第九六頁。

⑤ 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奧斯包倫的备忘录，載“巴黎和会”第十二卷第一〇〇頁。

⑥ “巴黎和会”第十一卷第四七頁。

⑦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奧斯包倫的备忘录，載“巴黎和会”第十二卷第九七頁。

不体面的。……这个政府是由一班馴服的冒牌社会主义者，由更加馴服的冒牌民主分子，以及由力圖以天主教米作为民主制度支柱的那些人所組成的。这个政府的工具是旧的官僚机构，而关于这种官僚机构的民主性是不必作任何补充說明的……。政府所采取的方法帶有旧制度的气味；它是依賴于軍事实力的……。”^①

美国情报人員的这种意見未必需要加以注釋。

在华尔街大亨們看来，使这样的政府繼續在德国掌握政权，就可以保証他們与德国軍国主义相勾結的政策不致落空。为了使艾伯特—謝德曼—諾斯凱的政府繼續执政，就必须鎮压德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当时德国人民正在为推翻这个政府和为建立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德国而进行斗争。因此，美帝国主义者就走上了对德国人民进行干涉的道路了。华尔街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所推行的对德国进行干涉的政策，是美国所推行的与德国軍国主义相勾結的政策的一个方面。

美国对德国的干涉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其中包括使用武力来实现的。在一九一八年，德国的普通人們曾經飽嘗美帝国主义者的武裝侵入的滋味。

美国的报纸刚刚預觉到这种侵入的时候，就号召野蛮鎮压德国的劳动人民。例如，一九一八年秋天，“紐約先驅論壇报”在一篇題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社論中写道：“除了采取恐怖手段外，德国人是不会在任何論据面前讓步的！……德国人民一想到將要加在他們身上的那些殘暴行为时就可能开始發抖；只等战争一轉到德国的土地上，就把

^① 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奧斯包倫的备忘录，載“巴黎和会”第十二卷第一〇一頁。

他們大杀而特杀。”

当協約国軍隊开进德国境內时，協約国(也包括美国)占領者就开始胡作非为，掠夺和迫害德国的居民。尤其令人髮指的是，那些吃得飽飽的協約国好战分子們却从快要餓死的德国劳动者手中夺走他們最后一点粮食。关于这一点，甚至向美国卑躬屈节的德国资产阶级报纸也不能不談到。“科隆日报”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底畏首畏尾地写道：“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在来到之前曾預先告訴居民說：你們完全用不着耽心，任何征發物品的事情都不会有的。他們甚至还散布这样的傳聞：占領区內的居民还可以指望得到協約国在粮食方面的帮助。而事实上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居民的最后一点粮食儲存都被拿走了。……協約国的部队占領了乡村，把所有居民都赶到田里去，并进行大規模的搜索和征發粮食工作。”^①

自从美国軍隊进驻科布林茨区以后，德国居民对于美国占領者的脾气是特別熟悉的。暴行和搶劫开始了。甚至当时指揮萊茵区美国占領軍的艾倫將軍也不得不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認：美国軍人在德国曾犯了一些罪行^②。

占領者的暴行是不受懲罰的。按照美国占領当局所規定的程序，对于美国軍人行动的任何控告必須由德国人遞交給美国的軍官。即使德国人提出了这样的控告，这种控告也很少能遞到法庭上去，因为这种控告往往立即就被宣布为“証件不足”。艾倫將軍不得不宣称：“應該承認，美国人因被控对德国人犯罪而受审的案件的数目比之提出来的控訴書的数目要少得多。”^③

美国对科布林茨区的占領显然帶有武装干涉的性質，其目的是为了保持德国軍国主义者的政权。随美国駐德占

領軍總部的“泰晤士報”記者曾直截了當地寫道：“美軍開入科布林茨是為了應德國當局的請求來維持秩序的。”^①

美國占領當局在它的占領區內建立了它所需要的“秩序”，支持德國反動分子和軍國主義分子的政權。關於這一點，“泰晤士報”記者曾委婉地寫道：“至於美國人的占領區，那里無疑地是……保守情緒占優勢。”^②“太平洋月刊”雜誌在一九一九年曾明確地說明了由美國占領者扶上台的集團的“保守情緒”的實質。這個雜誌寫道：“在這裡，在美國占領區內，魯登道夫之所以吃不開，只是因為他遭到了失敗，人們哀悼德皇像哀悼殉難者一樣，而興登堡則是公共的偶像……。”^③

美英兩國的報紙當時都指出，德國美占區的容克地主和一般上層統治分子^④，亦即華爾街大亨們與之勾結的德國軍國主義分子對占領者抱有好感；這是毫不足怪的。

但德國普通的人們卻對大洋彼岸的奴役者抱另一種態度。在德國居民與美國軍人之間曾發生過多次的衝突。德國當局在美占區的報紙上報道了這些衝突和“美國士兵曾屢次受到德國居民侮辱”的消息，並徒然地號召“不要對美國人採取無理性的行動和保持充分的自制力”^⑤。

①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消息報”。

② 赫·特·艾倫著“萊茵區的占領”第七四頁，一九二七年紐約版。

③ 同上書第七五頁。

④ 一九一九年一月八日“泰晤士報”第五版。

⑤ 一九一九年一月八日“泰晤士報”第五版。

⑥ 勒·格雷夫斯著“美國士兵與德國人的思想”，載“太平洋月刊”一九一九年六月號第八一七頁。

⑦ 同注⑥：“太平洋月刊”一九一九年六月號第八一四頁。

⑧ 勒·格雷夫斯著“美國士兵與德國人的思想”第八一六頁。

美帝国主义者为了絞杀德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和巩固軍国主义者在德国的統治，曾拟定了占領整个德国的計劃。

上面已經說过，美德兩國統治集团曾就这个問題举行了秘密談判^①。对本国人民害怕得要死的德国統治者，甘願把祖国置于外国占領者、特别是美国占領者的鉄蹄之下，只求得保持他們的政权。劳合·乔治在四人會議上曾断定說：“柏林的一些有錢的工業家和富裕阶層……都将会欢迎占領，把占領当作維持秩序的手段。”^②

美帝国主义者也力圖通过占領来絞杀德国全境的革命运动。在美国国务院的刊物上，曾登載了美国秘密代理人从柏林寄来的一份报告；这个代理人在报告德国革命运动正在到处發展的消息时說道：“唯一有效的对付方法……就是协約国方面立即發出最后通牒，要求斯巴达克团的活动立即結束；一切革命的蠢事，諸如紅帽徽、紅旗、士兵指揮長官等等应立即停止。其次，德国政府应發表声明，負責召开国民會議，并准备举行普选。否則，和平談判就將中斷，而美国軍隊就要开入这个国家。”^③

然而，在当时的局势下，美国統治集团不能够对德国进行大規模的武裝干涉。正如前面所說的，美国人民坚决要求將美国軍隊自欧洲召回，而威尔遜的政府也不得不考虑这一要求。此外，美国如果进行公开的武裝干涉，就会加强德国人民的民族抵抗。最后，华尔街大亨們已經沒有把握

① 參閱本書第三章第一〇〇——一〇一頁。

②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三日四人會議記錄，CF—63，載“巴黎和会”第六卷第三七二頁。

③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斯托瓦尔致莫辛屯，載“巴黎和会”第二卷第九七頁。（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依靠他們的士兵，因為在美國士兵中間，革命思想日益傳播開來了。

結果，美帝國主義者終於放棄了用美國部隊擴大對德國的公開武裝干涉的計劃。但這絕不是說美國已放棄對德國人民進行武裝干涉的政策本身了。

斯大林曾說過：“干涉決不限于軍隊入境，而軍隊入境也決不是干涉的主要特點。在資本主義國家現今革命運動的條件下，在外國軍隊直接入境可能引起許多抗議和衝突的時候，干涉已帶有比較圓滑的特點和比較隱蔽的形式。帝國主義在現今的條件下進行干涉，偏重于採取在附屬國內組織內戰的辦法，採取資助反革命勢力反對革命的辦法，採取在精神上和財政上支持其……走狗反對革命的辦法。”^①

美帝國主義者在其反對德國人民的鬥爭中，是用過這一切辦法的。

美帝國主義者由於不可能用美國軍隊來絞殺德國的革命運動，于是就力圖利用德國的軍國主義者來達到這個目的。

美國統治集團對於謝德曼分子本身當時不能摧毀德國人民的革命運動這一點公開表示過遺憾。得利澤爾在向巴黎的美國代表團領導人報告德國局勢的時候指出，社會民主黨政府的最弱的一面是“害怕流血，它在任何情況下，甚至在選舉(1)的時候，只要可能就盡量避免流血”，其次是“目前缺少一個真正的軍事組織”；因此得利澤爾強調，“必須建立國民軍”，以便利用這支軍隊來對付德國人民。得利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三二三頁。

澤尔在評論那个自称为“猎狗”的陸軍部長諾斯凱時曾大肆贊揚。他贊美道：“這是一個十分強有力的人物”，他有“力量 and 決心充當一個鐵的拳頭”^①。

但美國政客們還等不及德國軍隊的建立，就嗾使德國的反動勢力對革命進行血腥的鎮壓。美帝國主義者在這方面對當時建立起來的德國軍國主義的半正規部隊寄予不小的期望。

一九一八年底，德國建立了一些反革命的“志願”部隊（如梅爾克爾兵團、艾爾哈爾德海軍旅、“閃電”志願兵團、大學生義勇軍等等）。這些部隊當時成為德國軍國主義者的突擊力量，並供鎮壓德國人民的革命運動之用。魯爾的巨頭們會毫不吝惜地資助這些“志願”部隊。例如，一九一九年一月在埃森舉行的一次壟斷資本家的會議上就撥出了五億馬克來資助這些兵團。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克虜伯、斯汀尼斯、基爾多爾夫和福格勒爾等人。^②

美帝國主義者極力袒護德國當時建立起來的軍國主義匪幫。美國宣傳機構和德國宣傳機構一起，極力把這些軍事部隊形容為一些彼此沒有聯繫的、紀律很差的部隊，它們不可能有復活德國軍國主義的實際威脅。美國新聞記者凱洛格於一九一九年六月曾在“太平洋月刊”雜誌上寫道，這些匪幫在德國建立軍事獨裁的危險只是“離現實很遠的一種可能性”而已，他帶著安慰的口吻說道：“德國的力量再也

①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日得利澤爾致格魯報告，載“巴黎和會”第二卷第一三五頁。

② “當代文獻”一九五〇年七、八月號第三二四頁。

巨額的撥款用來把形形色色的賣身求索的流浪分子吸收到這些匪幫中來。“志願兵們”領到金錢、軍服，而且還有當時特別重要的許多糧食（參閱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蘇聯“真理報”）。

不会成为对外国的威胁了。德国的軍国主义已經是过去的概念。”^①

美帝国主义者把实现其干涉德国人民的政策的許多打算与軍国主义匪帮联系起来。这些匪帮在杀害进步人物、特别是在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薩·盧森堡时所犯的血腥罪行，証明华尔街的指望是沒有落空的。

美国統治集团不断地进行威胁，說一旦民主势力在德国获得胜利就要恢复对德战争，这种威胁在美国的干涉政策中占着重要的地位。根据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报纸报道，威尔遜曾通过一个中立国家向德国政府声明說：如果德国政府容忍柏林的“混乱状态”或者允許苏維埃俄国的代表进入德国，那末协約国就将廢除停战协定^②。豪斯对于威尔遜总统的这一項似乎是“秘密”而实际上是完全公开的声明，并不感到滿足，他告訴报界的代表們說，要是德国建立革命的專政，协約国將不与德国进行談判^③。

在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关于武裝干涉德国的問題曾在美德秘密談判的第二阶段的过程中加以討論。为了吓唬德国人民，关于談判的这个方面的某些消息显然是故意地在德国的反动报纸上發表了。“科隆人民报”曾援引了德国駐海牙和布魯塞尔的大使的报告写道：“根据来自协約国方面的十分可靠的消息，协約国將不会同布尔什維克的德国締結和約。……协約国將認为在这种情况下把

① 維·凱洛格著“中欧的死亡”，載“太平洋月刊”一九一九年六月号第八二三、八三〇頁。

②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不來梅平民报”，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汉堡侨訊”。

③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科隆人民报”中午版。

軍隊開入德國並在那裡建立秩序是自己的一項義務。”^①該報紙還吓唬說：“協約國不打算和現在的德國政府進行談判，除非這個政府肅清一切極端社會主義的傾向和工人及士兵代表蘇維埃的專政。協約國駐伯爾尼的代表們確信，在這種情況下，協約國軍隊將開進德國並迫使柏林方面接受對它們有利的和約。”^②

美帝國主義者對於這種恐吓辦法並沒有寄予特別希望，他們決定採取他們所慣用的利用飢餓進行投机的辦法來鎮壓德國的民主運動。列寧在談到威爾遜的走狗們時憤怒地說道：“他們有一個普通的武器——飢餓的絞索。這就是他們用來絞殺人民的東西。”^③

美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英國伙伴一起，利用了戰爭時期實施的封鎖德國的方法來對付德國人民。

必須指出，早在戰爭期間，封鎖與農業生產的萎縮相結合，已使德國的勞動人民陷於飢餓的處境。下面就是德國在一九一八年下半年在食品消費量方面與戰前時期比較的材料(百分比)。^④

肉類……11.8	糖……82.1
魚……4.7	豆类……6.6
蛋……13.3	馬鈴薯……94.3
脂肪……6.7	植物油……16.6
油……28.1	面粉和大米……48.1
干酪……14.8	

由此可見，從這些最重要的飲食品的任何一項看來，

①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科隆人民報”上午版。

②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科隆人民報”中午版。

③ “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一八八頁。

④ “從數字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第八五頁。

德国在一九一八年的消費数字沒有达到战前的指标，有一些数字只为战前消費量的極小的一部分。而且还必須补充說明，这些数字都是平均数字。如果考虑到德国統治階級並沒有尝到粮食不足的滋味，那末十分明显，到战争結束时，德国人民已經在忍飢受餓了。

当簽訂停战協定的时候，德国居民很自然地希望解除封鎖，希望美国粮食运到德国来，而这一点，正是当时德国的亲美宣傳机关所大吹大擂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在軍事行动結束以后，美英帝国主义者仍繼續封鎖德国。

德国的粮食狀況当时十分严重，以致德国政府因害怕革命爆發以及为了籠絡人心，竟請求協約国取消封鎖。

华尔街大亨們以嘲弄和傲慢的拒絕来回答自己忠仆的这些請求。銀行家的机关报“华尔街杂志”厚顏無耻地写道：“左尔夫的那些爱流眼泪的保証引起一种令人嫌惡的感觉。我們从来也沒有听說过塞爾維亞人、比利时人和法蘭西人曾經这样地表现缺乏自己的尊严，但天曉得，他們却曾有足够的理由来流眼泪。”^①

威尔遜同意在德国政府批准凡尔賽条約以后取消对德国的飢餓封鎖。同时，威尔遜無耻地承認說：这样的决定將使德国的“妇女和兒童由于一种他們所無能为力的东西而遭受苦难”。^②德国外交部長勃洛克道夫·倫卓曾指出：“数十万沒有直接参加战争但从十一月十一日起由于封鎖而死亡的人們，是在敌人对于他們的胜利已有牢固的保障之后被冷酷無情的打算所杀害的。”^③

美帝国主义者利用了德国人民因飢餓封鎖而受到严重損害这一情况，开始借答应給予粮食“救济”来进行投机，要求鎮压德国的革命运动。

早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間，在簽訂停戰協定后不久，威爾遜就曾聲明，美國願意“從善意的角度來考慮”關於供應德國糧食問題，如果在这个國家內“將保持社會秩序的話”^①。

美帝國主義者打算使這項要求更加具體化，並打算公開聲稱，他們不會同任何非資本主義的德國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的，一旦發生無產階級革命，他們就要繼續讓德國因飢餓封鎖而餓死。得利澤爾曾對美國代表團的領導人說道：“我建議盡速發表一項正式聲明……，即談判將只與根據人民的意志（得利澤爾是這樣假仁假義地稱呼德帝國主義者的反動政府的——作者）選舉出來的穩定的政府進行，而糧食及其他貨物的供應將只給予能夠提供必要保障的政府。”^②

“美國救濟署”的頭子胡佛曾建議威爾遜直接聲明：“協約國不能通過布爾什維克分子來給德國以糧食救濟。”^③

美國的官方代表向德國記者們說，為了獲得糧食就必須消滅德國的蘇維埃，並“建立一個可以重新進入社交界的政府”。“駐在柏林的美國糧食委員會主要是在等待這一點……當時向德國政府提出一項必須執行的義務：用某種辦法消滅布爾什維主義。……否則，德國就不能指望輸入

① 參閱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消息報”。

②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四人會議記錄 CF-92，載“巴黎和會”第六卷第六七二頁。

③ 參閱克·諾瓦克著“凡爾賽”第一五七頁。

④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柏林日報”下午版。

⑤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日得利澤爾致格魯報告，載“巴黎和會”第二卷第一四四頁。

⑥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胡佛致威爾遜信，載“巴黎和會”第二卷第六八一頁。

糧食，此外，和平談判也可能中止。……”^①美帝國主義者暗示說，逮捕德國無產階級運動的領導人也是得到大洋彼岸糧食的条件^②。

華爾街的德國仆從們圍繞着假想中的美“援”大肆叫囂。德國政府的首腦艾伯特在同一个美國記者的談話中公開對威爾遜表示感謝^③。德國的執政者借口他們在等待大洋彼岸的施舍，竟無恥地拒絕了蘇維埃政府所提出的關於無償地給予德國糧食援助的高尚建議^④。艾伯特一謝德曼政府繼續執行德皇政府為取悅于協約國而宣布的拒絕與俄國進行貿易的政策^⑤。其實，能幫助德國去消滅飢餓現象的絕對不是來自大洋彼岸的施舍，而是蘇維埃人民兄弟般的援助及加強與蘇維埃俄國的經濟聯繫。但德國右派社會黨執政者竟拒絕了這條唯一能使德國免于飢餓的正確道路，而葬送了成萬個德國人的性命，這些人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的嚴冬因虛弱而死去了。

美帝國主義者圍繞着他們所答應的施舍而發動了一個大吹大擂的宣傳運動，可是並不急于把糧食運來德國。他們在各種侮辱性的借口下千方百計地拖延把食品運給在美英封鎖的鐵鉗下苟延殘喘的德國居民。

早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底，報紙上就出現了這樣的消息，即預定供應給德國的美國糧食在鹿特丹和哥本哈根被扣留下來了，因為美國政府希望等待並看到它所提出的供

① 參閱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一日“真理報”。

② “當代文獻”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五日第五十二期第二九二六頁。

③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科隆人民報”中午版。

④ 參閱本書第一章，第一七——一九頁。

⑤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四日“科隆人民報”上午版。

应粮食的条件被执行^①。几天以后，胡佛声称，据他的估计，德国还拥有相当大量的本国粮食，在许多月内它仍然不会受到饥饿的威胁^②。为美国所操纵的协约国粮食委员会曾宣称，它根本不知道脂肪和肉类也应运往德国。同时它又说，当委员会没有接到“关于德国的实际状况的确切材料”以前^③，任何粮食都不会运去的。

最后，在经过长时间的拖延以后，曾经大肆吹嘘的美国粮食终于决定运往德国，但这只不过是少得可憐的殘食而已，它无论如何也不能满足饥饿的德国人民的需要。甚至曾卖力吹嘘过美“援”的德国资产阶级报纸也失望地说，这种“援助”的结果是：德国人每五人得到……一磅油，此外，还得到一罐煉乳^④。“科隆人民报”在一九一九年三月沒精打彩地写道：“即使粮食运来的話，也只不过是杯水車薪而已。不，——如果我们信赖外国援助的話，兒童、孕妇和病人食用的奶酪和营养品，全体居民食用的面包，工人食用的肉和脂肪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仍然是沒有的。”^⑤

必須指出，臭名昭著的美国对德“援助”绝对不是华尔街大亨們博爱的表现。很简单，在美国，由于物价高昂和居民购买力的低下，积存了大量的粮食，而这些粮食当时已有腐爛的危险^⑥。这些儲粮的一条銷路是在“援助”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幌子下实现的。出席一九一九年巴黎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代表怀特曾坦白地说出了美国这种粮食供

①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前进报”。

② 参阅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四日苏联“真理报”。

③ 参阅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苏联“真理报”。

④ 参阅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三日苏联“真理报”。

⑤ 参阅一九一九年三月七日“科隆人民报”上午版。

⑥ 参阅“巴黎和会”第二卷第七〇三頁。

应的原因。他說：“問題在于：由于粮价昂貴的结果，美国积存了大量的剩余粮食……为了騰出倉庫和免于积压資金，以及为了預防严重的跌价和市場上的尖銳危机，必須处理掉这些余粮。……”^①

德国也得到了大洋彼岸所不得已拿出來的“援助”中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还应补充說明的是，就連这一点点美国的陈粮也是以三倍的价錢供售給德国的。“柏林午报”曾写道：“这將是我們所曾經吃过的一种最貴的脂肪、面包和乳酪了。”^②德国用它的商船、黄金和矿产来抵償美国的“援助”。早在一九一九年二月，德国政府就將第一批純鉀（五万吨）运往美国以償付美国的“援助”^③。“柏林日报”写道：“这些粮食对于德国人民說来并不很可口，而且德国人不会忘記，他們迫于暂时的需要曾为这些食品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④

美国执政者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所奉行的对德国人民进行干涉的政策就是这样，这种政策与美国勾結德国軍国主义的政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美国的这种干涉方針中表现了华尔街大亨們真正敌視德国人民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是不可能用威尔遜的外交所慣用的伪善的“善意”假面具来加以掩飾的。

① “巴黎和会”第二卷第七一一頁。尽管美国宣傳机构曾極力用关于“博爱”的無稽之談来掩盖美国粮食“援助”的真正用意，但德国的头子們却非常清楚地了解到这种用意。一九一九年六月，德国出席巴黎會議代表团领导人之一曾写道：“繼續进行封鎖是不可能的，美国的出口商們……是不会再讓封鎖繼續下去的。”（盧科著“在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上的德国代表团”第一一三頁。）

② 參閱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三日苏联“真理报”。

③ 同上。

④ 參閱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苏联“真理报”。

把德国引向一九四五年的民族慘禍的美国与德国軍国主义相勾結的政策，早在当时、即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就給德国人民帶來了無数的灾难。同时，这种政策絲毫也沒有改善战敗的德国的狀況，因为它并未使美国統治者对德国作任何的讓步。

可以清楚地說明这一点的是：美国統治集团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和平談判期間，曾再三坚持要尽可能夺走德国的一切东西，虽然美德兩國帝国主义者間的秘密联系当时業已巩固。在討論德国賠款問題时，美国外交人員的这种政策表現得特別明显。

上面已經說过，美国代表們在巴黎會議上曾竭力利用德国賠款問題以保存帝国主义德国的軍事經濟潜力，并竭力縮小协約国家所应得的賠償数目，以便撥出尽可能多的資金来重整德国軍国主义的軍备。但賠款問題也有另外的一面，即它为帝国主义者提供了靠牺牲战敗国来發財的机会，提供了掠夺德国的机会。美国統治集团准备积极参加这种掠夺行动，以便使掠夺来的东西裝进他們的腰包，而不是裝进他們的协約国陣营中竞争者的腰包。美国壟斷組織打算从德国身上掠得一笔巨款，这笔款子好像是用来“补偿战争損失”似的，虽然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归根到底，美国非但没有受到損失，反而靠战争發了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財。美国向德国要求它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甚至不考虑这可能影响到德国的經濟潜力。力圖获得最大限度利潤的帝国主义者们的貪慾已把其余一切考虑推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美国統治集团在軍事行动刚一結束后就立即在德国的賠款問題上采取了这样的方針。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美国代表团曾向华盛顿詢問关于德国在美資財的价值^㉑。布利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五日的备忘录中曾建議立即着手統計美国对賠償的要求^㉒。一九一九年一月九日，藍辛曾致电美国代理国务卿波克，請求“尽速把关于美国公民对德国的要求的材料”送来^㉓。美国国会議員們敦促外交人員，要求美国在德国賠款中占有最大的一份。參議員迈耶尔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三日說道：“我認为，在行將召开的和会结束后，德国应付清战争使我国所化去的二百五十亿美元或更多一些的款項”^㉔。

美国政府开始吃力地計算美国所能要求的“賠償”款項，并且慎密地研究了这笔款項的支付手段問題，显然是为了不放过一文錢。在美国被冻结的德国财产的保管人帕尔梅尔曾建議国会动用由他所掌管的财产，作为一項“賠償”費。美国代表們急忙估計德国在拉丁美洲的财产，确定这笔财产值二十五亿馬克^㉕。美国代表团确定了美国打算得到“賠償”的損失的种类^㉖。經統計，美国因商船的損失可以要求賠償六亿到七亿美元，因美国在敌人境內的财产的損

㉑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古德休致拉特爾電，載柏森特著“从美国代表团的观点来看巴黎和会的准备工作”第一卷第四二六頁。

㉒ “巴黎和会”第二卷第六一六頁。

㉓ 一九一九年一月九日藍辛致波克電，載“巴黎和会”第二卷第六一九頁。

㉔ “国会記錄”第五十七卷第二部分第一三二一頁。

㉕ 海依教授致杜勒斯電，載柏森特著“从美国代表团的观点来看巴黎和会的准备工作”第一卷第六二六——六三七頁。

㉖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八日馬克·金斯特利致馬克·柯尔密克的备忘录，載柏森特著“从美国代表团的观点来看巴黎和会的准备工作”第一卷第五八七——五八九頁。

失可要求賠償一亿六千万到二亿五千万美元，最后，因美国在土耳其境内的财产损失可索取三百多万美元（虽然大家知道，美国并没有对土耳其作过战）[⊖]。

美帝国主义者力图在“賠償”的幌子下从德国得到一切所能得到的东西，因而他们很清楚地表明威尔逊在美国参战时所作的夸大保证的真正价值是什么；威尔逊当时说过：“对于我们所自愿承受的牺牲，我们不会要求任何物质賠償的。”而实际上，华尔街大亨们不仅打算要德国賠償美国在赢利累累的战争过程中所受到的一切微小的损失，而且还想从德国人民身上获得比他们所损失的要大得多的东西。

当巴黎会议讨论如何处理德国商船的问题时，美国所持的这一方针就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问题在于，实际上美国在战争中所受到的惟一的物质损失（美国在敌国境内被冻结的财产不算在内）就是美国商船的损失。从上述美国国务院所作的统计中可以看出，美帝国主义者自己估计这项损失占他们的全部“賠償”要求的百分之七十（其余部分则为被冻结的财产）。因此很明显，在美国对德国的赔款要求中，占主要地位的必然是关于把德国商船移交給美国的要求。美国本来也不可能要求更多的賠償。美帝国主义者之所以比较乐意于利用机会来获得德国的商船，是因为美国力图独霸海洋，因而也就特别关心加强自己的艦队和不讓自己的竞争者有机会加强他们的艦队。

在军事行动刚一結束之后，美国統治集团就垂涎于德

⊖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代理国务卿波克致豪斯电，载柏森特著“从美国代表团的观点来看巴黎和会的准备工作”第一卷第六四八頁。

国的商船了。在斯巴的停战委员会中，美帝国主义者曾要求把德国全部商船交给他们作为支付臭名远扬的粮食“援助”的款项。显然，这样的要求是不能使德国满意的。但美帝国主义者根本没有打算要重视德国人的意见。美国专家戴维斯在美国代表团的一次会议上曾说过：“我们应当向德国提出一个强硬而诚实的建议，即我们供养它到下次收获时为止，然后把它的船只拿过来，不管它愿意不愿意。”^①

关于法帝国主义可能发生的反应的问题，比之战败的德国的反抗更加使得美国政治家们感到烦恼。马克·柯尔密克在上述那次会议上指出：“在这件事情上的主要障碍不在于我们和德国人之间，而在于我们和法国人之间。”戴维斯更提心吊胆地说：“法国人可能利用一个很方便的论据，而对于这个论据是很难加以反对的，这就是，按照我们的计划，美国企图处理掉自己的余粮同时企图夺取德国的财产，而这笔财产理应以赔偿的方式移交法国的。”^②

的确，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德国商船问题上的冲突是极为紧张的。在这一冲突中，除了反映出协约国（其中也包括美国）统治者指望靠牺牲德国来发财的意图外，还反映出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之激烈。

当时，很大一部分的德国商船是落在英国、美国和巴西三国的手里：在英国的德国商船都是在公海上为英国人所捕获的，而且捕获这些商船是经捕获法庭的批准，在美国的

① 一九一九年三月七日美国代表团记录，载“巴黎和会”第十一卷第一〇五页。上面已说过，美帝国主义者的这个“强硬而诚实的建议”实际上是意味着什么。

② 一九一九年三月七日美国代表团记录，载“巴黎和会”第十一卷第一〇九页。

德国商船是在未經任何捕獲法庭的批准的情況下在美國和巴西的港口內被捕獲的。

法国的外交当局从这一情况出發，建議根据各協約国所受的損失来分配全部船只——已捕獲的或未捕獲的船只。英国人建議各協約国根据它們商船損失的情形仅瓜分在和約生效前在法律上仍屬於德国的船只；因此，这里所指的是未經捕獲法庭同意而加以捕獲的那部分德国船只。至于美国代表团，它建議批准在战时对德国商船的一切捕獲行为，并建議協約国只分配未經捕獲的船只^①。

美国显然沒有任何权利来取得它所捕獲的德国船只中的頗大一部分，但是美国代表却声称，他們不能承認協約国有权修改美国国会和美国总统关于把这些船只变为美国财产的決議^②。

在賠償委员会的有关小組委员会^③的一份报告中，英法兩國代表团关于英国在处理德国商船方面的要求會有如下的叙述：

“这一建議公然地和無条件地建立在实际占有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之上，它宣布这样一种原則：战后敌国船只的命运不是根据国际法或国际协定来决定，而是根据船只为逃避拿捕而躲在某一港口內这种偶然事实来决定……”。

① 巴魯区著“凡尔賽条約中的賠償部分和經濟部分是怎樣訂的”第三七——三八頁。

② “凡尔賽的和平”第四卷第八四三頁。

③ 賠償委员会設立了三个小組委员会。第一个小組委员会从事估計損失的工作；第二个小組委员会研究敌国的支付能力以及它們可能有的支付賠償的資金；第三个小組委员会研究監督和保證履行賠償义务的措施。（“凡尔賽的和平”第四卷第二八——二九頁。）

“这一建議將造成極不公正的現象，因为某些受战争損害最少的国家，例如美国和巴西，却处于最有利的条件下，而受战争損害最大的国家却要遭到严重的損失。……”

“依照美国所提出的原則，美国將要獲得的吨数比它所損失的吨数几乎多一倍：它損失了三十八万九千吨，而將獲得六十二万八千吨。巴西將要獲得的吨数比它所損失的几乎多九倍：它損失了二万五千吨，但將獲得二十一万六千吨。另一方面，英国會損失了七百七十四万六千吨，但只能保有四十八万吨，法国損失了九十五万吨，但只能保有四万五千吨。”^①

在帝国主义者爭夺德国商船的斗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这里所談到的那些船只实际上已为美国所占有了，而希望美国壟断资本家把这些船只交还出来，显然是不会有結果的。因此，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不得不同意把美国所捕获的德国船只留給美国。

美国广播电台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八日曾庄重地广播說：“美国官方人士坚定地声称：目前在美国船厂內的德国船只一定要移交給美国”，并“……將成为航运部的财产”^②。美帝国主义者在协約国家关于誰將取得大部分德国商船的問題的爭論中成为胜利者。

美帝国主义者了解到他們給德国帶來了严重的損失。威尔遜承認說：“条約十分有力地打击了德国人，因为条約剝夺了德国人的商船队，……和他們在其他国家內的财产。”^③但这种情形絲毫也沒有使妄圖充当德国的“保护人”的美国壟断资本家們感到不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是他們，而不是他們的竞争者靠掠夺德国發財致富。

美帝国主义者不惜采用一切手段，以便更多地掠夺德

国，而使自己得到好处。下面就是一个极其值得注意的例子。

賠償委员会在拟訂应予賠償的损失种类的清單时，把被德軍占領的各国的政府因德国占領而不能征收的捐稅也列入損失清單內。此外，比利时代表还建議把流亡国外的各国政府的行政开支也列入損失清單內。把这两类損失同时列入清單显然是沒有任何理由的：流亡政府既然不能从被占領区征收捐稅，那末它对这些地区也就不用化費任何行政开支。甚至要求規定最高限額的德国賠償費的法国代表也不能不承認，这里所說的是对同一种損失的双重賠償。

看来，当时表面主張对德国采取“公正”态度的美国代表团滿可以毫不費力地揭穿比利时所玩弄的容易識破的手法。但美国代表团並沒有这样做。美英兩国的代表——杜勒斯和賽姆聶尔爵士裝出一副他們什么也沒有看出的样子，并力圖利用比利时的建議来达到充实他們的国库的目的。賽姆聶尔指出，被占領各国的政府的行政支出是靠外債来維持的，他并且問道：德国支付这种損失的金錢是否將直接用来清償債務。如果回忆起美国和英国当时都是歐洲联盟国的債权国这一点，賽姆聶尔所持的态度的用意就很明显了。杜勒斯完全支持賽姆聶尔的立場。他們兩人都高兴地同意向德国索取显然不合法的同一种損失的双重賠

① 第二小組委员会报告附件，載“凡尔賽的和平”第四卷第八四四頁。

② 參閱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苏联“真理报”。

③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四人會議記錄，IC-176D，載“巴黎和会”第五卷第二三二頁。

④ 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第一小組委员会速記录，載“凡尔賽的和平”第四卷第三一九—三二〇頁。

償，但其条件是：取得的款項要直接匯往英美銀行[⊖]。

美国壟斷資本家情願大量地耗費德国的資金來實現他們的侵略陰謀。这种态度十分明显地表现在美国代表团專家华倫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三日提出的关于德国对俄国賠償問題的备忘录中。华倫十分露骨地提出了这样的問題：給予俄国的賠償并不是以其所受損失的多寡为轉移，而是以俄国有關地区的政府对無产階級革命采取何种态度为轉移。在华倫看来，不应当給大俄罗斯和烏克蘭以賠償，因为这些地区建立了苏維埃政权；至于波蘭和波罗的海沿岸諸国，华倫建議，如果它們在反对苏維埃国家的斗争中能提供重大的帮助，則給它們以賠償；反之，如果这些国家內無产階級革命得到胜利，就要向它們索取賠款[⊖]。很明显，这里所說的根本不是賠償俄国所受的損失，而是說用德国的金錢來資助協約国的白衛佣兵。美帝国主义者准备向德国勒索任何的款項，以備用来組織反苏武裝干涉。

由此可見，美国壟斷組織所实行的勾結德国軍国主义的政策，並沒有妨碍它們采取一切方法来掠夺德国。

同时，美国統治集团和英法帝国主义者所关心的是：首先要加以掠夺的不是德国的資本家，而是德国的人民。

当賠償委员会的一个小組委员会發生了关于在德国实施特別課稅以支付賠償問題时，这一方針就表現得十分明显了。

賠償稅只有当它是所得稅和資本稅时，才能構成一笔

⊖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第一小組委员会速記录，載“凡尔賽的和平”第四卷第六一五——六二一頁。

⊖ 一九一九年一月三日华倫的备忘录，載柏森特著“从美国代表团的观点来看巴黎和会的准备工作”第一卷第四八六——四八七頁。

頗大的款項。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法國代表魯賽爾建議在德國規定百分之二十五的資本稅，據他的計算，這筆稅收可能達到二千億馬克。可見，迫使德國資本家清償他們的罪行，就立刻能夠獲得一筆龐大的款項。

美英兩國的代表——拉蒙特和肯利夫堅決維護德國資本的利益。他們聲明不同意實施賠償稅⁽¹⁾。同時肯利夫還明白地強調說，即使必得征收賠償稅，也應該收取“最容易征集的稅款”。究竟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捐稅呢，當肯利夫大加贊許各小國代表們所提出的對德國煙草、咖啡和煤油消費品、即正是對廣大居民所需要的消費品徵稅的建議時⁽²⁾，這點就十分明顯了。法國代表團急忙同意了這種觀點，第二天就撤銷了自己關於在德國征收賠償的資本稅的提案⁽³⁾。此外，他們還建議確立這樣一種制度，即德國為支付賠償而征收的一切捐稅，必須事前征得協約國的同意⁽⁴⁾。

協約國帝國主義者，特別是美帝國主義者對德國人民的態度就是如此。

* * *

美國統治集團在德國問題上曾執行了敵視德國和敵視德國人民的政策這一事實，十分清楚地表現在美國對凡爾

(1)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四日第二小組委員會記錄，載柏森特著“從美國代表團的觀點來看巴黎和會的准备工作”第二卷第六九一頁。

(2)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七日第二小組委員會的記錄，載柏森特著“從美國代表團的觀點來看巴黎和會的准备工作”第二卷第六九三頁。

(3)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第二小組委員會的記錄，載柏森特著“從美國代表團的觀點來看巴黎和會的准备工作”第二卷第六九四頁。

(4)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四日第二小組委員會的記錄，載柏森特著“從美國代表團的觀點來看巴黎和會的准备工作”第二卷第七一一—七一二頁。

賽條約的態度上。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和”會上簽訂的凡爾賽條約是要決定戰後德國的命運的。這是一項掠奪性的不公正的條約，它體現了帝國主義解決德國問題的主張。

列寧在這項條約剛一簽訂後立刻認定，“……凡爾賽和約……正在絞殺德國”^①。“凡爾賽條約把德國和許多其他戰敗國置於經濟生存在物質上不可能的條件之下，置於完全無權無利和屈辱條件之下了。”^②

美國統治者最積極地參與制訂矛頭針對蘇維埃俄國的凡爾賽條約的工作。正如上面已經說過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美國統治者的努力，條約才包含有一些使帝國主義德國易於恢復軍事實力的條款。因此，在凡爾賽條約中就反映了美國勾結德國軍國主義的政策。

大家知道，美國統治集團後來又拒絕了凡爾賽條約，拒絕批准這項條約。但是，他們之拒絕這項條約絕對不是因為這是一項帝國主義的、掠奪性的條約。

相反的，許多事實卻說明，凡爾賽條約的掠奪性質恰好是使美國壟斷資本家們感到十分滿意的地方，而且絲毫沒有招致他們的反對。例如，美國參議員希契科克在國會中贊成批准凡爾賽條約而反對孤立派的首領洛奇，他說明他所持立場的理由如下：一旦美國拒絕批准這項條約，“美國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損失六十萬噸以上德國船隻的危險，我國占有這些船隻的唯一權利是載在條約內的……——希契科克埋怨說——不但如此，參議員（指洛

①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九卷第四三二頁。

②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三十一卷第一九三頁，譯文見人民出版社版“列寧文集”第六冊第二五二頁。

奇——作者)明明知道,到那时我們不可能不和德国發生严重爭执就能保有被我国扣留的价达八亿美元的德国臣民的财产。……”^①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拒絕凡尔賽条約后,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却与德国締結了单独和約,該和約給予美国的权利和特权与各协約国按掠夺性的凡尔賽和約所获得的一切权利和特权完全相同。

美帝国主义者之所以拒絕凡尔賽条約,因为这个条約不符合华尔街的擴張計劃,并且沒有保証建立美国壟断組織的世界霸权。

当美国国会討論国联問題时,美国拒絕凡尔賽条約的真正原因就特別清楚地暴露出来了。正如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指出的,美帝国主义者希望在国际联盟的旗帜下,“……把欧洲以及其他各洲的人民縛在美国的金色四輪馬車上,保証华盛顿对这些人民的統治。国际联盟实际上要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壟断公司——‘美国公司’”^②。国际联盟(国联盟約載在凡尔賽条約的本文內)。当时已为英法帝国主义者所操縱,因而不能成为美国在政治上統治世界的一个机构了。在附于参議院记录內的美著名法学家泰勒的一封信中曾着重指出,“控制这个新机器(指国际联盟——作者)的是不列顛帝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这就是說,外国的四張票对我們的一張票。”^③ 有些参議員对下面一点表示激烈反对,即不列顛帝国在国联大会上

① “国会记录”第五十九卷第一部分第五三六頁。应当指出,希契科克的担心是毫無根据的:美帝国主义者在拒絕凡尔賽条約后,根本没有想到要归还他們所掠夺的德国财产。

② “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四〇頁。

③ “国会记录”第五卷第四編第三六五八頁。

六票，而美国只有一票^①。

美国壟断资本家們所極感不安的是：他們的竞争者利用国际联盟，不但能够妨碍他們在其他洲称霸，甚至还能妨碍他們在美洲称霸。参議員里德在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發表的演說中說道，美国同其他任何一个美洲国家的“很小的”爭端，例如美国与墨西哥之間关于石油地段的“爭端”，都可能被認為是对和平的威胁，并可能成为国联研究的对象。里德还举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他声称，“比方說，……將來有一天加拿大希望有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府，或者希望加入美国联邦而成为我們的一州。如果我們帮助（1）它的話，凡屬国联会员国的世界上任何其他一个国家都有义务来反对我們。……”^②

美帝国主义者对于战胜国通过国际联盟分配委任統治地的形式而實現的瓜分殖民地的結果感到非常不滿。

华尔街大亨們想使所有这些委任統治地都在他們的控制之下，而不管这些委任統治地在形式上是交給那一个国家的。一九一九年十一月間，参議員法朗斯在国会中說道：“不管是誰得到这些殖民地，不管是誰負責管理这些龐大的地区，他都应当同意我們認為需要的行政管理条件……”^③

但后来事实上并非如此。美国的帝国主义竞争者爭先恐后地夺得了所有委任統治地，并拒絕了华尔街要控制这些殖民地的要求。威尔遜派的反对者——共和党人激怒地詢問威尔遜分子說：“为什么不列顛帝国要获得五分之四的

① “共产国际文件”第四〇二七頁，“国会記录”第五八卷第三編第二五八七頁。

② “国会記录”第五十七卷第四編第四〇二九頁。

③ “国会記录”第五十八卷第九編第八六三二頁。

委任統治地呢？”^① 參議員拉福列特声称：在英国攫取了大部分委任統治地的情况下，絕不能讓美国参加凡尔賽条約，因为“保障一个侵略成性的外国对世界貿易通道、对原料和市場的控制对美国有什么意思呢。”^②

正是从这种考虑出發，美国覬覦世界霸权的人們才拒絕了凡尔賽条約。威尔遜所考虑的也正是这些緣由，他在一九一九年七月致參議院咨文中承認說：“条約……并不完全像我們所要簽訂的那樣。”^③

美国壟斷資本巨头們所要簽訂的是什么样的条約呢？那就是和凡尔賽和約一样的、矛头針對苏俄并且是以美国統治全世界尤其是統治欧洲的方針为出發点的条約；那就是公开規定重新武裝德国和要德国成为华尔街世襲領地的条約；那就是与德国軍国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結成公开的軍事联盟的条約。簡言之，这就是今天美帝国主义借助于阿登納集团迫使西德及西欧其他国家接受的目前波恩軍事条約的原形。

格·馬·馬林科夫在其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在克里姆林宮發表的演說中曾指出，波恩条約“对德国人民說来是比凡尔賽条約更加沉重和更加耻辱的条約”。^④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情报司所公布的“关于軍国主义的‘一般性’条約的白皮書”中說道，凡尔賽条約与波恩条約不同，不管它的条款对德国人民說来是多么沉重的負擔，但它並沒有規

① “国会記录”第五十八卷第三編第二五八七頁。

② “国会記录”第五十八卷第九編第八七二四頁。

③ 威尔遜著“战争与和平”，一九二七年紐約—倫敦版第一卷第五四八頁。

④ “苏联政府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會談結果”，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三年俄文版第一二頁。

定分裂德国，也沒有規定帝国主义列强軍隊無限期占領德国。“凡尔賽和約并未剝夺德国人民在对外和对内政策方面以及在經濟方面的主权。它并没有包含構成波恩战争条約基础的、对德国人民說来是聞所未聞的耻辱的条款，根据这些条款，德国青年应充当雇佣軍隊，去为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卑鄙目的服务。”^①

美国統治者在拒絕批准凡尔賽和約时，很想迫使德国接受一項軍事条約，这是一項比之帝国主义的凡尔賽条約將更帶有掠夺性、更不公正和更加屈辱的軍事条約。

無論是从美帝国主义者参与拟訂掠夺性的凡尔賽条約这件事情，或者是从他們力圖与德国簽訂一項更加苛刻的条約，都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华尔街大亨們極度敌視德国人民的态度，这种态度早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的时候就已經構成美国对德国問題的政策的一个不可分离的方面。美国勾結德国軍国主义的政策，从一开始，从其一切表現看来，乃是德国人民死敌的政策。

^① 參閱“关于波恩战争条約的白皮書”，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二〇一頁。

第七章

华尔街恢复德帝国主义的军事潜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实行的勾结德国军国主义的政策，乃是华尔街大亨們在从凡尔赛和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發这段期間內所推行的复活德帝国主义的军事潜力的方針的开端。

被打败了的、凶狠的德国军国主义分子，渴望战争和复仇。在签订凡尔赛条約前夕，德国金融資本的报纸“柏林交易日报”就曾經用威胁的口吻說：“我們現在不知道，我們可以用另一种語言說話的日子还要多久才能到来；但我們知道：这个日子是一定会到来的。”“邮报”写道，总有一天，“举行暴动的日耳曼人要打碎枷鎖，并要对法国人、比利时人、丹麦人和波蘭人实行可怕的惩治”。

德国军国主义分子为了實現自己的陰謀，在康边停战協定签订以后立即着手秘密地重整德国的軍备。

后来，軍火大王克虜伯在談到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三年这段时期时写道：“德国整个战争經濟的偉大功績之一是：在这些困难的年代里，它并没有閑置起来，虽然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它的活动不能予以公布。在秘密工作期間奠定了科学基础并打下根底，以便在指定的时刻可以有准备地利用經驗重新为德国武装力量工作而不致損失時間。全亏德

国企业的秘密活动……才有可能在一九三三年以后与恢复德国军事力量的新任务配合起来。”^①

虽然德国的重整军备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德国重整军备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致关于这件事的某些消息还是在报纸上透露出来了。早在一九一九年二月，在巴黎会议开幕的时候，德国报纸“北德联合报”就报导说，德国国防部正在拟订一项计划，准备建立一支十五万到十七万五千人（不包括军官、士官和参谋人员）的常备军，并打算在德国的每一个州建立一个“志愿军”旅^②，各协约国的报刊，包括美国的报刊在内，也开始报导有关德国重新武装的消息。一九一九年八月，美国报纸“华盛顿邮报”曾刊载了一篇来自柏林的消息，其标题为“德国在秘密组织军队……而使和约受到威胁”。在这条消息中指出：“像在拿破崙时代一样，德国军队正在秘密地组织起来。”美国民主党人希佛林曾在国会上报告说：“自去年十月以来，德国作了超人的努力来改进它的化学生产。德国已扩大了本国化学工厂的数量和规模。”^③

在法国，关于德国的重新武装谈得要明确得多，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德国的重新军国主义化对法国说来乃是致命的威胁。法国的半官方报纸“时代报”于一九二〇年三月写道：“德国保存了难以置信的大量军事装备：除了二十万名国防军和十万名旧军队人员外，除了非正规部队、志愿兵团和警卫干部外，还有用步枪和机关枪武装起来的民警。……”

① 参阅“纽伦堡审判”文件汇编，一九五一年莫斯科版 第二卷第 四二〇页。

② 参阅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苏联“真理报”。

③ “国会记录”第五十八卷第五编第四三九三页。

整个德国都充滿了軍火。”^①一九二〇年二月，法国陸軍部長列弗夫尔曾在議会委员会中作关于德国“裁軍”問題的報告。他說：“現在德国拥有的不是和約所允許的十万人，而是將近一百万准备好拿起武器的人。……在科隆附近發現有一个制造甘油炸藥的工厂……在另一个工厂內又發現了七万具供生产爆炸筒用的檢驗器。……据可靠的消息，德国……正在瑞士和挪威境內建造工厂（飞机厂——作者）。此外，据說克虜伯也打算在荷蘭建立一座工厂。……目前，德国拥有八千尊野战炮和二千尊重炮。”^②

但是，对于德国根据美德帝国主义者的計劃来准备一次大战說来，所有这一切当然还是不够的。

在历史事实考証——“揭破历史捏造者”一書中說道：“德国当时为要准备战争并保証自己有最新式軍备，便必須恢复和發展本国重工業，首先是魯尔区的冶金業和軍事工業。自从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失敗后，德国曾处在凡尔賽条約压迫之下，当然不能在短期间內自力做到这点。德帝国主义在这方面获得了美国的强大援助。

“……美国銀行和托辣斯与美国政府完全协同动作，在凡尔賽和約以后时期，它們投到德国經濟中的資金和貸給德国的債款，达若干亿美元，这笔巨款都用于恢复和發展德国的軍事工業潜能了。”^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剛一結束，美国壟断組織就立即着手大力恢复和巩固自己在大战前与德国壟断組織的联系。

^① 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苏联“消息报”。

^② 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日苏联“真理报”。

^③ “揭破历史捏造者”（历史事实考証），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六頁。

还在巴黎會議期間，在一九一九年四月，“消息報”就斷定說：“與德國的經濟聯繫……乃是美國所擬訂的龐大的經濟活動計劃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①

在巴黎會議期間，這種關係就已開始擴大了。美國參議員福爾曾在國會中說過，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內，美國曾與德國簽訂了總數達八百七十八萬三千美元的貿易合同。福爾着重指出，這“比我們與所有中美國家簽訂的合同要多一倍”^②。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二〇年三月這段時期內，美德兩國間的貿易額達一億七千三百万美元^③。

一九一九年，美國化學工業巨頭威易斯與德國化學壟斷組織的領導人杜伊斯貝格達成了關於恢復戰前合作關係的協議。

美國哈里曼康采恩曾與“漢堡—美國通商航運股份公司”締結了一項合作協定，從而恢復了美德兩國公司在海洋航運方面的聯繫。在“北德意志航運公司”和“美國航運公司”之間也簽訂了類似的協定^④。

洛克菲勒金融集團也恢復了它在戰前同德國壟斷組織的聯繫。美國銀行家波爾·華爾貝格（漢堡銀行家馬克斯·華爾貝格的親屬）於一九二一年四月創立的“國際收兌銀行”充當了洛克菲勒和德國康采恩之間的中介人^⑤。

尤其是與軍事生產有聯繫的公司活動得特別積極。

①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一日蘇聯“消息報”。

② “國會記錄”第五十八卷第五編第四四一三頁。

③ 泰布尼茲著“美國資本國際流動情況”第一〇二——一〇三頁。

④ 克·雷格著“在一八〇〇年到一九二三——二四年間德國工業和金融企業在資本及管理方面受外國控制之情況”第二〇五頁。

⑤ 克·奧柏曼著“魏瑪共和國時代美德帝國主義的關係（一九一八——一九二五）”第六四頁。

生产军用光学仪器的公司——美国的“鲍什与倫布光学仪器公司”与德国的“卡尔·蔡斯公司”急忙恢复了联系。一九二一年，它們締結了一項秘密协定，由于這項协定，蔡斯公司才能繼續工作，并从卖给美国的军用光学用品的收入中获得一定的利息。美国公司曾坦率地对它的德国伙伴說道：“这个协定使你們能实现下面的基本任务：当你們不能从事军用物資的生产时，你們的全部科学研究机关都可以保存下来并不受任何侵犯。”^①

一九二〇年三月，美国橡膠業康采恩“古德立橡膠公司”与德国“大陆和馬米亞橡膠树膠公司”恢复了战前的联系^②。

洛克菲勒的石油壟断組織“美孚油公司”的分公司——“汉堡德美石油公司”也恢复了它在德国的活动。还在一九二〇年初，这家公司就与德国政府締結了一項关于“美孚油公司”將供应德国需要的百分之七十四的煤油和百分之六十的汽油的协定^③。

领导美国化学工業的“杜邦·得·涅穆尔”軍事工業康采恩在战争结束后立即恢复与德国軍事工業家的联系，該康采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火药卡特尔中曾与这些人合作过。这种联系的恢复，起初是通过英国化学托辣斯“帝国化学工業公司”，而后再通过德国公司“巴登苯胺和苏打制造股份公司”和“諾貝尔炸药公司”兩公司。

美国资本和德国资本間不仅恢复起旧的联系，而且还

① 參閱符·契斯那柯夫著“美国壟断組織是和平与民主的死敌”，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俄文版第八四——八五頁。

② 克·奧特曼著“魏瑪共和国时代美德帝国主义的关系（一九一八——一九二五）”第六九頁。

③ 同上書第六七頁。

很快地建立了新的联系。

早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当停战协定刚一締結后，摩根集团立即就購買德国矿业公司的股票^①。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間，开办了摩根銀行的几个分行：在柏林的“花旗銀行”和“保証信托公司”，在汉堡的“美国商業銀行”^②。

一九一九年夏天，美国銀行团参与向德国金屬工業进行訂貨的活动，尤其是向“曼納斯曼制造公司”和“俾斯麦煉鋼厂”进行訂貨^③。

德国化学股份公司“賽得曼得尔”曾与“美国膠公司”締結了一項关于交換工作方法、共同購貨和卖貨的合同。一九二一年，这两个公司还互相交換了監察委員會的委員^④。

一九二三年，德国化学公司“拜尔”和美国“文特罗普化学公司”簽訂了一項关于划分市場的合同^⑤。

为了資助德国重整軍备，美国壟断組織在大战结束后不久就开始貸款給德国工業家。为了进行掩飾，这些貸款中有很大部分似乎是給予德国的个别城市的，但在美德帝国主义之間已經达成了一項不公开的協議；德国得到的这笔資金將專門用来發展德国的工業。一九二〇年二月，一笔数达三百万馬克的美国貸款貸給美茵河畔法蘭克福

① 克·奧柏曼著“魏瑪共和国时代美德帝国主义的关系（一九一八——一九二五）”第六九頁。

② 同上書第六四——六五頁。

③ 傑·克萊斯特著“外国資本在德國的投資”第六八頁。

④ 克·雷格著“在一八〇〇年到一九二三——二四年間德國工業和金融企業在資本及管理方面受外国控制之情況”第一二八——一二九頁，克萊斯特著“外国資本在德國的投資”第七五頁。

⑤ 克·德·艾德瓦尔德斯著“国际經濟卡特尔和国际政治卡特尔”，一九四七年莫斯科版第六八頁。

城。一九二二年四月，艾尔柏菲尔德城得到了三十万美元的借款。同一时期，汉堡抵押銀行得到了二十万美元的貸款，而“工業制造股份銀行”則得到十万美元的貸款^①。

美国購買显然已經快要作廢的德国紙幣馬克是美国資助德国軍国主义者的一种独特的方式。据美国報紙統計，到一九二二年十月，美国購買了这样的馬克共达十亿美元。英国半官方的“泰晤士报”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四日解釋說：“換句話說，作为战胜国的美国，付給战敗国德国的黄金，比后者迄今作为軍事賠償而付出的黄金要多一倍。”^②

由此可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后不久，美国壟斷組織一方面給予德国軍国主义者在重整軍备方面以財政支持，同时开始把德国的經濟抓到自己手里来。

美国經紀人开始用他們手里的紙馬克去購買德国企业的股票。为了这个目的，在美国甚至成立了一家特別公司，名叫“歐洲投資者联合有限公司”。美国經紀人拥有下述德国公司的股票，这些公司是：“电气总公司”、“諾貝尔炸葯公司”、“哈尔科尔特公司”、苯胺生产总公司、安加尔特及杜伊斯堡机器制造厂等等^③。一九二〇年，美国人購買了阿雪尔莱本的一些鉀工厂的股票^④。同时，很有名的德国电力公司“西門子与哈尔斯克股份公司”的大多数股票也落入了美国人之手。“通用电气公司”获得了“电气总公司”二千五百万馬克的股票。据紐約一家報紙——“太陽报”的統計，

① 杜恩著“美国的国外投資”，一九二六年紐約版第七五——八七頁。

② 參閱耶·巴夫洛夫斯基著“德国是不是殖民地？”，一九二三年莫斯科—彼得格勒版第五二頁。

③ 同上書第五三頁。

④ 傑·克萊斯特著“外国資本在德国的投資”第六四——六五頁。

⑤ 同上書第七二——七四頁。

到一九二一年秋，美国人手中所握有的德国股票达一百五十亿馬克^①。

这些股票是按照低廉的价格买来的。“欧洲投资者联合有限公司”自己就曾經承認它在一九二二年購買“电气总公司”的股票时是用二十二元八角八分美元买一千馬克的股票；而在战前一九一三年的时候，一千元馬克要值五百三十八元二角的美金。

美国商人在德国不但廉价买到股票，而且还廉价买到其他财产，尤其是房屋。据德国报纸的统计，买这些房子所付出的钱实际上只及实际价值的百分之一^②。美国人在德国購買工業企業：例如，他們購買了格尔区的三个大紡織厂和德国中部的一些工厂^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资本渗入德国的过程立刻大大地加强了，这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来：还在一九一九年夏天，在所謂德国的“实业界”中就发出了关于德国国民經济“轉讓”的不安的叫囂。不仅在德国專門性的經济杂志上，甚而在报纸上也发表了許多关于这个論題的文章。一九二一年在柏林出版的“外国资本在德国的投资”一书的作者克萊斯特曾強調說：他仅仅在一年之內就从报纸上收集了二千条以上有关外国资本，而主要是美国资本渗入德国工業的消息。

但是，因德国經济的迅速“轉讓”而感到不安的德国资

① 克·奧伯曼著“魏瑪共和国时代美德帝國主义的关系（一九一八——一九二五）”第七〇頁。

② 耶·巴夫洛夫斯基著“德国是不是殖民地？”第五五——五六頁。

③ 克·奧伯曼著“魏瑪共和国时代美德帝國主义的关系（一九一八——一九二五）”第七一頁。

本家們並沒有反對美國資本滲入德國這一事實的本身。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德國工商業會議”——資本家的組織——曾在通知書內告訴它的會員說：“如果反對外國資本在德國企業內的投資，那就是原則性的錯誤。”在“一九一九年德國銀行”年報上，曾公然強調指出，“外國資本，特別是美國資本之參加德國企業，在政治上是適當的”^①。經濟學家雷格在一九二一年考取博士學位的論文中斷言，外國資本之流入德國，對發展德國經濟說來是有利的：只是德國的壟斷資本家應當保住經濟命脈。雷格要求不要禁止美國的投資，而要求利用這些投資來為德帝國主義的利益服務。克萊斯特當時也抱有這樣的思想。他寫道：“德國已成為一個貧窮的國家，它不能夠借自身的力量站起來。……所以必須得到外國的支持，這種支持或以貸款的方式，或以外國資本參加德國企業的方式提供之。”^②克萊斯特在該書的結尾處把他的基本結論表述如下：“不要絕對拒絕外來的力量，而要利用外來的力量。”^③

由此可見，如果說在“轉讓”問題上所發生的一股叫囂是美國資本在德國大規模擴張的明證，那末，德國壟斷資本家對這種擴張的反應就表明，他們情願出賣德國的民族利益，以便獲得美國的援助來重整軍備和為德國帝國主義準備新的侵略戰爭。

美國壟斷組織考慮到德國壟斷資本家的這種意願，它們毫不含糊地答應，一旦德帝國主義者成為美國的忠順附

① 克·奧特曼著“魏瑪共和國時代美德帝國主義的關係（一九一八——一九二五）”第七六頁。

② 傑·克萊斯特著“外國資本在德國的投資”第九三——九四頁。

③ 同上書第一一六頁。

庸时，它們就給后者以广泛的財政支持。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德国一家最大的反动报纸“德意志联合报”登載了一篇很長的文章——“美国的观点”。該文的标题，作者的笔名——“亞美利加露斯”，以及該文是从紐約寄来的这几点都有力地說明：这篇文章表达了华尔街大亨們的意見。这篇論文就是美国壟断資本家致德国反动派的某种外交照会。

“亞美利加露斯”極力吹嘘美国在經濟上的富庶。他說，在美国，“有着大量的多余資本；这笔資本完全足以使欧洲所有的企業富裕起来”。該文作者明白指出，美国准备把它的經濟实力用来恢复德国軍国主义，只要后者肯充当美国壟断組織的小伙伴。“亞美利加露斯”写道：“德国只要一旦复兴起来，一旦把全部力量都用来恢复自己……締結同盟的能力，它就可以指望得到美国方面的有效的援助。”該文在結尾处說道：“如果德国的政治家們头脑清醒地和不帶任何幻想地来考虑一下这里所述的各种机会，他們就会采取正确的措施。外国（指美国——作者）正要求德国团結它的最牢固的民族力量，要求德国建立一个在政治上和事务上享有信用的政府。”^①

一九二四年的道威斯计划在恢复和巩固德国軍事工業潛力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道威斯计划的制訂者是美国的帝国主义者：与摩根有密切联系的芝加哥銀行家道威斯及

①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德意志联合报”。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亞美利加露斯”的文章是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發表的，亦即在希特勒分子的慕尼黑騷动后几天發表的，这次騷动也是在“团結德国优秀的民族力量”和“建立值得信任的政府”的口号下进行的。

楊格。楊格是摩根所屬的一家銀行的經理、是“通用电气公司”的領導人之一。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胡佛和銀行家哈里曼在這一計劃的擬訂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道威斯計劃規定外國資本，首先是美國資本要廣泛地資助德國的重工業。這種資助替德國人民帶來的不是好處，而是害處。約·維·斯大林當時指出，道威斯計劃只是對帝國主義者有好處，“……它對德國人民說來是雙重壓榨，即德國資產階級對德國無產階級的壓榨和外國資本對德國全體人民的壓榨。”^①

道威斯計劃為外國資本，而主要是為美國資本加緊滲入德國工業打清道路。在一九二四年以前，即在道威斯計劃以前，美國資本在德國的擴張已具有廣大的規模，而在一九二四年以後，這種規模就更為巨大了。

在道威斯計劃通過後涌入帝國主義德國、供德國軍國主義者使用的外債，是從一九二四年十月為數兩億美元的所謂“道威斯”貸款開始的；在這筆貸款中，美國貸予一億一千萬美元。

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年期間，德國獲得了總數近二百億馬克的外債。根據某些統計材料，投資的數量還要比這個大得多^②。丘吉爾在其回憶錄的第一卷中寫道：德國曾得到了十五億英鎊的貸款（約合三百億金馬克）^③。希特勒的財政家、戰犯沙赫特曾指出，在六年之內（一九二五至一九三〇年），德國經濟所吸收的外資比美國經濟在第一次

① “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二七二頁。

② 參閱“揭破歷史捏造者（歷史事實考證）”第九頁。

③ 丘吉爾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一卷“匯集中的暴風雨”，一九四九年倫敦版，第八頁。

世界大戰前整整四十年內所吸收的外資還要多。

在德國這段時期所得到的全部長期貸款中，美帝國主義者所占的份額就不下百分之七十^①。

美國的大銀行慷慨地資助德國的重工業。這些大銀行是：“大通銀行”、“紐約花旗銀行”^②、“狄龍—李特公司”、“國際收兌銀行”、“李—希金遜公司”、“哈利斯—福爾布斯公司”、“布拉溫兄弟公司”、“哈里曼公司”等等。“國際收兌銀行”、“狄龍—李特公司”、“庫恩—羅比公司”、“法美銀行公司”所組成的美國銀行團甚至專門成立了一個擁有二千五百萬美元資本的“美國大陸公司”，以便資助德國的工業^③。

在執行道威斯計劃的第一個階段中，美帝國主義者仍然在貸款給城市的幌子下來掩飾他們對德國工業巨頭們的貸款。例如，在一九二五年，柏林得到了一千五百萬美元，科隆——一千萬美元，不來梅——一千五百萬美元，慕尼黑——八百七十萬美元，此外，巴伐利亞國家也得到了一千五百萬美元。

但不久以後，美國壟斷組織就放棄了這種偽裝，美國的貸款明目張膽地給予德國的重工業，尤其是給予德國的軍事工業。緊接着“道威斯”貸款之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又給予軍火大王克虜伯以一千萬美元的貸款。這筆款子的百分之八十是由紐約的兩家銀行“哈爾格登公司”和“戈爾特曼—薩克斯公司”供給的。這筆錢幫助了克虜伯迅速地

① 參閱“德蘇歷史問題考證(歷史事實考證)”第九頁。

② 這兩家銀行通過“紐約史列德銀行公司”給予貸款；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他的弟弟艾倫·杜勒斯在該銀行公司的業務中起首要作用。

③ 杜恩著“美國的國外投資”第五四頁。

改組他的軍事工廠，并使这些工厂現代化起来^①。

“狄龙—李特公司”銀行家族貸給德国最大的鋼鐵托辣斯“佛林尼格特鋼鐵公司”一笔很大的款子。“佛林尼格特鋼鐵公司”到一九二九年控制了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德国金屬工業，并在准备希特勒侵略方面起了头等的作⽤。这个托辣斯曾从美国銀行手中得到一亿美元以上的長期貸款^②。

同一家銀行“狄龙—李特公司”曾積極參與給下面在軍事上極為重要的企業以大笔貸款的活動，这些企業是：“阿·蒂遜鋼鐵制造厂”（一千七百万美元）、“萊茵—易北鋼鐵公司”（二千五百万美元）、“魯尔瓦斯公司”等等^③。

德国最大的電力公司“电气总公司”和“西門子—哈尔斯克公司”也曾从美国手中得到五千万美元以上的貸款。数达二千五百万美元的美国貸款貸給了德国的工業巨頭胡戈·斯汀納斯。煉鋼公司“古特霍夫努格冶煉公司”（一千万美元）^④、“В Г Ф”人造絲公司以及其他与軍事生产有密切关系的德国壟断組織从大洋彼岸得到了巨額的貸款。

“美国大陆公司”曾毫不吝惜地資助曼納斯曼的軍事金屬工業康采恩。“电气企業公司”、“北德意志航运公司”（三千二百万美元以上）、“哈巴格公司”（六百五十万美元）、“萊茵—美茵—多瑙河”輪船公司（六百万美元）等等，都获得了大量的美国貸款。

① 尔·楊格著“外国債券之美国保障手册”，一九三〇年 華盛頓版第九八頁。

② 关于这些貸款的更詳細情形請參閱阿·諾尔登著“战争是这样發生的”第五九頁。

③ 尔·楊格著“外国債券之美国保障手册”第一一七、一二六、一三三頁。哈林南著“美国在欧洲的投資”第六二——六四頁。

④ 哈林南著“美国在欧洲的投資”第六二——六三頁。

美国也曾給予德国的一些大銀行以借款，这些銀行是：“德意志銀行”（二千五百万美元）、“商業銀行”（二千万美元）、“德累斯登銀行”等^①。这些銀行反过来又資助了德国的軍事工業。

正如統計材料所表明，美国曾一共貸款給二十一家德国銀行和一百零三家德国最大的工業壟断組織。

追求侵略的反苏目的的美国壟断組織，不限于給予貸款，而且还通过与德国壟断組織直接合作的途徑積極参与扩大德国的軍事生产。不用說，华尔街也曾利用了这种合作来巩固美国在德国經濟中的地位。

在与軍事工業直接有关的部門中，美国資本家和德国資本家的合作更为密切。美国兩家大冶金公司“阿萊根尼鋼鐵公司”和“德拉威尔無縫鋼管公司”曾与德国壟断組織“曼納斯曼—罗倫維克公司”簽訂了一項关于划分市場的合同^②。美国煉銅工業康采恩“美国熔煉公司”、“肯奈柯特銅公司”、“安那康达銅矿公司”（这几家公司供应世界銅产量的一半）与德国壟断組織“麦斯菲德矿冶股份公司”、“五金公司”、“阿农·希尔什与茲翁公司”發生了新迪加的关系^③。

摩根集团有名的电力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同德国最大的电力公司“电气总公司”簽訂了一項关于划分“势力范围”的合同。“通用电气公司”的势力范围包括美国、拉丁美洲、加拿大和法国，而“电气总公司”的范围則包括德国、奧地利

① 楊格著“外国債券之美国保障手册”第一一七、一二六、一三三頁；

哈林南著“美国在欧洲的投資”第六二——六四頁。

② 阿·普拉麥著“現代工業中的国际联合”第一七頁。

③ 李夫曼著“国际卡特尔”第二五卷第二期第二七五頁。

和捷克斯洛伐克^①。

一九二五年，“通用电气公司”与創立于一九一九年的德国有势力的电力公司“奥斯拉姆公司”，以及与德国公司“拜尔格曼电气公司”、“品亦股份公司”、“拉蒂姆股份公司”結成卡特尔^②。“通用电气公司”还与克虜伯簽訂了一項关于共同利用对德国軍事工業極為重要的錳化合物的生产的專利权的合同^③。

“美孚油公司”康采恩与德国化学工業和軍事工業大工厂“伊·格·法本化学工業公司”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兩年內簽訂了兩項卡特尔协定。根据一九二九年的协定，“美孚油公司”答应支持“法本化学工業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地位。

领导美国化学工業的杜邦集团与“伊·格·法本化学工業公司”也發生了联系。一九二六年，杜邦康采恩、英国托辣斯“帝国化学工業公司”和“法本化学工業公司”簽訂了关于瓜分世界軍火銷售市場的协定^④。

占美国人造絲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并約占全世界人造絲产量的百分之十一（大家知道，人造絲的生产是与制造爆炸物相关联的）的“美国人造絲公司”，在英国“庫尔多公司”的帮助下，与控制德国人造絲生产一半的德国公司“佛林尼格特人造絲制造商股份公司”簽訂了合作的协定^⑤。

苏联情报局的历史事实考証断定：“美国……主要壟断組織与德国重工業、軍事康采恩和銀行，都有最密切的联系。”^⑥

美德壟断組織的这种合作的目的是要加强德帝国主义的軍事經濟实力。

美国通过把本国貨物直接輸入德国的方法，对德国軍

国主义的复活給以巨大的帮助。即使根据当时德国官方的統計材料，一九二五年，美国輸入德国的貨物已約占德国全部輸入的百分之十八，几乎等于亞洲、非洲和澳大利亞輸入德国貨物的总和^①。这里所說的并不是輸入和平用途的貨物：在美国輸入德国的貨物中不断增加的、部分是軍事物資。例如，在一九二六年，美国輸入德国的橡膠比一九一三年多兩倍半，而汽車則增加了十倍^②。

美帝国主义者们的努力是有結果的。华尔街的支持使德国帝国主义的軍事实力迅速地恢复起来了。約·維·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写道：“在凡尔赛几乎被埋葬了的資本主义德国正在复活、成長并日益强大起来。”^③斯大林还直接指出了德帝国主义的力量这种增長的根源，他說：“德国最近兴盛起来，是因为它从美国借到了几十亿盧布的債款。”^④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曾把当时的美国叫做“使中欧兴起的槓桿”^⑤，这十分确切地說明了美国在德帝国主义的兴起

-
- ① 安·罗契斯特著“美国的統治者”第一七九——一八〇頁；克·德·艾德瓦尔德斯著“国际經濟卡特尔与国际政治卡特尔”第七四頁。
- ② 尔·李夫曼著“国际卡特尔”第二七四頁。
- ③ 克·德·艾德瓦尔德斯著“国际經濟卡特尔和国际政治卡特尔”第五三頁。鑄的炭化物是一种堅硬的合金，在生产切割工具和不易損坏的表面时使用之。
- ④ 參閱“揭破历史捏造者(历史事实考証)”第一〇頁。
- ⑤ 阿·普拉麥著“現代工業中的国际联合”第三〇頁。
- ⑥ “揭破历史捏造者(历史事实考証)”，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 第八頁。
- ⑦ “一九二八年德国商業年鑑”第二二八頁。
- ⑧ “一九二八年德国商業年鑑”第二二八頁。
- ⑨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五卷第二九一頁。
- ⑩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卷第一七一頁。
- ⑪ “共产国际文件”第七七二頁。

中所起的作用。

下面的数字，証明战后几年德国重工業的扩大和德国帝国主义軍事經濟潜力迅速增長的情况。

	1913年	1928年
采煤量(百万吨).....	160.1	202.2
鋸鉄产量(千吨).....	9520	10596
鋼产量(千吨).....	11769	14318

德国煉鋼工業的能力在一九一三年为一千三百二十万吨，在一九二八年为一千七百八十万吨。尤其是与現代化軍队的装备密切相关的德国重工業的一些新部門的生产量更是飞躍地增加。一九二八年，德国电力产量比一九一三年的水平增加了四倍，汽車产量几乎增加了六倍，鋁产量增加了三十一倍。德帝国主义者并不满足于已达到的生产水平，而是繼續迅速扩大生产：一九二八年，德国用在工業建設上的資金比一九一二年多一倍^①。

由此可见，由于华尔街积极参与恢复德帝国主义的軍事实力的活动，早在一九二八年，被算作“已解除武裝的”德国已經拥有了相当强大的重工業，而且它投入重工業的資金，比之为瘋狂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武裝到牙齿的帝制德国在一九一三年投入重工業的資金还要大得多。

在希特勒正式宣布廢除凡尔賽条約第五部分（軍事條款）以前很久，魏瑪德国就已經开始把武器卖给其他国家，其中也包括战胜国在內。一九三〇年，德国已成了供应二十二个国家武器的主要的、或者从意义上說是第二个的供

^① 关于德国工業發展状况的数字材料引自統計材料彙編“苏联与資本主义世界”，一九三四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 第四六、五三、五八、六七、六九、七〇、七七、一四七各頁。

应者^①。

历史事实考证“揭破历史捏造者”一书指出，“……美元的金雨养肥了希特勒德国的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海外垄断组织投在希特勒德国军事经济中的这若干亿美元，恢复了德国的军事潜能，并把实现侵略的必要武器交给了希特勒制度手中”^②。

道威斯计划的作用不限于恢复德国军国主义的力量。执行这个计划意味着实现华尔街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而这个计划的执行又与美国垄断组织奴役和掠夺德国的行动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马尔赛·加香曾在一九二四年说过：“金融家对国际政治的干涉，从来未曾带有像现在这样露骨、这样粗暴、这样强制的性质。他们说：‘我们将贷给德国数亿金马克，并将为德国建立一个银行，我们一定要取得这个银行的领导权。我们将监督德国的预算，控制它的工业；我们将管理它的交通；简言之，我们将剥夺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独立，因为我们将把它的预算置于我们自己的监督之下，而且我们还要剥夺德意志民族的经济独立，因为我们将把这个先进大国的神经系统——它的铁路抓到自己手中。’”^③

力图把自己说成是德国的“朋友”的美帝国主义者，在道威斯计划的掩饰下对德国进行了最无耻的殖民掠夺。美

① 参阅尼·伊诺热姆采夫著“论美国金融寡头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九年間与德国垄断组织的关系问题”，载苏联“历史问题”一九五〇年一月号第一〇八页。

② “揭破历史捏造者(历史事实考证)”，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一四页。

③ 参阅安·克洛德著：“美国帝国主义往何处去”，一九五一年莫斯科版第五六——五七页。

国的壟断资本家們甚至并没有放过在这样的借款上發一笔橫財，这笔借款是他們为了自身的目的而貸給德国以恢复德帝国主义的軍事实力的。美国的借款的利息很高：从百分之六·五到百分之十。帝国主义者只有在殖民地 and 附屬国家內才可以收到这样高利貸式的利息，但华尔街的吸血鬼們并没有忘掉从德国身上剝取这笔利息。

但是，美国壟断組織的主要指望并不在于这种原始的掠夺方式。他們竭力設法把德国的經濟命脉夺到自己的手中。

美国的这种政策在一九一九年的时候就已經在德国引起了国民經濟的“轉讓”問題，在通过道威斯計劃以后，这一政策就更加热烈地实行起来了。

正如历史事实考証“揭破历史捏造者”一書所指出的，在道威斯計劃的帮助之下，“英美兩國打算……使德国工業处于英美壟断組織控制之下”^①。英美壟断組織的活动非常积极，因此据有名的德国經濟学家庫欽斯基的統計，到一九二八年，德国四分之一的国民財富都落在外国人、而主要是美国人的手中。甚至法国资产階級杂志“双月評論”也在一九二七年一月指出，由于道威斯賠償計劃，“美国銀行就插足于德国的工業中了”^②。

約·維·斯大林曾指出，道威斯計劃的最重要結果之一就是“美国資本滲入德国的工業……”^③。

安利·克洛德在他的“美国帝国主义往何处去”一書中关于这段时期写道：“美国金融資本逐漸攫取了德国一切

① “揭破历史捏造者(历史事实考証)”，人民出版社版第七頁。

②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双月評論”第四八〇頁。

③ “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三五頁。

工業部門中的最重要企業。”他說，仅仅在一九二九年一年內，“通用汽車公司”就把“奧培尔”公司的百分之八十的股票集中到自己的手里；合併了“德尔科”公司（电气装备公司）和制造汽車車箱的“菲什尔”工厂；瑞典与美国联合的托辣斯“斯汶斯卡”获得了“庫格尔拉格尔”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票；“美国通用坦克公司”获得了“运输工具”股份公司百分之五十四的股票；“菲力蒲斯”公司——美国电气業托辣斯的分公司——握有“凱尔格尔”公司和“斯圖茨”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票，和几乎購買了“斯岡茨瓦根”公司的全部股票；在电气工業方面，“通用电气公司”取得了“奧斯拉姆”公司百分之十六的股票和“电气总公司”百分之三十的股票；“菲力蒲斯”公司得到“菲萊列克特拉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票，和“洛倫茨公司”百分之二十二点的股票；在紡織業方面，“汉茲阿蒂克公司”获得了“林根机器紡織公司”百分之二十五的股票；瑞士和美国的旅館联合公司購買了“凱撒—克勒尔公司”百分之九十一的股票。最后，“美孚油公司”和“伊·格·法本化学工業公司”联合创办了一个“美孚和伊·格”公司，讓該公司有权使用新的氫化采煤法。“哈巴格”公司利用了美国的資本，在一九二六年購得了胡戈·斯汀納斯的航运公司。在“北德意志航运公司”內，在四千二百万美元的总股本中，有三千万美元是屬於美国人的。在电影工業方面，美国“派拉蒙公司”和“米特罗—高尔德文”公司購買了德国的“烏發电影公司”，而“华納兄弟”公司則併吞了“菲布斯”公司[⊖]。

美国在德国的主要投資是投在軍事方面最重要的工業

⊖ 安·克洛德著“美国帝国主义往何处去”第五九——六〇頁。

部門中。美国壟斷組織在德國最大的冶金業公司——“佛林尼格特鋼鐵公司”和“曼納斯曼—羅倫維克公司”中擁有大量的股票。美国的杜邦軍事康采恩在德國的化學工業中占有穩固的地位，特別是杜邦集團在生產爆炸物的漢堡一家實力雄厚的公司——“炸藥股份公司”中投入了大量的資本。德國的燃料生產基本上為美国壟斷組織“美孚油公司”所控制。這個洛克菲勒的康采恩支配了七家德國的大公司，其中包括“德美石油公司”，德國全部加油站的三分之一是屬於“德美石油公司”的。“美孚油公司”在“汽油股份公司”中也擁有大量的投資，而巨大的“伊·格·法本化學工業公司”的石油利益是集中在“汽油股份公司”內的。

美国會將大量的投資投在德國的汽車工業中。“奧培爾”公司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股票都落在杜邦集團的“通用汽車公司”手中；此外，“通用汽車公司”在柏林還有自己的分公司。“福特汽車公司”、“克萊斯勒公司”、“維利斯公司”、“司蒂培克公司”、“赫萊希姆—培森公司”，以及美国其他最大的汽車公司都握有德國許多汽車公司的具有控制作用的股票並在德國設有自己的企業。在德國的橡膠工業中，也有美国壟斷組織的投資，這些壟斷組織是：“古德立橡膠公司”、“固特異輪胎橡膠公司”、“菲斯克輪胎橡膠公司”等等^①。美国最大的銀行家摩根握有德國許多股份企業的大量股票，其中包括“福克·烏爾夫公司”的工廠百分之三十的股票。摩根控制了電氣業壟斷組織“電氣總公司”的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的資本^②。

① 沙列夫斯基著“德國經濟中的外國資本”，一九三〇年埃森版。

② 參閱伊諾熱姆采夫著“論美国金融寡頭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九年間與德國壟斷組織的關係問題”，載蘇聯“歷史問題”一九五〇年一月號第一〇五頁。

华尔街对实行道威斯计划后的德国的经济的操纵，以及德国壟断资本家在重整军备方面之日益依赖于美国，其结果就是美帝国主义对德国统治集团的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

实行道威斯计划的德国的政府高级机关与美国有关的主管机关保持经常不断的接触，并且接受后者的指示。美国在柏林的间谍中心——臭名昭著的“美国研究所”的副所长格罗斯曼曾在一九二八年写道：“应该强调指出，德国的一些研究行政、经济或技术问题的主管机关现在都很满意地向美国人学习。……我们可以举出下面少许几个具有实践性质的德国组织作为例子，这些组织与美国类似的组织正保持着联系，它们是：财政部、经济部、劳动部、粮食农业部、交通部、邮政部、帝国统计局、帝国煤炭委员会、帝国银行，以及德意志各邦的贸易局、劳动局、农业局和社会保障局。”^①

正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会议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德国已经成为“美国化了”的德国了^②。英国驻柏林大使阿贝农在很好地研究德国的局势和那几年德国政策的秘密动机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德国战后发展的基本方针中，美国的影响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去掉根据美国的劝告，或者征得美国的同意，或者预见会得到美国的赞同而采取的各种行动，那么政策（指德国的政策——作者）的全部方针就会是另一种样子了。”^③

受华尔街指使的德国政策方针，导致了希特勒独裁制

① “一九二八年德国商业年鉴”第一一六页。

② “共产国际文件”第五五八页。

③ 阿贝农著“一位和平大使”，一九二九年伦敦版第一卷第一八页。

度的确立，并使德国变为世界大战的危險的策源地。历史事实考証“揭破历史捏造者”一書断定，“……希特勒制度是由德国壟断集团在英法美当局完全贊許之下建立起来的”^①。实际上，血腥的納粹政权也正是美国执政者一向所力圖在德国建立的那种軍国主义的、反人民的独裁政权的型式。

在希特勒分子掌握政权以后，美国壟断资本家仍繼續支持德国的重整軍备和准备侵略的勾当，指望使这一侵略的矛头指向苏联，这是不足奇怪的。同时，重心也从提供借款轉移到美德壟断組織的直接合作上面了。

例如，“美孚油公司”和杜邦集团与“伊·格·法本化学工業公司”相勾結这一点，对于扩大希特勒的軍事生产具有重大的意义。按照平等原則分屬於“美孚油公司”和杜邦集团的“艾蒂尔汽油公司”，曾把它自己在生产四乙烷基鉛的專利权轉讓給“伊·格·法本化学工業公司”，而四乙烷基鉛对于制造汽油是必需的。結果，根据德国專家委员会所承認的，德国壟断资本家們就可以“利用美国人多年集累起来的全部經驗来着手生产这种产品了”。“美孚油公司”的商人們曾把秘密生产丁烷基橡膠一事告訴“伊·格·法本化学工業公司”，这种丁烷基橡膠对于装备德国軍隊是很重要的^②。

美国壟断资本家們所执行的鼓励德国武裝的政策竟达到这样的程度：当德国的鋼鐵工業家們开始把他們的全部鋼鐵几乎都拿来为德国軍隊生产武器而不拿到国外市場去

① “揭破历史捏造者(历史事实考証)”，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六頁。

② 參閱賽苏利著“伊·格·法本化学工業公司”，一九四八年莫斯科版第一七五——一七七頁。

銷售時，他們的美國伙伴竟因他們“沒有利用出口限額”（實際上是因為他們致力於重整德國軍備）而給予他們以獎金。在生產燃料的部門里也曾出現類似的情況：一九三八年底，“美孚油公司”曾與“伊·格·法本化學工業公司”商定，後者將不向外國市場輸出入造汽油（當時希特勒分子正加緊為他們的國防軍積累人造汽油），並將因此而得到美國生產飛機汽油的利潤的一部分^㉑。

由此可見，美國壟斷資本家們曾經很慷慨地拿錢來為納粹的侵略儲存武器和燃料。美國壟斷組織親自武裝和裝備了德國的法西斯軍隊。在希特勒奪取政權以後，杜邦立即和希特勒的代理人商量好關於私自供應武器給德國的問題^㉒。杜邦集團所控制的“奧培爾”汽車公司供給德國的汽車占德國全部汽車產量不下百分之五十，而且成為德軍的主要供應者。在戰爭期間，該公司生產坦克和軍用飛機的零件。有六十家以上的美國企業曾為希特勒軍隊工作，這些企業供給希特勒軍隊以大量的戰鬥機、德軍所需汽車百分之五十左右，和德軍所使用的五分之二通訊器材^㉓。

美國壟斷組織在戰略儲備方面給予法西斯國防軍以實際的幫助。例如，一九三七年，“國際鎳公司”通過該公司的經理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與“伊·格·法本化學工業公司”簽訂了一項關於鎳的合同。這個合同使希特勒分子能夠儲備

㉑ 參閱“揭破歷史捏造者（歷史事實考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九頁。

㉒ 參閱阿·諾爾登著“德國歷史的教訓”，一九四八年莫斯科版第一八一頁。

㉓ 參閱納·伊諾熱姆采夫著“論美國金融寡頭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九年間與德國壟斷資本的關係問題”，載蘇聯“歷史問題”一九五〇年一月號第一〇八頁。

为軍事生产所必需的大量銀錢^①。

美国人爱姆布拉斯脫在他所著“背叛的世界”一書中举出了二百三十九家美国大公司曾积极参与德国重整武裝的活动。希特勒分子沙赫特在一九四六年曾坦白地对美国的一个軍官說：“如果你们想审判那些曾帮助德国重整軍备的工業家的話，那末，你们必須审判你们自己的工業家。……”^②

美国壟断組織在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立刻就制訂了恢复德帝国主义的軍事实力的方針，并在凡尔賽条約簽訂后的时期内执行了这个方針。美国的这种方針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發。苏联情报局的历史事实考証“揭破历史捏造者”一書曾指出：“……恢复和革新德国重工業和軍事工業，乃是造成希特勒侵略的首要前提，而这种恢复和革新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由于美国当权人物方面之直接和广泛財政援助的結果。”^③

* * *

在談到美国勾結德国軍国主义和恢复德国軍事实力的政策时，还必须指出这种政策所帶來的后果。

华尔街大亨們曾深信德国不会再成为美国的竞争者和不会成为美国爭夺世界霸权的敌手，这就是美国采取勾結德国軍国主义和恢复帝国主义德国的实力的方針的一个必要的前提。但这种信心原来是毫無根据的。

① “今日的壟断資本”，一九五一年莫斯科版第五四頁。

② 參閱阿·諾尔登著“德國历史的教訓”，一九五一年莫斯科版第五四頁。

③ “揭破历史捏造者(历史事实考証)”，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一二頁。

美国壟断资本的財政支持，不仅帮助了德帝国主义者准备战争，而且还帮助了他們在世界市場上和其他資本主义国家內(其中也包括美国)展开竞争。早在二十年代中叶的时候，德国的对外贸易就已有很大的規模了。例如在一九二五年，德国的对外贸易周轉額为五十亿三千八百万美元，而在战前一九一三年总共只有四十九亿六千八百万美元^①。在世界市場上，再度出现了与其他国家的商品进行竞争的大量的德国商品。

德国銀行在国外，包括在美洲大陆已充分恢复自己的營業。早在一九二〇年，在拉丁美洲各国进行活动的就有“德国海外銀行”的二十三个分行、“德国—南美銀行”的七个分行、“巴西与德国銀行”的六个分行、“智利与德国銀行”的六个分行、“德意志安奇奧基亞銀行”的五个分行。这些銀行的營業利潤率的指标是它們所分得的股息的很高百分比：例如，“德国海外銀行”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支付了百分之三十的股息，在一九二一年支付了百分之四十的股息；“巴西与德国銀行”在一九二〇年支付了百分之十五的股息，在一九二一年支付了百分之二十五的股息^②。

在华尔街帮助下抬起头来的帝国主义德国，最后终于获得了久已盼望的摆脱美国监护的可能，并且立即对它的美国竞争者重新展开积极的斗争。

还在一九三三年，即在希特勒夺取政权后不久，德国政府就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削减落在外国人而首先是美国人手中的有价証券的价值，为了这个目的，起初是削减、而后则完全停止支付落在国外的德国債券的利息。这一措施使

① “一九二八年德国商業年鑑”第二二五頁。

② 克·斯特拉瑟著“德国在外国的銀行”第一九五——一九六頁。

得那些曾在臭名远扬的“轉讓”过程中买了不少德国有价証券的大洋彼岸的經紀人的腰包受到沉重的打击。

德国壟断組織一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样，再次通过購買專利权的办法来損害它們的竞爭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公司在美国拥有二万九千种專利权。由于德美公司“查斯科”(这个公司是按照“伊·格·法本化学工業公司”的指示进行活动的)拒絕給美国公司以使用它所获得的專利权的執照，美国的人造橡膠的生产就遭到了严重的阻碍。在一些場合下，執照的是否給予是直接取决于是否要对某种生产的規模进行限制。例如，“伊·格·法本化学工業公司”竟把美国的鎂产量限制为每年六千吨。結果，在一九四〇年，希特勒德国生产一万九千吨鎂，而美国总共只生产五千七百万吨鎂。而且当时还附帶規定：美国鎂产量的百分之十五要按降低价格运往德国[⊖]。

还可以举出不少其他有关德国壟断組織積極活动的例子，德国壟断組織的这些活动显然違反了曾豢养德帝国主义的华尔街的利益。

到三十年代末期，希特勒德国已成为美国在世界市場上最危险的敌手了。一九三八年，在世界貿易周轉額中，美国份額占百分之十点七，而德国份額則已占百分之九点二。德国在輸出黑色金屬、鋼、机器、化学物品和光学用品方面已超过了美国。德国在欧洲市場上已經获得了稳定的地位(在大战前夕，美国的輸出有半数是流入欧洲市場的)：例如德国在供应欧洲各国焦煤和黑色金屬方面已經大大超过美国了。德国壟断組織又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样，

⊖ 參閱什·利夫著“德国壟断組織滲入美国”第七——一二頁。

重新把自己的触角伸入拉丁美洲的市場。一九三八年，德國在拉丁美洲國家的總輸入量中占第二位（仅次于美國），而在巴西、烏拉圭和巴拉圭等國的輸入中德國已占了第一位。

德帝國主義者不限于從事經濟擴張，而且还作為美國在爭奪世界霸權中的競爭者出現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的肆無忌憚的侵略和世界統治的宣揚人是泛日耳曼主義者，而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內，這一可耻角色就由希特勒匪徒來扮演了。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奮鬥”一書的結尾几行中曾露骨地宣稱，納粹國家“应当成為地球的統治者”。希特勒的“思想家”羅森貝格在其所著“二十世紀的神話”一書中号召“把人類有機地划分成”一些共同受法西斯德國統治的國家體系。正如後來紐倫堡審判（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到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所表明的，德帝國主義者的走狗——希特勒匪幫的头子們曾擬訂了與全世界各國人民為敵的陰謀，其目的在於建立資本主義德國的世界統治。希特勒分子所作出的許多侵略行動：武裝干涉西班牙，侵占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等，也只是執行法西斯陰謀家的這個總計劃的個別階段而已。覬覦世界霸權的法西斯匪徒們曾經在拉丁美洲各國內大力進行了破壞活動。

由此可見，美國壟斷組織所一手豢養起來以便使之充當美國金融資本的忠順奴仆的德帝國主義者，已拒絕扮演這種角色，又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一樣成為美國在國際市場上和爭奪世界霸權鬥爭中的危險競爭者了，這種現象絕對不是那些制訂并執行恢復德帝國主義軍事實力計劃的華爾街大亨們所預料到的。

当然，希特勒侵略分子是准备进攻苏联的。但他们宁愿首先把自己的军队拿来进攻英法美集团——德国在争夺世界统治权斗争中的敌手。结果，美帝国主义者所极力准备起来的世界大战，并不是从反苏战争开始的，而是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开始的。早在一九二〇年列宁就曾经说过：“世界政治的经验证明，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联盟是免不了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这是帝国主义的联盟，是强盗们的联盟，而这些强盗们是不团结的，他们没有使它们团结起来的牢固的实际利益。”^①

约·维·斯大林写道：“……资本主义国家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较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间的矛盾更为剧烈。”^②

而当希特勒德国掌握了它所征服的西欧各国的资源并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进攻苏联的时候，英法美集团却不得不和苏联结成联盟，来反对他们的一个最危险的敌人——法西斯德国。

美帝国主义者所意想不到的、他们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如此。

虽然华尔街大亨们在其对德政策上曾大大地失算并且没有达到统治世界的目的，但这种政策却为全世界普通的人们带来了悲惨的后果。

在美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发动起来的希特勒的侵略使人类遭到了无数的牺牲和灾难，这些牺牲和灾难比起各国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遭到的牺牲和灾难要大得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〇〇页。

② 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第三一頁。

多。

只举出一个数字就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伤亡人数在一亿以上。

这千百万人们的鲜血不仅染红了希特勒杀人犯的双手，而且也染红了美帝国主义者的双手，因为他们早在一九一八年就已在德国问题上顽固地实行了这样一种政策：“……这种政策武装了德国的侵略势力，结果展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造成了历史上空前未见……的战祸”^①。

① “捣破历史捏造者”(历史事实考证)，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一二页。

結 束 語

這些事實都證明：當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我國剛一勝利以後，即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美國統治集團就奉行了與德國軍國主義勢力實行反蘇勾結的政策，而這一政策最後導致了希特勒的侵略。

資產階級的历史偽造者們枉費心機地企圖抹煞這一點。可是，對历史真象的任何隱瞞和任何歪曲，都不能夠證明美帝國主義者是清白無疵的，因為他們對德國問題的政策乃是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主要原因之一。

* * *

格·馬·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所作的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說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從根本上震動了許多民族和國家的生活，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在國際帝國主義反動派的策劃下，軍國主義日本在東方和希特勒德國在西方發動的戰爭，粉碎了戰爭煽動者的如意算盤；由於蘇聯人民的英勇鬥爭，這次戰爭以帝國主義者所沒有預料到的結果而告結束了。”^①

這些結果是什麼呢？

帝國主義者，首先是美帝國主義者在玩弄挑撥世界大戰的把戲時，指望消滅蘇聯或者至少使蘇聯遭到極度的削

^① 格·馬·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一頁。

弱。但他們大大地失算了。世界上最巩固的制度——苏維埃社会制度和國家制度光荣地經受住了战争的严厉考驗。我們的祖国在經過战争考驗之后变得比以前更加巩固和更加强大了。正如格·馬·馬林科夫所指出的，战争結果并不是苏联被消灭或削弱，而是苏联更加强大了^①。

帝国主义者，首先是美帝国主义者在玩弄挑撥世界大战的把戏时，指望削弱和粉碎全世界的民主力量。他們在这方面也失算了。爱好自由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解放战争和苏联在这个战争中的主导作用，在世界各地、在宗主国和殖民地內激起了民主力量的强大高漲。結果并不是民主力量被削弱或毁灭，而是中欧和东南欧几个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并确立了人民民主制度。偉大的中国人民的历史性的胜利，使世界帝国主义的整个体系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由此可見，与帝国主义者的打算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民主陣营的巩固。同时，它却严重地削弱了帝国主义陣营。

帝国主义大国的两个集团在玩弄挑撥世界大战的把戏时，都指望按照自己的利益来重新瓜分世界，夺取新的原料产地，扩大自己商品的銷售市場，亦即靠牺牲竞争者来巩固自己的經濟地位，以及爭得世界霸权。这些打算也落空了。战争的結果，三个帝国主义大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从强国名單中勾銷了，而英法两国則失去了它們以前的地位。至于美国，虽然它靠战争發了財，但华尔街終究未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沒有能确立美国資本的世界霸权。

可見，历史無情地嘲笑了妄圖夺取世界霸权的帝国主

^① 格·馬·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一頁。

义者。他們所豢养的德国軍国主义野兽首先向他們自己扑去，而他們所挑起的世界大战則剧烈地削弱了他們自己的帝国主义陣营。这就是美国所奉行的与德国軍国主义势力实行勾結和复活它的军事实力的政策的悲惨（对帝国主义者說来）結果。

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壟断組織既沒有放弃自己的确立世界霸权的計劃，也沒有放弃自己的反苏政策，并且为了这些目的而仍然在利用德帝国主义。民主陣营的每一項成就都引起帝国主义者的瘋狂仇恨。由于仇恨这个陣营，他們竟力圖用一切手段挑起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侵略战争。

德国問題現在在国际政治中又具有了头等重要的意义。現在，这个問題是战后悬而未决的問題中的一个主要問題。在德国問題上，兩种相反的政治方針又在發生冲突。苏联和整个民主陣营所奉行的建立統一、爱好和平、民主和独立的德国的民主方針，与美国和整个反动陣营所奉行的恢复德国軍国主义势力的方針相对立。

美国現在又在奉行已經破产过一次的与德国軍国主义势力相勾結的政策。波恩复仇主义者現在已成为美帝国主义者在欧洲的主要助手。

美国壟断組織并不考虑德国軍国主义势力是西欧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也不考虑會有成千上万的美國人在反对德国軍国主义的战斗中牺牲了生命，而正在积极帮助扩大西德的軍事工业和幫助建立以希特勒將領为首的波恩国防軍。

美国所奉行的恢复德国軍国主义势力的政策，也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样，是与奴役西德的政策密切地結

合在一起的。有外資參加的西德公司，現在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在美國的控制下。由此可見，美國在對西德經濟實行投資的國家中間佔據了首位。美國壟斷資本在西德經濟中的統治是依靠軍事佔領、依靠波恩對華爾街的巨額債務和依靠美國資本直接參加西德企業。

美國壟斷組織在西德經濟中擴張的主要目標首先是煉油工業、其次是汽車工業、冶金加工工業、電氣工業和化學工業，即與軍事生產有極密切聯系的工業部門。美國資本在西德的貿易和銀行業中佔據重要地位。

在波恩“國家”中，曾經幫助希特勒準備侵略的那些美國壟斷組織又在橫行無忌。差不多西德所有的石油公司都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美國石油壟斷組織，首先是依賴“美孚油公司”。在西德的汽車工業中，“通用汽車公司”和“福特公司”又佔了統治地位。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和“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又控制了西德很大一部分的電氣工業。蘇聯政府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一日致法國政府的照會中指出：美國壟斷組織“利用西德的佔領制度，深深地滲透到德國托辣斯和卡特尔當中去，使德國托辣斯和卡特尔對實現它們的侵略計劃發生興趣”^①。

華爾街對德國問題的綱領體現在波恩戰爭條約中；在該條約中，美國對德國問題的兩條主要路線——復活西德的軍國主義勢力和奴役西德——極其清楚地表現出來了。波恩條約使復活德國的軍國主義勢力、使建立在希特勒將領率領下的西德僱傭軍合法化了。它使西德變為妄圖奪取世界霸權的美帝國主義者侵略計劃的工具和準備及實行這

① “德國問題文件彙編”，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四三頁。

些計劃的前進基地。同時，波恩條約保存了并鞏固了實際上的軍事占領制度，使西德仍然處於依賴和從屬於美國的地位。波恩條約（美帝國主義者企圖以這個條約來暗中代替對德和約）乃是美國統治集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即在本書所談到的時期內想與德國簽訂的那個“條約”的標本。

波恩條約與作為它的補充的巴黎“歐洲防務集團”條約結合起來，就使得德國軍國主義勢力復活的危險性特別具有現實性了。

美帝國主義者對德國問題的方針現在已為德國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在西德，民用生產不斷縮減，大眾消費品的價格不斷上漲，失業現象不斷增加。西德勞動人民的生活非常貧困。在波恩“國家”中執政的軍國主義分子和反動分子們，在自己大洋彼岸主人的支持下，建立了鎮壓西德人民群眾的民主運動的恐怖制度。按照華爾街的指示，德國軍國主義分子正在不斷加深德國的分裂和挑起德國人的同族敵視。

美國所奉行的重新武裝西德的政策是與德國人民的民族利益根本相抵觸的。華爾街大王們要德國青年充當美國的雇傭兵，為美國壟斷組織的利潤流血。美帝國主義者指望在德國軍國主義分子的協助下發動新的侵略戰爭。

但是，今天美國對德國問題的政策一方面替德國人民帶來了無數的災難，同時對於目光短淺的這一政策的制定者本人說來也包藏著嚴重的後果。

德國軍國主義分子在今天，如同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一樣，暫時是與美國壟斷大王們走在一起的。也正如三十五年前一樣，德國軍國主義勢力力圖充分地利用大洋彼岸的保護者所給予它的支持。

在华尔街的帮助下登上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西德垄断资本，现在已成为这个市场上的一个严重竞争者了：它正在排挤英国和法国并潜入美国垄断组织的地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所奉行的与德国军国主义相勾结的政策的全部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美国所执行的恢复德国军国主义的方针，对于西方国家本身说来包藏着危险的后果。西德军国主义分子把加速重整西德军备和实现他们在欧洲的复仇计划的打算与波恩和巴黎战争条约联系起来。他们打算利用这两项条约所规定的让西德加入侵略性的“欧洲防务集团”这一情况，以便使自己可以放手行动。欧洲各国人民的惨痛经验证明：一旦波恩条约和巴黎条约所规定的重整西德军备的工作以全力进行时，西德复仇主义者就会不顾这两项条约的许多条款了。大家知道，成为侵略成性的德国军国主义势力的牺牲品的首先是德国的一些邻国，德国军国主义分子过去总是要寻找某种借口来进攻这些国家的。

由此可见，即使北大西洋联盟的侵略集团在某一时期内能与西德侵略集团达成协议，但其结果只能是一个：在昨日的希特勒分子和其他复仇主义分子统治下的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波恩“国家”，将直接威胁法、比、丹、荷以及欧洲所有国家的安全。使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和把西德拉进“欧洲防务集团”——旨在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排他性的军事集团——是与欧洲的安全不相容的。

甚至西欧的资产阶级人士也愈来愈坚决地反对这种政策了，这是无可奇怪的事情。无怪乎关于所谓“欧洲防务集团”的波恩和巴黎军事条约的批准，在西欧各国的议会中遭到如此的困难。

欧洲各国人民正在坚决反对帝国主义者对德国问题的

政策。在法国曾举行反对美国武装西德的政策的全民投票。在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内，也曾举行反对恢复德国军国主义的国民运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成立了争取和平解决德国问题国际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有德国和欧洲其他十四个国家的代表。

在德国本国内，对美国所推行的重整德国军备的政策，的抵抗也在不断增长。德国人民不愿发动新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对德国人民说来将会是最大的悲剧。德意志民族的优秀儿女们，力图使德国得到和平、统一和民族独立。

帝国主义对德国问题的方针正遭遇到日益深刻的危机。

相反地，苏联对德国问题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质是肃清德国军国主义和使德国民主化——却日益得到世界各国人民愈来愈广泛的支持。

苏联在其对德国的政策中是以什么为出发点的呢？

历史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当军国主义分子和复仇主义分子在德国有行动自由时，当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保障德国按照爱好和平的原则发展时，德国军国主义势力就恢复得相当快，并对德国邻国的安全造成威胁。因此，保障欧洲和平与安全的任务是与阻止德国军国主义势力的复活相联系的。

因而，就必须消除德意志国家的分裂状态，就必须与德国缔结一项能保障建立统一、爱好和平、民主和独立的德国的和约。

从巩固欧洲所有国家、首先是德国邻国的安全的利益出发，以及从德国人民本身的民族利益出发，都需要解决德国问题。应当保证德国人民拥有一切条件来发展和平生产、

在与德国的生产和技术水平相适应的条件下参加世界经济生活和进一步提高德国的民族文化。对德和約不应当重蹈旨在奴役德意志民族的凡尔賽体系的錯誤。

在重建統一的德国这个爱好和平、民主国家的基础上真正解决德国問題的最重要的原則，都載在大国雅尔塔協定和波茨坦協定中。如果这些協定付諸实施，德国問題早就会順利解决了。但在战后时期，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一直奉行片面拒絕履行这些協定的政策。

苏联一直是坚持不屈地为建立統一、爱好和平、独立和民主的德国而斗争。

在一九四六年夏天巴黎外長會議上，苏联代表团坚决反对旨在恢复德国軍事工業潜力的美国提案，而提出了自己的廢除德国軍备和使德国民主化的提案。

在莫斯科外長會議上（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月），苏联提出了廢除德国軍备和預防德国侵略条約草案。苏联代表团建議在一九四八年底以前完成分散和消灭德国軍事工業潜能的全部工作，加速消灭德国战争物資和軍事建筑物，解散在西方占領区内留下的和新建立的一切軍事組織。

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八国（苏联和东欧国家）外長华沙會議上，制定了德国的和平、民主發展的綱領。这个綱領規定四大国要采取保証完成德国的非軍国主义化和由四大国对魯尔重工業建立一定时期的管制的措施，以及其他一些旨在防止德帝国主义軍事实力的复活的办法。

但美、英、法三国却一貫拒絕苏联的一切建議，而繼續执行使西德重新軍国主义化的政策。

一九五〇年十月，根据苏联的倡議，召开了苏、阿、保、捷、波、罗、匈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八国外長布拉格會議。

布拉格會議建議採取一些旨在防止德國戰爭潛力復活的措施。

蘇聯政府屢次就禁止德國軍國主義復活問題向西方國家提出具體建議。在許多照會中（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五日的照會，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日和二月二十四日的照會，一九五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照會），蘇聯向自己戰時的西方盟國一再指出：它們所奉行的使西德重新軍國主義化的政策是與波茨坦協定相抵觸的。一九五〇年底，蘇聯政府向美英法三國政府建議召開外長會議，來討論肅清德國軍國主義的問題。蘇聯政府強調指出，這個問題“是攸關確保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最重要的問題，並牽涉到歐洲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①。執行波茨坦協定關於肅清德國軍國主義問題的決議和消除四大國在這個問題上立場的分歧，對於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並且毫無疑問會大大有助於法英美蘇四國的關係的改善。

在蘇聯一再提出建議之後，在巴黎召開了四國助理外長會議。蘇聯代表團在這個會議上竭力做到能保證四國外長會議的召開。但西方國家卻破壞了這個會議。

在一九五一年九月蘇聯政府致法國政府的照會中說道：“誰都記得，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一段時期的政策，那時美國統治集團和美國壟斷資本幫助德國建立侵略的戰爭經濟基礎，因此也就給這個侵略以武器。誰都記得，英、法統治集團在那個時期的政策，那時他們破壞了愛好和平國家的反侵略戰綫，因而使得希特勒更容易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現在，法國政府，還有美國、英國政府都走上老

① 參閱“德國問題文件彙編”，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九〇頁。

路了。它們盤算如何利用德国軍国主义准备另一次战争”。

苏联的照会指出，但是，“各国人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记忆犹新……欧洲人民已经发誓要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并及早制止德国再度发动侵略的危险。”^①

对德和约应当保证使德国军国主义和德国侵略势力不可能再起。苏联政府发表了自己的对德和约原则草案^②。

根据这个草案，对德和约的参加国是曾以其武装部队参加对德作战的国家。草案建议恢复德意志国家的统一；统一的德国应该有机会发展成为独立、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国家。不得使德国承担任何在对德和约签订以前和德国恢复统一为一个整体的国家以前，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或波恩国家签订的条约和协定而产生的政治或军事性质的义务。苏联草案规定：一切敌视民主和敌视保卫和平事业的团体，都不能容许在德国境内存在。德国应保证不参加任何旨在反对任何一个曾以自己的军队参加对希特勒作战的国家的集团或军事联盟。德国本国武装部队的数额应以国防、执行国内性质的任务、地方性边防和防空的任务所需要者为限。军事物资和武器的生产，其数量和种类限于为上述武装部队所需要者。由此可见，苏联的和约原则草案是完全保证德意志国家的爱好和平的性质的。

苏联政府在共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和八月二十三日的照会中，揭露了波恩战争“协定”，并再次建议西方国家立即举行关于对德和约和关于成立全德政府的谈判。

苏联政府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五日的照会中，提出了下列建议：召开和平会议来讨论对德和约问题，成立全德临

① “德国问题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四四页。

②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日“消息报”。

时政府，举行全德自由选举，減輕德国由于战争的后果而担負的財政和經濟义务^①。

苏联政府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决定停止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征收賠償費；無償地把在德国的苏联企業移交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減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因苏联軍隊駐紮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內而支付的費用；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免付外国占領費債務和战后欠苏联的國債^②。这一崇高的决定是由于苏联力求帮助德国人民坚定地走上和平發展的道路和实现他們的民族願望这一意圖所指使的。

一九五四年一月至二月，由于苏联的再三要求，在柏林举行了苏、美、英、法四国外長會議。柏林會議的召开，标志着大国會議長期中断的狀況的終結。會議有助于弄清楚一些国际問題。德国問題是會議最注意的問題。

西方国家在柏林會議上力圖为建立“欧洲軍”，換句話說即为复活德国軍国主义势力扫清道路，而苏联政府却提出了一个公正解决德国問題的詳尽綱領；这个綱領的出發点是禁止恢复德国軍国主义。与拼湊“欧洲防务集团”和欧洲国家各种軍事集团的計劃相反，苏联提出了建立有效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計劃，即成立力圖确保本国安全和巩固欧洲和平的一切欧洲国家的統一陣营的計劃。爱好和平的德国也应是这个陣营的平等的一員。

苏联真誠地願意在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方面有着巨大可能的德国能达到新的、更加空前的高漲。在这方面，苏联的出發点是：德国只有走和平的、民主的發展道路、走与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友好合作的道路，才有可能重新成为一个

① “德國問題文件彙編”第二〇〇——二〇二頁。

② 同上書第三三六——三三七頁。

大国，并在世界各国人民間取得一个适当的位置。

苏联部長會議主席格·馬·馬林科夫在其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在克里姆林宮發表的演說中指出：战争道路就是德国民族自杀的道路。但是，正如格·馬·馬林科夫所指出的，在德国人民面前正展开一条和平的道路。德国人民能够与一切民族和平相处。在和平發展的条件下，德国人民將把他們高度發展的工業力量、所有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部的創造力和能力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用于謀求国家的进步。德国的命运掌握在德国人民的手中^①。

苏联对德国問題的政策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

这一政策特別得到力圖使自己祖國成为統一、爱好和平和民主的国家的德国普通人民的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是新的德国——和平和劳动、民主和进步的国家的雛形。

在德国多世紀的历史中，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政权破天荒第一次地不是屬于一小撮剝削者，而是屬于人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政府正奉行迅速提高共和国劳动者的物質福利的方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力求根据德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解决德国問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議院坚决主張召开东西德代表的全德會議，以便在民主的基础上統一德国和不讓德国变为大洋彼岸侵略者的工具。“德国人，坐到一張桌子上来！”——这是力圖將自己祖國統一成爱好和平、民主和独立的国家的德国人民的要求。一九五四年三月，苏联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了与其他主权国家同样的关系。

① “德国問題文件彙編”第三四一——三四四頁。

德国人民在爭取建立統一、爱好和平、民主和独立的德国的斗争中，正得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劳动者的巨大帮助。全世界的普通人們都極其关心德国問題的公正解决和决心不讓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帝国主义者的政策的重演。

这就是目前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互相对立的、对德国問題的两种方針。

对德国問題的这两种方針是与今天世界各国人民所面临的两种前途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一个前途是战争和战争后果的前途——如果侵略者將这场战争强加在各国人民身上的話。这样的战争能够替各国人民帶來無数的牺牲和灾难。同时，它对帝国主义的統治者們說来也决不会有任何好的結果。格·馬·馬林科夫指出：“历史事实是不能置之不顧的。这些事实說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結果，俄国脫离了資本主义体系，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結果，欧洲和亞洲都有一系列的国家脫离了資本主义体系。我們有一切根据来推断：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引起世界資本主义体系的崩潰。”^⑤

另一个前途是国际和平的前途，这种前途要求根据巩固和平的精神来采取一些措施，包括公正地解决德国問題在內。采取这些措施就会巩固和平，就会免除各国人民对于战争威胁的恐惧，就会終止花費在擴張軍备和准备毁灭性战争上面的空前的物資消耗，从而就有可能把这些物資用来为人民謀福利。这种前途是同社会主义制度与資本主义制度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相联系的。苏联是主張国际和平的前途^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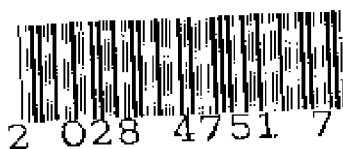
历史的經驗教导說，帝国主义者想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解决德国問題的尝试，只能导致使所有国家和人民遭受苦

难的流血战争。不是执行已经带来一次灾难的西方国家与德国军国主义相勾结的政策，而是执行大国谈判的政策和建立统一、爱好和平、民主和独立的德国——这就是解决德国问题的途径。

尽管德国问题是很复杂的，但这个问题应当毫不延迟地予以解决。

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任何争执问题或未解决的问题都可以在有关国家互相协商的基础上通过和平途径来加以解决的。

应当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是人民的意志。



才
胆

① 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三〇页。

② 同上书第三一页。

